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思 綺 泰

著 士 郎 法
譯 驥 家 王



小引

法朗士原名若克·阿那托爾·台薄，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他是一個書商的兒子。那時的法國書商不僅只是售書，還要能够評書，所以他的父親對於文學也有相當的素養，許多文人學者常到他的書舖裏談論文學。法朗士是在這樣的一個良好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在少年時代，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學校的功課，亦不甚注意，常以幻想自樂。他愛好希臘、拉丁的古文藝與中古時代的文藝，而尤熟悉於宗教史。中年時他在巴黎時報專作文學評論，創印象批評說。法朗士的思想，到晚年時便傾向於社會主義，與巴比塞等同是「光明運動」的中堅人物，一九二一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死於一九二四年。他的著作較著名的有龐那德的犯罪、泰倚思、螺鈿盒子、紅百合、伊壁鳩魯的花園、現代史等數種。

泰倚思出版於一八九〇年，在這裏，法朗士用紀元二世紀時埃及沙漠中修行的教士柏孚紐斯救度美貌的亞歷山大女優泰倚思進入清淨生活的故事，作為主題，並用他的宗教史和古物學的智識，描寫「靈」和「肉」的衝突，可以說是「神」性和「人」性的衝突。講到「神」性和「人」性，誰不在這兩者之間打滾，通常都以「善」和「惡」的觀念來代表「神」性和「人」性的結果，其實，我人既有肉體，誰能擺脫肉肉的希求，既不能擺脫肉的希求，就有什麼「善」和「惡」的區別之可言呢？

作者在本書中極精細，極大膽地描寫關於靈肉間的衝突，可算是描寫靈肉衝突的一部代表作。

MG
2565.45
58

目次

第一部	蓮花	一
第二部	(一) 紙草	三一
	(二) 宴會	五四
	(三) 蘆紙	七二
第三部	大戟	八八

目次



第一部 蓮花

在那時好些隱士，是住在沙漠中。尼羅河的岸上，有許多小茅屋，分散在各處，那是隱士們用樹木和泥土建造的，使居住裏面的人既能夠孤獨地生活，又能夠得到互助。那上面掛着十字架的教堂，遙遠地豎立在那些小茅屋之間。僧人們每值着節慶的日子，都聚集在那裏去做禮拜。在河的涯岸上，還有幾落院子，院中的修道士分別地各住一個小房間中。如果不是爲了要嘗到更深幽的滋味，他們是永不相會的。那些隱士和修道士的生活，是非常地節制，每天等到夕陽西下之後，才吃一點麵包，食鹽和香料，這就算是他們一天的滋養料了，有幾個還要露宿在沙漠中，洞穴或墳墓中，去過着一種更奇特的生活。

他們箇箇都很坦白，披着肩巾和帶着帶子。經過了長時間的沉默之後，便躺在不毛的地上，祈禱，唱聖歌。總而言之，他們每天只在做着偉大的懺悔的修行。爲了想到與生俱來的罪惡，他們不獨摒棄了一切的快樂和滿足，并且摒棄了那時期人生所不能免的保養。他們以爲我們肢體的疾病會使我們的靈魂活潑；而身上最榮耀的裝飾，是無過於肉體的潰爛和創傷的了。這樣那先知所說的預言，便可以實現：『沙漠中將遍開着好花。』

在這聖地德白依居留的隱士中，有些抱着禁慾和沉默來消磨他們的時光，有些靠編織機物，或是當農忙的時候幫助鄰居工作而過活。然而那些非信徒卻常常疑心他們之中，有的是做流氓過日子的，或是參加游蕩的亞拉伯人的隊伍，去做劫掠商旅的勾當。其實呢，這些僧人是最爲輕視財富的，他們道德的香氣，是可以直上雲霄呢。

扮着少年樣子的天使們，常攜根手杖，像旅行的客人似地，來這隱居的處所；至於那些魔鬼呢，也都變成黑人的面貌或野獸的形態，徬徨於孤獨的修士們的周圍，想來引誘他們。到了清晨，僧人們到泉源邊去取一

杯水的時候，他們望見沙灘上印着魔鬼和怪物的足跡。要是從精神上和實際上看起來，聖德白依無疑地是一片戰場，隨時隨刻都有天堂和地獄的奇怪的鬪爭，尤其是在黑夜中。

那些禁慾的人，被那猙獰的魔鬼們兇猛地圍攻着，他們卻用絕食、懺悔、祈禱的各種方法，並靠了上帝與天使的幫助來防衛。有時，情慾像針一般兇暴地刺痛他們的心，他們爲着悲哀便吼出苦痛的呼聲來，那哀聲在星光的銀幕下，與野狗的嗥嗥聲相呼應，那正是魔鬼們喬裝迷人的體態而出現他們面前的時候。惡魔雖是醜惡的，但是有時他們卻具有美麗的外容，可以遮掩他們的原形。那些德白依的禁慾者在他們的小房間裏，驚惶地看着那世間縱樂者從未會見過的淫樂的幻影。然而他們在十字架的標幟之下，是不會被誘惑的。那些魔鬼還了他們的原形，到天亮時便充滿着憤怒和慚愧而逃走了。因此，在天亮時碰見一兩個流着淚逃開的惡魔是常有的事。有人問他的時候，他就回答：『我涕泣，怨恨，因爲有一個住在這裏的基督教徒用鞭子撻我，輕慢地驅逐我。』

沙漠中的老僧人們的權力可以伸張到犯罪者和非信徒身上去，他們的慈愛有時是很可驚異的。他們從使徒那裏得到的權力，可以懲罰那褻瀆真的上帝的罪過，經他們懲戒的人，是沒法可以挽救的。附近民衆連亞歷山大城的人羣，均畏懼地說着，大地曾分孽開來，吞沒了那些被僧人打過的光棍。那些無賴的人很怕他們，尤其是那些伶人、小丑、娶妻的教士、娼婦等。

這種教徒的聖德的權力，竟能屈服了猛獸。聽說有一個隱士臨終的時候，有一隻獅子走過來，用腳爪挖一個墳墓。那個聖人，看見挖墳墓的獅子，就知道是上帝在召他了，於是便和道友們親吻告別。然後他很快樂地安寢在墓穴之中，躺在天主的懷裏。

自從那個已經活到一百多歲的昂當尼和他的最得意的門徒馬山爾和阿馬達，隱居於郭兒善山中以來，在德白依區域上，實在沒有一個僧人的行善，能比得上昂當尼的主持法飛紐士的了。從實際上講來，愛勿朗和雪拉比翁所領導的僧人的確最多，修道院裏在精神和物質上的行動，都很不錯，但在苦行方面，總比

不上法飛紐士。因為法飛紐士把着極嚴厲的絕戒約的，有時他會整三日夜不喫一點東西。他披着一件粗毛織的苦衣，早晚鞭撻着自己，常常將臉俯伏在地上。

他的二十四個門徒，在他的房子旁邊造起了房屋，模仿着他的修行。他爲了耶穌基督親熱地愛着他們，時常勸誡他們去懺悔。在他許多精神的孩子當中，有幾個是當了多年的強盜，卻受着這位神聖的主持的訓導而感化，就進來過修道的生涯。他們這種純潔的生活，也感化了他們的同夥。從前有個阿比西尼皇后的廚夫，一樣地受了法飛紐士的勸告而做了信徒，感着恩竟時常流着眼淚。那佐祭的弗拉文能了解經典，並且也很會說話，也受了浸染。但是法飛紐士的門徒中，最可敬愛的卻是那一個名叫保羅的年青農民，別字叫誠實者，爲了他是非常地天真爛漫，別人都譏笑他的誠實，但是上帝卻寵愛他，給他看見了幻像和賜他先知的智慧。

法飛紐士一生的聖潔生活只在訓誨弟子和實行禁慾，他不息地對着聖書沉思，爲的要從那書本中尋出譬喻來。因此他的年紀雖還輕，而功德卻很富有了。攻擊那些善良的隱士的魔鬼，卻不敢走近他的身旁，在月明的夜裏，有七隻小狼在他的屋子前靜靜地豎起了耳朵坐着。人家都相信這是爲了他高尚的德行的力量，方能將這七個惡魔止住在他的門檻邊。

法飛紐士生于亞歷山大城中的一個貴族之家，他學了父母教他的不潔的知識。他曾經被詩人的虛偽所誘惑。在童年時，他的心靈是昏昧的，他的思想是荒唐的，因此他竟相信人類在段加利翁的時候會有過一次洪水，他並和他的學友們討論到關於自然，甚至上帝的天性以及存在與否這一類問題。那時候他的生活與非信徒無異，是過着糊塗的生活。他一想到了這個時候，總覺得非常地羞恥。他往往向他的道友們說：『那時候，我好像是在那假的歡樂的鼎鑊裏煎煮。』

他的意思是說，他以前喫過新鮮的肉，又時常到公共的浴室中去沐浴。他過着這樣的塵世的生活，一直到二十歲時才止，他以爲這種生活，與其說是生活着，無寧說是死亡了。但是，自從領受了牧師馬克林的勸告

之後，他就變了個新人了。

真理一直地貫注到他的心，他常說牠有如一把刀似地刺入他的身心。他領受了加爾凡山上基督的信條，他崇拜那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受過了洗禮之後，習慣的束縛還不能解除，在非信徒中還相處了一年。但有一天，他走進一座教堂裏去，他聽見佐祭誦着聖書中的一節詩：『你如要做一個完善的人，你該賣了你所有的一切，將所得的銀子施捨給窮人。』即刻，他變賣了財產，將銀子布施了，他自己就去過着修道的生活。

他離開塵世十年以來，他不再在肉身的歡樂的鼎鑊裏煎煮了，他只是積善地浸在懺悔的香味中。

他有一個從虔誠的心裏養成的習慣，就是常常考察起從前遠離上帝時他所犯下的一件件的過失，爲着使自己正確地明了那時的荒唐。有一天，依他的習慣，他忽然想到從前在亞歷山大城中劇場裏見過一個十分美麗的女優，名字叫做泰綺絲，這個婦人在戲劇中表露了她的色相，在觀眾面前一點也不害羞地表演種種的舞蹈，那種自然的巧妙的動作，委實會激動人們最放蕩的情感的。有時，她仿照非教徒的傳說中的維那絲來達派西弗愛的種種可恥的行爲，煽動全體看客的慾火來。那些美貌的少年，和有錢的老人，充滿着熱烈的愛情，在她門前掛着鮮花的時候，她總會迎他們進去，把身子委給他們。她不僅喪失了她自己的靈魂，她還喪失許多別人的靈魂。

法飛紐士也險些兒被她所引誘而陷入於肉的罪惡裏。她已經在他的血脈中，燃起了熱情的願望。他也曾去過泰綺絲的家門上。一次，但是他走到那娼婦的門檻前卻站住了，沒得走進去，爲了他在那時候太年輕（只有十五歲）自然地覺的羞怯，也爲了沒有金錢，恐怕被人拒絕，因爲他的父母管束並不鬆懈，是沒有給他多浪費的。慈悲的上帝用了這兩種方法拯救了他的大罪。但是在先前法飛紐士並不感謝上帝，因爲在那時他還不能了解利益的真諦，並且他還迷惑着虛偽的歡樂。現在，在他幽居的小房間中，跪在那安放在天秤上似地世界贖罪者的木像前面，法飛紐士開始想起泰綺絲來了。因爲泰綺絲是他的罪惡，他沉默了許久，照着禁慾生活的規則，想起當他懵懂的時候，那個婦人引誘他的那種肉慾的歡樂是怎樣的可怕，和醜惡。沈思

了幾小時之後，泰綺絲的幻影很清楚地現出他的面前。他看見了她那優美的肉體，像他以前被誘惑的時候一個樣子。她起初顯現出像萊達的姿態，幽閑地躺在風信子堆成的牀上，頭兒向後斜着，濕潤的眼睛充滿着光彩，鼻孔微微在震動，嘴微開着，胸前是鮮花，手臂像兩條小河般的清麗。看見了這個形狀，法飛紐士拍着胸說：「上帝，請你鑑臨，我只是追憶着我的罪惡的醜惡！」

但是那幻像卻不知不覺地變換了形態。泰綺絲的嘴唇漸漸地向嘴角邊垂下去，露出一種怪異的苦痛。她張開了充滿着眼淚和光彩的眼睛，從她脹大得滿滿的胸中，像狂風初起時那樣，吹出了一口氣息，看見了這個景象，法飛紐士感到不安了，甚至靈魂也難受。他俯伏了下去，祈禱着：「像朝露灑在廣場上一般的，請你將慈愛賜予我們的心中，公正的，仁慈的上帝，我向你讚美！讚美！讚美！請你替你的僕人去掉了那會引到淫念中去的假的溫存，請賜我恩典，使我除了爲了你的生物外不愛什麼東西，因爲他們都要消滅的，而你卻是永久存在。倘若我矜恤這個婦人，那是因爲她是你所生的。就是天使們也會擔憂着而注意她呢。哦，主啊，她的生命可不是你的一氣息，賜給她的，她不應該繼續着和那些俗人，旅客常常在一起犯罪。我爲了她，心中覺得非常的憐憫，她的罪過是很可怕的，往往一想到她的罪過，就使我戰慄使我恐怖到周身的毛髮都豎立起來，但是她的罪惡越重，我卻越應當憐憫着她。想起了魔鬼們要永久地傷害着她，我便啼泣了。」

這樣默祝着，他看見一隻小狼突然坐在他的腳邊。他很覺得駭異，因爲他小房間的門，早上就關閉着。這隻野獸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像狗那樣搖着尾巴。法飛紐士畫了個十字，那隻野獸就不見了。他於是知道了這是魔鬼第一次闖入他的房子來，他做了個短短的祈禱，於是他又想起泰綺絲，他自語着：「依了上帝的幫助，我必須去救她！」他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做過了祈禱之後，他就去找巴來蒙。這個聖人是住在隣近法飛紐士地方，也是過着隱居的生活。他看見他微微地笑，安靜的，照着老例在耕地。巴來蒙是個老翁了。他種植着一個小園圃。那些野獸都常來舔他的手。魔鬼卻不來煩惱他。

「讚美上帝！兄弟法飛紐士，」巴來蒙兩手倚在鋤上這樣說。

「讚美上帝！」法飛紐士回答，「願你平安幸福！」

「願你同樣地平安幸福！」巴來蒙說，他用袖子來拭去他額上的汗珠。

「巴來蒙兄弟，我們應該有一個說話的目標，就是讚美着上帝。上帝會說過：他是住在爲了他而聚集在一塊兒的一切的中間的。因此我要和你來討論爲增加上帝的光榮而着想的一種計劃。」

「願天主祝福你的計劃，像他祝福我的萬苜一樣。他每天清晨將他的恩惠和他的露水來灑我的田園。他在瓜果中所施與我的恩澤使我更要讚美他。我們來祈求他使我們在他的愛護中永久平安。我想最會擾亂我們心靈的，是可怕的無秩序的活動。當這些活動擾亂着我們的時候，我們便像一個醉漢似地，走起路來向東向西顛倒着，隨時隨刻有仆倒的危險。有時這種情欲會使我們墮入一種安逸的歡樂中。沈迷於這種淫逸的人，便在那溷濁的空氣中，滿佈着鄙污的歡笑聲。這種可憐的歡樂，會將那罪人引導到一切的荒唐中去。但是有時這種感官的擾亂和靈魂的不安也會使我們投入無信仰的悲哀中，比起歡樂來還要慘痛到千倍。法飛紐士兄弟，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犯罪者。但是我在很長的一生中，我理會得那悲哀是隱士的最大的讎敵，我知道這種固定的悲哀，像霧一般地裹着靈魂，將上帝的光輝都隔絕了，要明白在那教徒的心上散佈了一種慘痛黑暗的意識，是與解脫相反的，也就是魔鬼的最大的勝利。倘若魔鬼只送給我們歡樂的誘惑，倒還沒有那麼可怕，魔鬼會很靈利地使我們不安，魔鬼不是在我們的神父昂當尼面前現出一個美麗的黑孩子嗎？那個黑孩子美麗得使人看見了要歡喜到流出眼淚來！我們的神父，靠了上帝的幫助，避免了惡魔的陷害。神父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知道了他遇着這種事情，他和他的門徒常互相安慰着，向來沒有陷入憂傷中，兄弟，你可不是要和我討論你心中的計劃，倘若你的計劃真是以天主的光榮爲目標，那末我一定很快樂地幫助你！」

「兄弟巴來蒙，我的意思確是爲了天主的光榮。請將你的高見來增強我的意思。因爲你有很多的光明，

罪惡是永不會淹沒了你的智慧的光輝。」

「法飛紐士兄弟，我是個替你解鞋帶也配不上的人，我的罪惡，像沙漠中的沙一般，多得無從計算。但我總是老了，我是很願意將我的經驗來幫助你。」

「巴來蒙兄弟，我來對你說吧，我一起起了亞歷山大城中有個蕩婦叫泰綺絲，我就感到非常地痛苦。她是在罪惡中生活着，在那裏爲人間醜事而生存。」

「法飛紐士兄弟，這的確是一件使人悲痛的不敬的事。但在非信徒中有很多婦人像她這樣生活着。你對於這個大罪惡，可已想出了什麼方法來補救？」

「巴來蒙兄弟，我要到亞歷山大去找這個婦人，靠了上帝的援助，勸她信奉天主。這就是我的計劃，兄弟，你贊成不？」

「法飛紐士兄弟，我只是一个可憐的犯罪者，但是我們的神父昂當尼常說：「不管你在那裏，總不要想離開了本地而到別處去。」

「巴來蒙兄弟，你在我的計劃中覺得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法飛紐士兄弟，上帝不許我懷疑你兄弟的志願，但是我們的神父昂當尼還說過：「放在乾地上的魚都要向死亡的路上走，那些走出了幽居的小房子到塵世中去的僧人，也同樣地脫離了好處。」

說過了這樣的話，這個老年的巴來蒙將鋤頭踏到土裏去，開始用力地掘那小蘋果樹周圍的泥土。當他在掘着的時候，一隻羚羊倉皇地跳過了那圍着田園的籬笆，輕巧地跳着，那些樹葉都不曾被壓倒。羚羊一見法飛紐士就停住了，驚奇而不安，四肢戰慄着，於是牠又跳到了那個老人的面前，將牠可愛的頭兒偎在牠朋友的胸上。

「爲這隻沙漠中的羚羊，讚美上帝的光榮！」巴來蒙說。

他走到房間中去取出了一塊黑麵包，放在自己手裏，飼養着這隻輕靈的野獸。

法飛紐士站着默想了些時，眼光注視着路上的石子。於是他便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思念着他剛才聽到的話。在他的腦子裏起了很大的矛盾，他自語着：「這個隱士確是一個很好的指導者。他有謹慎和嚴密的精神，他懷疑我的計劃的智慧，但是再讓泰綺絲爲惡魔所佔有，將她獻給惡魔，那實在太殘忍了。願上帝賜我光明，引導我一條道路。」

當他沿路上走時，看見一隻鴿子被那獵人張在地上的網所罩住，他知道這是一隻雌的，因爲那隻雄的正在那網邊飛着，用嘴將線網一條條地弄斷，要弄開一個洞口，好讓牠的伴侶從那裏逃出來。法飛紐士是慣於用神聖的品德的見解來觀察東西的，因此他很容易懂得所有神祕的意思，他一看見這個景象，他就覺得投在網裏的鴿子，就是泰綺絲。他自己應當像那扯碎線網的雄鴿子，一樣地用着有力的言語，解開了那束縛住泰綺絲的罪惡網上的不可見的線。於是他讚美着上帝，更加強固了他最初的決意。但是不久他卻看見了那隻雄鴿子的腳也被自己所啄破的網纏住了，他便又躊躇起來。

他終夜沒有睡着，在天快要亮時，他卻看見了個幻像，泰綺絲又現在他的面前。她的面龐並沒有顯露着罪惡的淫逸，身上也不照她尋常一樣地穿着一件薄紗衣。她全身卻裹着一塊布，甚至遮蓋面貌的一部分，只給法飛紐士看見兩隻眼睛，那裏流着沉重的晶瑩的淚珠。

看見了這個情景，他自己也哭起來了，心想這個幻像是上帝施與的，他便不再遲疑。他站起來，拿了一根多節的木杖，這是崇奉基督教的記號，走出了他的小房子。很慎重地將房門關好，使沙漠中的野獸和飛鳥不闖進他的房中，來弄污了他藏在床頭的聖書。他又喚了佐祭弗拉文過來，付託他治理二十三個門徒的職權。身上只穿着一件長長的袈裟，他便向尼羅河去的路上前進，想沿里比亞河岸一直步行到馬其頓王所建立的城鎮。他從清晨就在沙地上行走，疲倦和饑渴，似乎都不在意。當他看見那條河像血樣的水流，向那火焰般和黃金般的岩石中流動的時候，太陽已低落到地平線下了。他沿着岸走，到那家家在沙漠中孤獨的隱士家中，用着上帝的愛，向他們乞麵包。他不管所得到的的是侮辱，拒絕和威嚇，依然很快樂地走着。他不怕盜賊，也不

事。」

法飛紐士聽到了這些話，真是非常驚奇，看見了這個一無信仰的愚昧，又使他哀痛。他向他說：「假使你不知道耶穌基督，那末你的所做的工作是無用的，你也不會得到永久的生命。」

那個老人回答：「活動和自制，都是空虛的；就是生與死也沒有什麼分別。」

法飛紐士問：「什麼？你不想生存在永久中嗎？但是，請你告訴我，你不是像隱士的樣子，住在這沙漠裏的小屋中嗎？」

「好像是。」

「你不是裸着身體，拒絕了一切嗎？」

「好像是。」

「你不是只吃着草根，實行着禁慾的生活嗎？」

「好像是。」

「你不是摒棄了人世間一切的虛榮嗎？」

「這些使人有所顧慮的空虛的東西，事實上我摒棄了。」

「這末說，你是和我一樣地貧窮，純潔，和孤獨的，但你卻不能和我一樣地爲了天主的愛，想着天國的幸福而生存嗎？這真是我所不可解的。如果你不信耶穌基督，你爲什麼要這樣地積德，如果你不希望得到永久的富有，爲什麼要拋棄了人世間一切的幸福？」

「旅行者，我並沒有拋棄了什麼幸福，我自己很欣慰已經得着了一種較滿意的生活方法了，但是認真地說起來，生活並沒有什麼好的或壞的。就從人的天性上講，原無所謂清廉，或是羞恥，也無所謂正當不正當，也無所謂歡樂或是悲哀，也無所謂善或是惡。正像食鹽是給肉調味一般，這種見解是將種種不同的性質加到事物上去。」

「依你這樣說起來，世上就沒有真確的一回事了。你竟連偶像崇拜者所要追求的真理也否認了。你是睡在愚昧中，好像一隻疲倦的狗睡在泥沙中一樣。」

「旅行者，輕侮狗和輕侮哲人是一樣地無用，什麼是狗？什麼是我們？我們都不知道。我們什麼也不知道的。」

「哦，老人，那末你是一個信仰那卑劣的懷疑主義者嗎？難道你竟是個同樣地否定運動與休息的，並且也分辨不清太陽的光輝和黑夜的幽暗的可憐的癡人？」

「我的朋友，我實在是個懷疑主義者，你以為卑劣，在我看來，卻是值得讚美的。因為同一種東西，往往有種種不同的外表。正像茫非斯的金字塔一般，在天亮時看起來，像是薔薇色的圓柱，到日落時，在紅霞輝映的邊際，卻像黑色的三角形了。但是誰能知道牠的本性？你爲了我否定外形而咒我，那裏知道只有外形卻是我所能認識的唯一的實在。太陽我以為是光輝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本性，我覺得火是熱的，但我不知道火是怎樣熱的，也不知道火爲什麼是熱的。朋友，你真是不大了解我。但是你不論怎樣解釋我，於我總是不相干的。」

「我要向你再說一次，你爲什麼用着沙漠裏的胡葱和棗子來過活？你爲什麼要忍耐着那種巨大的痛苦？我也受着和你同樣的痛苦，我也和你一樣地在孤單的荒漠中過着禁慾的生活。但是我爲了要使上帝歡喜，是爲了要得到那永久的快樂。這是一個很有理由的目標，因爲以幸福做了鵝的，使現在受着的苦在將來得到好處，這是很智慧的。反之，自己情願獻身於無用的勤勞和虛無的痛苦裏，那便是不智。假使我不相信，光明的創造者，恕我這句褻瀆的話——假使我不相信上帝以先知的聲音來使我們知道的真理，如他兒子耶穌基督的榜樣，使徒的行爲，教會的威權，殉道者的證據這些真理，假使我不知道靈魂的健康是必須使肉體受着苦痛，假使我和你一樣地沈溺於無意識中而不知神聖的隱秘，那末我就要立刻還到人世間，我就要努力去獲取財物，這樣我就可以像世俗的快樂人一樣地，過着那放逸的生涯，我就要對那些快樂說：

「來我的姑娘們，來，我的侍女們，都來吧，爲我倒着你們的酒，你們的媚藥，和你們的香水。」但是你這老人，你拋棄了自己一切的權利，你無所得而失去了一切，不想報酬而給與一切，你好像是一隻猴子在牆上塗鴉，自己卻以爲是模倣那名畫家的圖畫，你是很可使人發笑地舉起我們隱士的高尙的苦行。哦，世間最愚蠢的人啊，你要這種生活？究竟有什麼理由？」

法飛紐士這樣非常激怒地說着，但是那老人還是不動。

「我的朋友，」他波波地回答，「睡在泥污中的狗和狡猾的猴子的理由，有什麼重要？」

法飛紐士是爲着上帝的光榮的，聽了這話，怒氣消失了。他很謙遜地向那老人道歉：「哦，老人家，哦，我的弟兄，如果求真理的熱心使我跳出於正當的範圍之外了，請恕我。上帝可以爲證，我所恨的是你的錯誤而不是你個人。我看見你陷入黑暗中，覺得非常難過，因爲我爲了耶穌基督而愛着你，我的心是充滿着要超度你的意念，請你說，將你的理由說出來，我很想知道你的理由的，這樣我便可判辯你的錯誤。」

那老人家靜靜地回答：「說話和沉默，我覺得並沒兩樣。我就將我的理由告訴你，但我並不要你的理由來交換。因爲你一點也不會引起我的注意的。我是永不擔心你的快樂，和你的不幸，你對於我的思想，無論怎樣想法，我總覺得是一樣的，我爲什麼會愛你或恨你呢？憎惡和同情都不是高明的。但是你既然問我了，我就告訴你，我名叫第莫格來斯，我是生于高斯島上，我的父母會經營商業而發了財。我父親是造戰艦的，他的智力很像亞歷山大大帝，所以有人替他取個外號叫「巨頭」。實際上他的智力畢竟沒有亞歷山大大帝那麼雄偉。簡單地說，這也不過是人類的可憐的天性。我還有兩個兄弟，是繼續着父親的造船的事業。我呢，我卻是從事學問的。我的大兄，由父親作主，娶了個名叫梯美沙的加利亞女子，他是非常地不滿意她，和她在一起時，便會陷入幽暗的苦悶中。但我的二兄卻愛上她了，這種有罪的戀愛的熱情，不久就變成了瘋狂的行爲。那加利亞女子，對於我的兩個兄弟卻是一般地討厭，她是愛着個吹簫的男子，每到夜裏，她便接他到她的房裏來。一天早上，他在她的房中，落下了他平常在宴會時戴的一個花冠。我的兩個兄弟看見了這花冠，非常憤激

地發誓要殺死這個吹簫人。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們就用鞭子打死他，不管他怎樣哭泣，和祈求，我的嫂子因此而失去了理智，甚至發瘋。這三個不幸的人變成了野獸的樣子，被一羣頑童叫罵着，向他們投着石子，他們狼一樣地嗥叫着，嘴唇邊吐着白沫，眼睛注視着地上，在高斯河畔發着狂，他們都死了，我的父親親手將他們安葬。不久以後，父親的胃卻生了毛病，不能吃什麼東西。雖然他的富有能買亞洲市上一切的鮮肉和一切的果品，但是他終竟餓死了。他慘傷地只得將他的財產遺傳給我。我便將那些財產用在旅行上。我到過意大利希臘和非洲，但在路上卻沒有遇見一個聰明的，或是歡樂的人。我在雅典和亞歷山大城修過哲學，但那種激烈的辯論使我頭昏。於是我到印度去。我在恆河邊看見了一個裸體的人，他動也不動盤着腿坐在那兒，已經三十年了。樹籐攀緣着他乾枯的身體，飛鳥在他的頭髮中做了窠巢。但是他活的。我看見了他，我便想起了梯美沙，那吹簫的人。我的兩個兄弟和我的父親，我覺得這個印度人是有智慧的。我自語說：「人們受着痛苦，因為他以為是好的東西被人奪去了，或是因為得到了好東西卻又怕被人搶了去，或是因為自以為是得了疾苦，除去了這一切的思慮，一切的痛苦也就消滅了。」因此我決心不要什麼東西，只當牠是無益的，拋棄了這世俗上一切的快樂，照那印度人的樣子，在孤單和安定中過着生活。」

法飛紐士很留心地聽那老人的話，他回答說：「高斯島的第莫格來斯，我覺得你所說的話並不是完全沒有意思的。這是對的，如果能看輕這世俗上的快樂的東西，但是也同樣地看輕永久的幸福，甚至上帝的發怒也不理會，那是荒謬的。第莫格來斯，我很可憐你的愚蠢，我要指導你得到真理，要使你明了真有三位一體的上帝存在着，你應如小孩順從他的父親一般，順從這個上帝。」

但是第莫格來斯卻插着說：「旅行者，你不要向我說你的主張，你也不要想強我容納你的一部分的見解。所有的爭論都是無用的。我的「意見」就是不要有「意見」。我爲了要避開困擾，才沒有選擇地生活着。你走你的路去，不要想將我從幸福的無知覺裏拉出來。我是浸在這幸福的無知覺中，正如在勞動之後，去浸在舒適的浴池中一般，你不要想將我拉出來。」

法飛紐士是受過嚴格的信仰生活的訓練，依他的經驗，他知道上帝的恩澤還沒有施到這個老人的身上，這個固執到毀滅路上去的靈魂，解脫的日子還未到，他不回答，深怕開導要變為冒瀆，因為有時和不信教的人爭論，不獨不能使他們發生信仰，卻會從新領導他們到罪惡中去；因此知道真理的人，要宣傳時，應能用一點智慧。他說：『再見了，不幸的第莫格來斯。』嘆着口長氣，他便在黑夜之中，又向着他的虔誠的路程前進。到了早晨，他看見那些紅鶴閉着眼睛用着一隻腳，動也不動地站在水邊，水面反映出牠們的青紅色的頭頸，河岸邊的楊柳，掛着灰色的軟葉，羣鶴在晶碧的空中，三角形地飛舞，匿在蘆葦中的鷺鷥一聲聲在啼叫。尼羅河的碧水遙遠地奔流着，一望無際，水面有鳥翼般的風帆，溜動着岸上的白屋，倒映在水中，遠遠的輕霧浮在水面，在那生滿着椰樹和花果的島嶼的幽影裏，可以聽見一羣的鵝，鴨，青鸞，鴛鴦的叫聲。左邊那肥沃的郊原，伸張着它的園地，伸張着它那顫動着歡樂的果園，直展到那沙漠裏，日光照耀着的黃麥，好像鍍上一層金色；大地的富饒發出香氣，而四溢。法飛紐士看見了這樣的景緻，跪下來喊着：『祝福天主，庇護着我的旅程！我的主，你將你的甘露灑在亞西諾底特的無花果上，請你也賜福給泰綺絲的靈魂，她正如郊野的好花，田園的樹木一樣，也是你用着熱烈的愛情來創造的，願她能從我的真誠，使她像芬芳的薔薇花般開放，在天國的耶路撒冷！』

每次他看見一株開花的樹木，或一隻美麗的飛鳥，他就想起泰綺絲。他沿着尼羅河左岸，跨過了那些肥沃而繁盛的疆域，不到幾天，他就到達了那希臘人所稱美麗的，黃金的亞歷山大城了。天明了一小時了，他在小山頂上望見這個有許多房屋的屋脊都在薔薇色的煙氣中發光着的宏大的城市。他站定了，將雙臂又在胸前，自語着：『這裏就是這美好的地方了，在這裏我是在罪惡之中生長着！我呼吸過有毒的芬芳，就是明亮的空氣！我聽見過娼女的唱歌！就是歡樂的海！這是我的肉體的搖籃！這是我人世的故土，在常人的眼中看來，當你是豔麗的搖籃，是光輝的故土，亞歷山大城，你的孩子，會像愛母親般地愛你，那是必然的。我也是生長在你裝飾得很美好的胸中的。但是禁慾者要看輕本性，神祕家是要諷笑外形，基督徒要將他人間的故土當作

放逐的境地。僧人是要避去了這平凡的世界，亞歷山大城，我的心已不戀慕着你了。我恨你！我爲了你的宏富，爲了你的學藝，爲了你的柔和，爲了你的美麗而恨你。該詛咒的，魔鬼的廟宇，非信徒無恥的臥榻，希臘教徒朽穢的教座，該詛咒的！你是生着翼的天的兒子，曾指導過我們的神父昂當尼從沙漠中出來，他爲了信徒的誠心和殉道者的信心，更加固定到了這崇拜偶像的城市中來。天主的美麗的天使，看不見的孩子，上帝初次的心息，請你飛到我面前，搏着羽翼，洗清了這污濁的空氣，爲了這些空氣，我就要去和暗黑的貴人們混在一塊兒了！

他說了話，便繼續前進。他從太陽門走進城去。這城門是用石砌成的，巍巍地豎立着，但是那些窮人匿在他的陰影裏，向過路人招賣香椽和無花果，有的卻面帶憂容，在乞錢。」

一個襤褸的老婦人，跪在那裏，看見法飛紐士走來，便拉住了他的衣裳，吻着他：「天主的人，請你爲我祝福，這樣上帝也會爲我祝福。我在世上受了許多的痛苦，我希望到得另一世界的一切的快樂，你是從上帝那兒來的，哦，聖人，因此你腳上的泥比金還可貴。」

「讚美天主！」法飛紐士說，於是他伸張着手，在這老婦人的頭上做了個贖罪的十字架形。

但是他向前走還不到二十步，就有一羣小孩子笑他，向他擲着石子，喊道：「哦，這個惡和尚！他比猴子還黑，他的鬚鬚比牡山羊還多！這是個惡棍！正如木頭的果園神一般，將他掛在果園裏，去嚇嚇鳥兒呢！但是不對，他也許會使雪雹落在杏花樹上的，他將帶着不幸來，將他釘在十字架上，這個和尚，將他釘在十字架上！」那些石子和罵聲一齊飛來。

「我的上帝！祝福這些可憐的孩子。」法飛紐士喃喃地說。

他依然在趕他的路，一面在想：「我受了那老婦人的尊敬，卻又受了這些小孩子的笑罵，足見同一東西是有各種不同的估價。人類的見識原是無定的，常常易於錯誤。那個第莫格來斯，從他是個非信徒的立場上看起來，卻不能說他是無知識的。一個盲人他自己知道是不會看見到光明的，比那陷溺在黑暗中還叫着：

「我看見光明」的非信徒，要高明得多！在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塵氣和流沙，只在上帝中纔有固定。」

他很快地在城中行走，久別已十年了，他還能夠認出路上每塊石子，每一塊都使他回想起罪惡。可恥的右子，所以他赤着腳猛踏着那大路上的石塊，他很歡喜看見他傷了腳的血痕，他離開了左邊是雪拉比廟宇的華美的走廊，他向一條建有大廈的街走進去，那些富豪的大廈好像睡在芬芳中，松樹，楓樹，漆樹都仰着頭，在紅色的屋頂和金色的柱台上。從那邸宅的半開的門中，可以看見大理石的迴廊中雕飾着銅像，和那叢林中立着噴泉台。沒有聲音來擾攘這美麗住所的安靜，只聽見由遠地來的簫聲。法飛紐士走到一座屋子前止步了。這座屋子雖較小，卻雄壯非常，用着像少女般美麗的大理石柱來支持着，并且還裝飾着希臘最有名的哲學家的半身銅像。

他在這兒是看見過拍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愛壁鳩魯和才諾的銅像的，他扣過了門默想着：

「用銅像來頌揚這些偽聖人，真可不必；他們的謬見是混亂的；他們的靈魂是陷溺在地獄中的。就是拍拉圖使世間充滿了他雄辯的聲音，現在只有和魔鬼去辯論了。」

一個奴隸來開了門，他看見個赤腳的人立在雕花的門檻上，就兇暴地向他說：「討飯的和尙，走到別處去討，不要等我用棍子來驅逐你出去。」

法飛紐士回答說：「我的兄弟，我不向你討什麼，我只請你領導我去見你的主人尼西亞。」

奴隸更憤怒地說：「我的主人是不接見像你這種狗的。」

法飛紐士又說：「請你允許了我的懇求，你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要見他。」

「滾開去，無賴的討飯！」看門的奴隸呵叱着，拿起了棍子，向着這聖人的臉上打過去；他將手臂又在胸前，一動也不動地忍受着那棍子的滋味，於是又溫柔地說：「我求你許了我的請求。」

那個看門的人，身體顫抖着，喃喃地說：「這個人是不怕痛苦麼？」於是他去告訴他的主人。

尼西亞從浴室裏出來，美麗的婢女們替他擦着身體，他是一個樂觀而喜悅的人，在他的面容上，露出一

種溫和的諷刺的神色，一看見了那個和尚，他便立起來，張開着臂膊走過去。他喊着：「原來是你，法飛紐士，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還會認得你，老實說，你現在簡直像一隻野獸而不像個人了。來擁抱我，你還記得我們在一起講文法，修辭，和哲學的時候嗎？那時人們已經感到你有了荒唐乖僻的性格了，但我卻爲了你的至誠而愛好你。那時我們說你是用馬的眼睛，猶猛的眼睛來看這宇宙，你那樣昏昧幽鬱本是不足驚異的，你只是缺少一點風雅，但是你的寬大卻是無量的，你都不注意，你的金錢和生命。你有一種奇怪的天才，和特別的性靈，使我覺得非常可愛。你今天到這裏來，我非常歡迎你，我親愛的法飛紐士，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會面了。你離開了沙漠，你拋棄了基督教的迷信，你又回復了往日的生活了，我要用白色的石塊來紀念今天。」

他轉身去向婦女們說：「克羅比勒，米達勒，你們給我這位親愛的貴客的手足鬚鬣，都塗上香油。」

她們已經微笑着將水盆，香油瓶，銅鏡拿來了，但是法飛紐士裝着莊嚴的神色，遏止了她們走近他身邊來，他的眼睛看着地，可以不看她們，因爲她們都是赤裸着。尼西亞擎着蒲團來，還給他各種食物，法飛紐士卻一概輕視地拒絕了。

法飛紐士說：「尼西亞，我並沒有拋棄了你所亂說的基督教的迷信，基督教是真理中的真理。在開始時就有聖子，聖子是在上帝的身邊，聖子就是上帝。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要是沒有上帝，一切已造成的東西，便一件也不會有。生命是屬於上帝的，而生命是人們的光明。」

尼西亞穿上了一件芬香的衣裳，回答：「親愛的法飛紐士，你想背誦着這些無意義的拉攏來的言語來嚇倒我嗎？向你說，你的話不過是無謂的噫語。你忘卻了我也算是個哲學家嗎？你就是阿美利，包飛爾和柏拉圖那樣偉大的光榮還不使我滿足，那些笨伯從阿美利的紅袍上撕下的碎布能使我滿足嗎？那哲人所想出來的學說，不過是想像的故事，來慰藉人們永遠的童心。在理論上是應該當作亞納，居維，愛弗絲的麥德六的故事，或是其他像米蘭斯國的寓言一般，給人們開心罷了。」

於是他拉着客人的手臂，引到一間屋子裏去，那裏有許多的蘆紙都藏在籃子裏。他說：「這是我的藏書

室，這裏包含着哲人們所想出來的各種學說的一部分。他們都是爲了解釋世界才創作學說。就是山拉博寺院那樣富有，也收藏不能完全，只可惜這些學說都不過是病人的夢想。」

他強客人坐在一張象牙的椅子上，他自己也坐下了。法飛紐士向那書架上的書本閑淡地看了一眼說：「這些書都應當燒掉。」

「客人，這也太損失了！」尼西亞回答，「因爲病人的夢想，有時也很有趣。如果將人類這一切的夢境都毀壞了，那世界便喪失了它的形狀和色素，我們便也都將在陰慘的愚昧中沉睡了。」

法飛紐士仍然堅持着他自己的意思說：「那是當然的，異教徒的學說是些虛偽的慌話。但是上帝是真理，他會在人們面前顯示着奇蹟，他也有肉體，是和我們住在一起的。」

尼西亞回答：「你說得很好，可愛的法飛紐士的頭，上帝也有肉體，那末他也會思想，也會行動，也會說話，會在自然中彷徨，正如古時的于里斯在碧海上一樣，這當然也是個人了。在貝利格來斯時代，那些雅典的頑童們已不相信汝辟丹（Juridico）了，你怎麼會相信這個新的汝辟丹呢？但是這些不要談。我想，你不是來和我辯論那三位一體的事，親愛的朋友，你要我替你做什麼？」

法飛紐士回答：「那是一件很好的事，請你借我一件芬香的衣服，像你剛才穿的一樣。衣服之外還要一雙金色的莫履，和一瓶用來抹頭髮和鬚鬚的香油，還得給我放着一千個銀元的錢袋。哦，尼西亞，這是我來請求你的，我爲了上帝的愛，爲了我們過去的友誼，因此我敢來請求你。」

尼西亞喚克羅比勒和米達勒去取他的一件最華麗的衣服來。這件衣服是照着亞洲式，繡着花卉和鳥獸的。那兩個婦人把這件衣服張開了，使那衣上鮮妍的色彩閃動着。她們等候法飛紐士脫去那件拖到腳跟的袈裟。但是那僧人卻說與其讓人們脫去這袈裟，無寧剝去他的皮，她們只得將那衣服覆在上面。這兩個婦人是很美麗的，她們雖然是奴隸，却不怕男子，她們笑着裝扮的法飛紐士那樣奇怪的面貌。克羅比勒給他鏡子的時候，稱他是豪華的主人，米達勒卻替他梳理着他的鬚鬚。但法飛紐士祈禱着天主，不去看見她們。穿上

了金色的草履，在帶子上繫了錢袋，他向那很愉快地看着他的尼西亞說：「哦，尼西亞！在你的睛眼中不要將我這種東西當作罪惡。要知道這衣裳，這錢袋，這雙草履，我是用着去做一件虔誠的事情的。」

「好朋友，尼西亞回答，「我並不懷疑什麼惡事。我想人類是不會做惡事，正如不會做善事一樣。所謂善與惡只是在見解上存在。聖人的行動，事實上也只拿風俗和習慣來做他行動的準則罷了。我覺得支配亞歷山大城的習尚，是很合宜於我的，因此我是被當爲很公正的人。朋友，去尋求歡樂吧。」

但是法飛紐士想應該將他的計劃，告訴他的朋友，便向他說：「你可曉得那個在舞台上表演戲劇的泰綺絲嗎？」

「她是個美人，尼西亞回答，「有一個時候她會和我戀愛過。我爲了她賣去了一個磨坊，二塊麥田。我爲了她寫了三本情歌來頌揚她。那情歌，我竭力摹倣那高爾奈利與斯加利斯爲讚美李高利斯而作的詩歌的。噢，那時是黃金時期，加利斯在意大利，窪沙尼的詩神面前唱着歌。而我是生在這個野蠻時期，我用着尼羅河的蘆草來寫我的詩歌。在這個時代，這個地方，文藝作品好像是爲了「遺忘」才產生的。美在這個世間是最有力量的東西，如果我們人類是爲要永久主有着那種美而生存，那末我們儘可不要關心柏拉圖派的造物主，神話，古諾史的克派的「神性永劫分出」和一切哲學家的一切夢想了。善良的法飛紐士，但是我讚美你，你爲什麼會從德白衣地方走來和我講到泰綺絲。」

他說着，輕輕地嘆了口氣。法飛紐士駭異地望着他，想不到一個人犯了這樣的罪孽，還會安靜地承認了下來。他希望大地裂開來，將尼西亞吞入火焰中去。但是土地並不裂開。這個亞歷山大人默默無言，兩手捧住着頭，想到了他過去的青春的夢景，悲慘地苦笑。那個僧人立起來，嚴肅地說：「哦，尼西亞！靠着上帝的幫助，我要將這泰綺絲從世間的不淨的愛情中搶出來，將她去配給耶穌基督。假使聖靈不摒棄我，泰綺絲今天便會離開這城市而走進修道院去。」

「不要得罪了辯那絲，尼西亞回答，「這是一個有力量的女神。假使你搶去了她的最美麗的婢女，她

便會非常地怨恨你。」

「上帝會保護我，」法飛紐士說，「願上帝照耀了你的心靈，哦，尼西亞，將救了你從那已墮入的地獄中！」

他走了。尼西亞陪他到門檻前，把手放在法飛紐士的肩上，在他耳邊低聲說：「不要得罪了維那絲，她的報仇是很可怕的。」

法飛紐士很鄙薄這種不莊重的話，他頭也不回就出去了。尼西亞的話只有使他輕視。但是他想起他的朋友曾受過泰綺絲的寵愛，他便覺得非常難過，他以為尼西亞和這個婦人犯罪，比其他任何婦人犯罪更為可惡。他在那罪惡中看出一件特殊的惡事。因此尼西亞便做了他的憎惡的對象了。他一向是恨不潔的，是在他看見過的不潔的印象，卻沒有像現在那樣的可恨。他絕不會有過這樣用心來分擔耶穌基督的忿怒和天使的悲傷。

他愈加熱烈地要將泰綺絲從異教徒中救了出來，立刻要去看這個女優，要很快地去救她。但是要到這婦人的家裏，一定要等到白天的炎熱退去之後。白天纔過去，法飛紐士便在一條繁盛的街道上彷徨。他決心一天不喫一點東西，這樣便可以不負了自己向天主求得的恩寵。他的靈魂是非常地悲哀，但是城中的教堂，他都不敢走進去，因為他知道這些教堂已被亞利安教徒（Arian）所沾污了，就是聖桌，也被亞利安教徒所翻覆了。這是真的，這些邪教徒受了君士坦丁皇帝的幫助，驅逐了阿達那斯主教。他們使亞歷山大城的基督徒非常的混亂和煩擾。

他這樣任意地走着，有時好像爲了卑屈而眼睛看着地，有時好像在出神而舉頭望天。徘徊了一回，他到了一個碼頭上，在他面前那船港停着無數的槳船，船隻的旁邊都呈着黑色。輕佻的海水，在藍青與銀光中微微地笑着，有一艘船頭上刻着女海神的槳船，正在那裏起了錨。那些船夫打着槳唱着；這水中的白女郎，周身蓋滿着水珠，漸漸地消逝，只使法飛紐士看見一個側影了。跟着舵工的引導，穿過了那歐諾斯多灣的狹窄的

海峽，而到了大海中去，在水面只殘留着一條閃閃的浪花的痕跡。

法飛紐士想：『我從前也曾想唱着歌，坐着船，到人世的海洋中去，但是一會兒，我就看出了我的愚蠢，那女海神到底沒有將我載去。』

他這樣幻想着，在一堆索子上坐下來，就睡去了。在他睡着時，他做了個幻夢。他好像聽見響亮的喇叭聲，天空是血紅的顏色。他知道時候到了。當他熱烈地祈禱上帝的時候，他看見一隻巨獸向着他走過來，牠的額上挂着個十字形的光，他一看就認得那是西爾西來的斯芬克斯。那野獸將他咬在牙中，卻並不傷害他，好像貓銜着貓一般將他銜在口中。法飛紐士經過了幾個國境，穿過了河流，越過了山嶽，就達到了一個地方了。那裏盡是火燼和岩石。有幾處地面裂開着，好像張開的嘴巴一般，從這些裂口中湧出炎炎的熱氣來。那野獸輕輕地將法飛紐士放在地上，向他說：『你看！』

於是法飛紐士在那裂口的邊上向下一看，原來是個地獄，看見一條火焰的河流在地下兩塊黑色的斷崖間流動，在灰白色的火光中，許多魔鬼正在刑罰人類的靈魂。那些靈魂還保持着肉體的外表，而且肉體上還挂着一點破碎的衣服。那些靈魂在苦難中，好像很安靜。其中有一個很長又很白的靈魂，頭上戴着僧人的帽子，手裏擎着拐杖，在唱着歌，他的歌聲非常和諧，音波傳播到廣漠中去；他唱着天神和英雄。許多綠色的小鬼，用燒紅的鐵刺着他的嘴巴和喉嚨。但是這個荷馬的陰靈卻依然在唱歌。在荷馬近旁的那個老人阿那克薩高爾（Anaxagoré）禿着頂還帶着稀疏的白髮，他用着圓規在灰土上作圖。一個魔鬼用沸油注入他耳中，卻不能截斷這個聖人的沉思。法飛紐士又看見許多人，在那火焰的河流岸邊，平靜地在沉思。或是徘徊着談話，像學院裏（Académie）的鈴懸木樹蔭下的師長和生徒一般。祇有那個老年的第莫格來斯獨坐在一邊，只是搖着頭，似乎一個人在否認什麼的樣子。一個地獄裏的使者，在他的眼前搖蕩着個火把，但是第莫格來斯卻不要看那使者和火把。

法飛紐士看見了這種景象，驚異得呆住了，他便轉身來看那野獸，卻已經不見了，只見一個蒙着面幕的

婦人立在野獸站過的地方。那婦人向他說：『你看着，要知道這些不信教的是怎樣地固執，他們在世間時爲幻想所誘惑，做了幻想的犧牲，現在墮入地獄中了，死還不能使他們醒覺，因爲要見上帝這回事，畢竟不是一死就可達到目的，這是很明白的。這些在人類社會中不懂得真理的人，便永遠不會知道真理了。在這些靈魂四周圍繞着的魔鬼，是什麼東西，可不是神聖的公正的外表。因此這些靈魂也不看見，也不感覺。真理是不懂牠們也不知道自己的受刑罰，就是上帝也不能使他們吃苦。』

法飛紐士說：『上帝是萬能的。』

那個婦人回答：『上帝不能做荒謬的事，要刑罰他們，就應當先啓示他們。如果他們曉得真理，那麼他們和上帝的選民是一樣了。』

法飛紐士充滿了憂慮和恐怖，重向那深淵裏望着，看見了尼西亞的陰影，頭上戴着花圈，微微地笑，坐在那灰色的番石榴下。尼西亞身旁就是那個米蘭的阿史柏西，身上穿着美麗的羊毛大衣，似乎在一處談着戀愛和哲學，他臉上的表情，是溫存而又嚴肅。那火焰的雨點灑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卻當作清涼的露水。他們的腳踏在火熱的地上，卻像踏在細軟的草上。法飛紐士看見了這景象，非常地憤怒，喊着：『我的上帝！將他打死！打這是尼西亞！要他哭，要他歎息，要他牙齒打顫……他和泰綺絲在一起犯過罪。』

法飛紐士醒了過來，看見自己卻在一個像愛而居拉一般強壯的船夫的臂膊間。

『不要動，不要動！靠海王神保佑你睡得很不安靜。如果我不將你拉住，你早跌入歐諾斯多海（*Eunos-*）裏去了。正和我的母親的確是賣鹹魚的一樣，我的確是救起了你的性命。』

那船夫這樣喊着，將法飛紐士在砂地上拉起來。

法飛紐士回答：『非常感謝你。』

他立了起來，向前走去，默想着那夢中所見的幻影。他自語着：

『這個幻影顯然是不好的，將地獄的情形毫不真實地表現出來，這是冒犯了神聖的恩惠；這一定是從

魔鬼那裏來的。」

他爲什麼要這樣想，因爲他能够分別那一種夢境是上帝賜予的，那一種夢境是魔鬼遣來的。孤獨的隱士永遠是被幻景環繞着，因此這種判斷力對於他們是非常有用的。他們脫離了人類，便當然會遇見精靈。沙漠中本來是滿佈着妖怪，當那些巡禮者走近隱士昂當尼會隱居過的廢址時，他們便聽見一陣陣煩雜的聲音，好像城市中慶祝之夜街上的喧嘩聲一般。實際上這些聲音就是魔鬼想誘惑昂當尼所做的戲法。

法飛紐士想起了這個值得記憶的例子。他又想起埃及的聖約翰，六十年間，曾被魔鬼用着魔術來誘惑他。但是約翰看穿了地獄的奸謀，然而一天那魔鬼變着人形，走到了那可敬的約翰的窟洞中去，向約翰說：「約翰，你的絕食要繼續到明天晚上。」約翰當牠是個天使，便聽了那魔鬼的話，一直絕食到第二天晚間之後。這是那黑暗之王對於聖約翰的最大的勝利，但是這個勝利是很渺小的。法飛紐士夢中所得到的幻像，要是他立刻知道牠是魔鬼的，自然也不要驚奇了。

當他抱怨上帝摒棄了他，讓他墮入魔鬼勢力之下的時候，他覺得被一羣向同一方面奔走的人推擠着過去。爲了他好久不會走過城市裏的路了，因此他像是個木塊一般，在那些過路人中推來推去；又爲了自己絞住在自己衣服的褶裏，有好幾回他幾乎跌倒。他想要知道這些人究竟到那裏去，便向一個人問着他們爲什麼走路要這樣地倉忙。

那個人回答：「你不知道戲快要開場了，秦綺絲要上台了嗎？市民都上劇場去，我和他們一樣也是到劇場去的，你可願意同我一起。」

立時想到，爲着他的計劃，去看在舞台上的秦綺絲，正是個很好的機會，法飛紐士便跟着那個人走去。一會兒那戲場顯示在他們面前了，看見劇場的走廊裏，是裝着燦爛的假面具，大圓形像城垣一般的壁上，是立着無數的雕像，跟着羣衆，走進了條狹道，狹道的盡處便展開着那燈光閃耀的舞台。他們在那一層層走向舞台上，選定了座位，舞台上還沒有伶人，但已裝飾得很華麗。那裏並沒有帷幕遮着，能够看見一座土阜，好像

是古人獻給英雄來葬他們的遺體的。這土阜是放在一個屯營的郊野中。長戟排列在營帳之前。黃金的盾牌掛在竿頂。周圍是月桂的枝杈和橡樹葉做的花冠。那舞台上一切都沉靜得和睡去了一樣。但是那半圓形內卻充滿着看客的，嗡嗡的低語聲，像蜂房中的蜜蜂叫。紅的帷幕波動着，照在一切人的臉上映成紅色。這些人的面貌都十分奇異地，望着那廣大的沉靜的舞台；那裏是放着一個墳墓和營帳。婦女們笑着，喝着檸檬，常來的觀衆，快樂地互相閒說着。

法飛紐士默默地祈禱，一切無聊的話都不願意說，但是坐在他鄰座的人都在感慨着劇場的衰敗了。他說：『從前的戲子，戴着假面，都能朗誦歐利比特（Euripide）和梅郎特（Menandre）的詩句的，現在的人都不會背誦這些戲曲了，只學着表演。在雅典巴久斯（酒神 Bacchus）時那樣莊嚴的戲劇，現在只保存些連野蠻人，西德人（Goths）也能懂得的東西，就是形式和容色，爲要使音聲響亮，口子的一部分裝着金屬片的悲劇的假面，表現高大的天神時所用的長靴，悲劇的嚴肅，和美麗的詩的歌曲，一切都失傳了。小丑和舞女，赤裸裸地不加假面的臉，便代替了保呂斯（Paulus）和洛西于斯（Roscius）貝利格來斯（Pericles）時代的雅典人，假使看見一個女人在舞台上表演，不知他們將要說些什麼？一個女人上舞台，真是可恥的事。但是我們聽其自生自滅，已經是退化了。』

『婦人的確是男子的仇敵，世界的恥辱，正像我的名字叫杜利洪一樣地真實。』

『你說得很對，』法飛紐士回答，『婦人是我們最狠的仇敵。她給予男子歡樂。但是就爲了她給予歡樂，所以是最可怕的。』

杜利洪喊着：『婦人並沒有給男子歡樂，卻只是悲傷，憂慮和黑暗的煩惱。愛情是我們最難過的苦痛的原由。朋友，你聽着：我少年的時候，曾到過阿爾高利特（Argolide）的脫來站（Tezene），我在那裏看見一株巨大的番石榴樹，葉子上盡是針刺的小洞。脫來站人有節關於這株樹的傳說：女王非特兒（Phedre）當她愛着意寶利德（Hippolyte）的時候，常整日無聊地躺在這株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看見的樹下。在寂寞煩惱之中，

她便取下了那壓髮的金針，刺着那芬香的葉子。於是一張張的葉子都刺滿了小洞。這種不潔的戀愛，終竟失敗了，你是知道的，非特兒就悲痛地自殺了，她將自己關在結婚的房間裏，從象牙栓上取下了黃金帶子，就在那帶子上吊死了。天上的神明們，爲了這株番石榴樹做這個殘酷的悲劇的證據，使這株樹在新生的葉子上也永久帶着針洞。我採了一張葉子，我將牠放在我的牀頭，使我一看見就會驚惕着自己勿陷入愛情的狂熱中，而使我堅決地相信我的導師愛壁鳩魯（Epione）的信條，我師曾說過慾情是可怕的，但在實際上講，愛情是一種肝臟病，誰也不敢斷定自己不會犯這種病的。」

法飛紐士問着：『杜利洪，那麼什麼是你的歡樂？』

杜利洪悲傷地回答：『我只有有一件歡樂，就是默想，我也知道這種歡樂，是沒有生氣的。但是脾胃這樣的不好，實在也不能去找別的歡樂了。』

法飛紐士聽了這最後幾句話之後，精密地思慮了一回，便想去引誘這個愛壁鳩魯的信徒默想上帝，而得到精神的歡樂，他開始說：『杜利洪，你聽着那真理，接受那光明。』

當他這樣喊着的時候，他看見各地方的頭和手臂都轉向着他，叫他不要作聲。劇場上便非常沉靜，不久便湊起英勇的歌曲來。

戲劇開演了，看見那些軍士從營帳中出發。正預備開動，忽見一陣濃煙，像有一種不可解的力量推動着，濃煙蓋滿了那個墳墓的頂上。後來，那烏雲散了，便見那周身披着黃金甲冑的亞希爾（Achille）的幽魂出現了，向着軍士們伸出手臂，好像向他們說：『什麼！你們出發了！達那烏斯（Danaos）的孩子們，你們回到我永遠不能看見了的祖國去，棄了我的墳墓，不再祭祀了嗎？』那些希臘軍隊裏的重要軍長都走到墳墓的旁邊。台山的兒子阿加那（Aeneas）那個年老的奈斯多（Nestor）擎着節杖和僧人用的頭巾的阿格孟龍（Agamemnon）都來觀看這個奇景。亞希爾的幼子比呂斯（Pyrrhus）俯伏在塵土中。于利斯（Ulysee）從他那蓋着捲髮的帽子上，可以認得出來。他做着容色讚美那英雄的幽魂。他和阿格孟龍在辯論，他們的談論可以

猜得出來的：『亞希爾是值得我們的崇拜的！』那意察格（Itaque）的國王說，『他是爲了希臘而光榮地死的，他要求將泊利亞姆（Priam）的女兒，那處女的保里克薩（Polyxene）犧牲在他的墳墓上。達那烏斯的人民，讓英雄的幽魂滿意一回，讓柏來（Pelée）的兒子在陰間也快活一回。』

但是諸王之王回答：『我們保全了從神壇上拉來的處女們的性命吧，那素負聲名的泊利亞姆的族人，已够不幸了。』

他這樣說，因爲他和保里克薩的姊妹同過了牀第，那個聰明的于利斯便罵他愛好泊利亞姆的女兒加桑特（Cassandra）不如嘗味亞希爾的長戟。

卽些希臘的軍士沒有一個不同意于利斯的話的，他們便舉起兵器，相擊作聲而表示贊許。保里克薩的死是已經決定了，滿意了的亞希爾的幽魂便即消逝了。那音樂，有時是暴怒而有時是淒楚，完全跟隨着劇中人物的思想。看客們都鼓掌讚美着。

法飛紐士將這戲劇和聖理相比較，喃喃地說：『哦，籠罩着異教徒的光明和黑暗！上帝之子的救世的犧牲，在那些國中宣揚着，恐怕那些人羣，都要粗魯地想着牠和這舞台上所表演的犧牲相仿吧。』

那個愛壁鳩魯的信徒回答：『一切的宗教都是傳播罪惡的。幸而得個真智慧的希臘人，將人類從那無知的恐怖中解脫了出來……』

那個白髮散亂，衣衫破舊的海久柏，這時從她被囚禁着的營帳中走出來。當這個不幸者出現的時候，看衆都深深地嘆息着。海久柏從一個預言的夢裏，知道女兒要死了，她悲嘆着女兒的不幸，和她自己的不幸。于利斯已走到她的身邊，向她要保里克薩。那老母亂抓着白髮，爪抓着面頰，她吻着這個殘酷無情的男子的手。但那男子卻毫無憐憫，依然是很安靜的，似乎向她說：『海久柏，聰明些，對於必需，還是讓步了吧。我們的房子裏也有年老的母親，痛哭着她們的子女長眠在意達山（Ida）的松樹下了。』

從前是榮貴的亞洲的王后，現在卻變爲奴隸的海久柏，將她不幸的頭垂到地下，替她的女兒哀求。

這時，那警帳的幕揭開了，那個處女保里克薩走出來了。看客們一致地打了寒顫。他們認出那是泰綺絲。法飛紐士也看見了，就是他來找尋的婦人。她用她雪白的手臂托住她頭上的重重的帷幕，動也不動地像個美麗的影像。她向四周轉望着她溫存而又高貴的碧青的眼睛，她給與衆人美的悲劇的感動，讚美的聲音起來了。心靈擾亂的法飛紐士這時將手放在他的心上，嘆息：「哦！我的上帝！你爲什麼賜給你的創造物這樣一種力量？」

更爲鎮靜的杜利洪說：「聚攏來合成這個婦人的原子，的確是表出一種很悅目的集合。但這也不過是自然的遊戲。這些原子卻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這種原子，會有一天如它們無意識地集合時一般，同樣毫無意識地分散了。那形成拉衣史（Lana）和格來烏派德爾（Geoparte）的原子，如今到那裏去了？婦人有時是很漂亮的，我承認，但是她們總是服從於可憐的運命和可厭的煩累。平凡的人是不會留意的，只有那思想豐富的人才會這麼想。婦人常使我們感到愛情，雖然我們去愛她們不是一件有興趣的事。」

哲學家的杜利洪和宗教家的法飛紐士看着泰綺絲時，心裏卻各懷着思想。他們倆都沒有看見海久柏轉身向他的女兒，做着種種姿態，似乎向她說：「請試試看將這殘酷的于利斯的心理轉變過來，請你用你的眼淚，用你的美麗，用你的青春吧！」

那泰綺絲，或者說就是保里克薩自己，放下了托着帷幕的手，讓那帷幕落了下來。她向前走出了一步，所有人的心就都被克服了。當她用着尊貴的輕巧的步態走向于利斯去的時候，她的動作的旋律，和着簫笛的聲音，使聽衆們都起了歡樂的想像，又好像她就是世間上一切和諧的中心，聽衆只看見她一個人，其餘的一切都被她的光芒所遮。戲曲還是續繼着進行。

拉愛爾特（Larste）的慎重的兒子轉過了他的頭，將手放在他的外套裏，因爲要避去那婦人的眼波，和哀求者的親吻。那處女卻吩咐他不要驚懼，她安靜的眼光似乎向他說：「于利斯，爲服從了那必需，我依從你，爲因我希望死了，我是泊里亞姆的女兒，海克託（Hector）的妹子，我的牀，從前說過是要迎納國王的，決不能

接受異國的丈夫。所以我現在願意，永遠拋棄了白日的光明。」

殭臥在灰土中的海久柏突然立了起來，失望地擁抱着她的女兒。保里克薩堅決又溫和地將母親抱着她的臂膊推開了。似乎聽見她說：「母親，你不要討主人的辱罵。你擁抱着我，他便要忿怒地將你拉開去。你不要等他來動手吧，親愛的媽媽，你最好將你的皺紋的手伸到我面前來，將你瘦頰放在我的唇上。」

泰綺絲臉上表現着悲哀，就更加顯出她的美麗。聽衆因為這個女優這樣一種超世間的姿態，表示出人類生活的形式與動作，真是很感謝的。法飛紐士想起她不久的將來的謙遜，也就恕了她現在的榮華，又想起他是要將這聖人獻到天堂中去，自己也感到光榮。

那戲劇快要收場了，海久柏死一般地倒在地上。保里克薩跟着于利斯向那四周繞着許多戰士的墳邊去。在輓歌聲中，她走上了那墳墓，墓頂上放着個金樽，亞希爾的兒子在那金樽裏注了酒，獻給那英雄的幽魂。當那些祭祀的人張起臂來，要拉住她的時候，她便表示很願意自由地死，因為她是個國王的女兒。不久，撕碎了她的衣裳，露出了她的胸。比呂斯便轉過了頭，不要看着她，將刀子刺入她的胸，那處女的胸頭是裝着一種巧妙的活機，刀子一刺進去，血液就噴湧出來。她的頭低了下去，眼睛在死的恐怖裏遊移，身體便很溫和地仆倒了。

那些戰士將百合和牡丹來散在那犧牲者的身上時，聽衆恐懼的聲音盈溢着空中。法飛紐士在他的坐位上立了起來，用響亮的聲音作着預言：「異教徒，崇拜魔鬼的惡人！你們比偶像崇拜者還壞的亞里亞尼教徒！來受着些見識吧！你們剛才看見的是一個幻影和象徵。這個寓言是包含着一種神祕的意思的，你們看見的舞台上的婦人，就要成爲快樂的禮品，去獻給那重生的上帝了！」

這時人羣已像黑暗的波濤般擠向出口去，法飛紐士撇了那驚奇着的杜利洪，也走到出口去，還要說着他的預言。

一小時之後，他便去扣着泰綺絲的門了。

那時候，這個女僮是住在富貴的拉公地的街上，接近亞歷山大大帝的墳墓旁。她的住宅四周都有樹木茂盛的花園，園裏有假山，還有一條小河，河邊種着白楊樹。一個戴着金圈的年老的女黑奴，走來開門了。問他
有什麼事。

他回答：『我要見泰綺絲，上帝做我的證人，我只是爲要看她而來的。』

因爲他身上穿着件華麗的衣服，說話又很莊嚴，那個奴隸便請他進去，她說：『泰綺絲是在水仙洞中，你要到那裏去見她。』

第二部

一 紙草

秦綺絲的父母雖不是奴隸，但卻很貧苦，非常崇拜偶像的。秦綺絲幼年的時候，她父親在亞歷山大城月門鄰近，經營一家水手們常來的小酒店，她如今還保留着零片的天真的童年時的回憶。她還記得看見她父親坐在火爐邊壁角裏，盤着腿，身體很巨大，但很平靜，覺已有些可怕，好像是一個那些盲人在街上唱着歌曲來讚美的老國王。她又記得看見她輕盈可憐的母親，像餓貓似地在房中徘徊着，口裏喊出尖銳的聲音，眼中射出磷火般的光輝。鄰近的人都說她是個女巫，到夜裏就會變成鴟梟，去會她的情人。這是瞎說，秦綺絲很明白的，因為時常暗中注意她，卻向來不會看見她母親去施什麼魔術，不過卻是非常貪財地，每天晚上總是計數着一日間的所得。懈怠的父親和貪婪的母親，於是便聽着她像家禽場裏的雛禽一般地長大着，她唱着簡單的歌曲和講着自己也不懂得意味的下流的話來討那些醉了的水手們的歡喜，一面她也很熟習地從他們的帶子裏一個個地拿出小錢來，充溢着醞釀了的酒味和脂膏的香味的店鋪中，輪流地坐在一個個男子的膝上，面頰給喝着啤酒的嘴來親吻，給粗硬的鬚鬚來觸刺，等到小手裏拿到了小錢，便掙扎逃到月門之下，去那個蹲在籃子背後賣糖果的老婦人那裏買些兒糖果。那些水手們在店堂中常講着東風打動着海藻的時候，他們遇着的危險，於是他們便玩着骰子，咒罵着天神，要喝西里西的最好的啤酒，這是每天一樣的景象。

每夜，這個睡着的女孩子常被醉漢的喧鬧所驚醒，在那擾亂叫喊的聲音中，牡蠣殼在桌子上飛舞打破着額骨。有時在那煙霧的燈光下，她還看見刀光閃閃，流着鮮血。

她幼年靠了那溫和的亞美史才知道了一類人的恩愛。她是很願從亞美史的話的。亞美史這個家奴，一個比他更鄭重地收拾的鍋子還要黑的呂皮耶人，性情卻和熟睡的夜晚一般地良好。他時常將秦綺絲放在他的

膝上，講着故事給她聽。那故事不外說些貪心的國王怎樣在地下造了無數的寶藏，等到寶藏造成之後，就將工人們殺害了。還有聰明的盜賊和那造起金字塔的女王以及宮女們的婚嫁，小小的泰綺絲愛好亞美史，像個父親，像個母親，像個保姆，又像隻狗子。她緊拉着那奴僕的短褲，跟着他走到酒窖裏去盛酒，走到家禽場裏，看那瘦弱的小雞，喙爪和羽毛很憤怒地聳逆起來，比飛鳥還要快地飛奔着，匿避這黑廚夫的刀子，夜裏他坐在草蓆上，常常不去睡覺，去爲泰綺絲做着小水車和手掌般大的，配齊了用具的槳船來。

因爲他受了主人的虐待，一隻耳朵已被扯去了，身上又滿是傷痕。然而他的臉上卻保持着一種快樂和平的神色。在他附近的人卻沒有一個想到他從那裏得到這靈魂的安慰，和內心的安靜。他是和孩子般地單純。

他做着笨重的工作時，他用着悠長的聲音唱着那會使泰綺絲的靈魂感動而幻夢的贊美歌。他用莊嚴又快樂的聲音輕輕地唱着：

「瑪麗告訴我們，在你來的那兒，看見了什麼？」

「我看見了那壽衣與麻布，我又看見了那些天使坐在墳墓上。」

「我還看見了復活的基督的光榮。」

泰綺絲就問他：「父親，你爲什麼唱那些天使坐在墳墓上？」

他回答：「我的眼中的小小的光明，我唱那些天使們，因爲我們的主耶穌，已升到了天上去。」

亞美史是個基督徒。他已受過了洗禮。在那些信徒們中，別人叫他德華陀兒。他時常利用着睡眠的時間，秘密地去參加信徒的宴會。

那時候，基督教遭受着非常的壓迫。皇帝下了一道命令，偉大的教堂被搗毀了，聖書被焚燒了，祭器和燭臺被熔化了。基督徒的榮譽都被剝奪了，只好等着死。恐怖遍佈着亞歷山大信徒們的身上。牢獄裏都塞滿了犧牲者。那些信徒恐怖地談論着說在敘利亞，在阿拉伯，在美索卜達米亞，在加巴道士，凡是帝國勢力所達到的

的地方，都有鞭子，刑具，鐵蹄，十字架，野獸來殘殺主教和貞女的事當時昂當尼已經因孤獨和幻像而聞名於世了；他做了埃及信徒中的領袖和先知，像鷹一般地從荒蕪的巖石上飛了下來，他到亞歷山大城，在一個個的教堂裏巡回着，用着他燃燒的熱情來鼓勵信徒們的勇氣，他不給異教徒看見，他還參加基督信徒的集會，他將自己精神的德行與力量去注入個個信徒的心中。那時對於奴隸的殘殺都十分地嚴厲，奴隸中有幾個爲恐怖所征服，便捨棄了他們的信仰。還有大多數都逃到沙漠裏去，想在那裏生活，或是做隱士，或是做匪徒，但是亞美史卻還是照常地時時去與會去探問被囚的同志，去埋葬殉道者，並且很快樂地去宣揚基督教義，偉大的昂當尼知道黑奴這種真實的熱情，因此在他回到沙漠裏去之前，擁抱着這黑奴在懷裏，給了他一個和平的親吻。

當泰綺絲七歲的時候，亞美史便和她講說上帝。

『善良的上帝，』他向她說，『住在天上，正像一個老國王住在宮庭的錦帳中，或是住在花園中的樹木下。他是古人的古人，比這世界還年長；他只有一個兒子，名叫耶穌；他是上帝所鍾愛的。他比那奉侍上帝的貞女和天使還要美麗。善良的上帝向他兒子耶穌說：

「離開了我的宮庭，離開了我的海棠樹，離開了我的流動的泉水，爲人類的幸福，降臨到地上去。在那裏，你將要像一個平常小孩子；你要在窮人中過着窮苦的生活。受苦就是你每天的食料。你要時常地哭泣，使你的眼淚成爲河流。那麼疲勞的奴隸可以快樂地在那裏沐浴。去，我的孩子！」

『耶穌聽從了那善良的天主，於是降生到地上，生在猶太國的伯利恆地方。他和同伴們在開着牡丹花的郊野走着時，向他的同伴說：

「受着飢餓的人是幸福的，因爲我要領他們到我父親的桌上去；受着渴的人是幸福的，因爲他們將要喝着天上的泉水哭泣的人是幸福的，因爲我要用着比敘利亞公主們的面紗還美好的面紗來拭他們的淚珠。」

「因此窮人們都愛他，信奉他，但是富人卻恨他，恐怕他要將窮人提高到他們的上面。那時候格來烏派德和豐撒在世上握着威權。他們都恨耶穌；他們命令法官和僧人將耶穌處死。敘利亞的王公爲要服從埃及王后的命令，在高山中樹立個十字架，他們將耶穌釘在這十字架上處死。但有幾個婦人來洗着耶穌的屍身，將他埋葬了。後來耶穌將墓門打開了，回到他父親天主的身邊去。」

「從那個時候起，一切相信耶穌而死的人，都升到天上去。」

「那天天主張開着臂，向他們說：『歡迎你們，爲着你們愛我的孩子，你們沐浴去，洗了就來吃。』」

「他們在優美的樂聲中，去洗了浴，在他們就餐的時候，還看見印度舞女的舞蹈，聽着那永遠講不完的故事。善良的天主愛他們比自己眼裏的光還要深切，因爲他們都是他的賓客。他們將分享他室裏的被褥和他園裏的石榴。」

這樣的話，亞美史說了幾回，泰綺絲便知道了真理，她驚奇地說：『我很想吃善主園裏的石榴。』

亞美史回答她：『只有信仰耶穌而受過洗禮的人，才能吃天上的果子。』

於是泰綺絲要求受洗禮。黑奴看見她相信了耶穌，便決意更加深切地訓導她，使她一受洗禮就可進教堂。他當她是精神上的女兒，和她非常地親密。

泰綺絲一向被她不公平的父母丟開在一邊的，在家裏是沒有她的牀榻的。她常和家畜一起睡在畜場的角落裏。亞美史每夜祕密地到那裏去會她。

他輕輕地走近她躺着的褥子邊去，便坐在自己的足跟上，彎着腿，挺直着身，顯着一個黑種人遺傳下來的姿態。他的身體和面容，完全是黑的，在黑暗中一點也看不出來；只有他的大白眼睛，在閃着光輝，像閃閃發射進來的晨曦一般的微光。他用幽揚的聲音說着，輕輕的鼻音，像晚間在街上聽見的聲音，帶着悲傷的柔和。有時，驢子的叫聲和牛的溫和的低音，來湊着那黑奴誦福音的聲音，像是陰暗的心靈的交響。他的言語，平靜地流動，在那充滿着熱情慈悲和希望的黑暗中，泰綺絲的手放在亞美史的手中，傾聽着單純的聲音，看着模

糊的幻像，在黑夜的和諧和聖潔的神祕以及屋檐間射下來的星光的包圍中，她便安靜地微笑着入睡了。

亞美史這樣地訓導泰綺絲，到那些基督徒要慶祝復活節的時候，已有一年了。在這光榮的聖週中的一天晚上，泰綺絲早已在那畜場中的褥子上熟睡了，忽然覺得被那黑奴抱了起來，看見他的眼光在閃着一種新的光輝。他全不和平常一樣地穿着破的短褲，卻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衫。他將女孩子裹在長衫裏，輕輕地說：「來，我的靈魂！來，我的眼睛！來，我的小心肝！來穿着這洗禮的衣服。」

他將女孩子緊緊地抱在他的胸前，驚異而又好奇的泰綺絲，頭伸出在長衣的外邊，兩臂抱着她的朋友的項頸，讓他抱着在黑夜裏奔跑。他們沿漆黑的小路走，他們經過了猶太區域，他們沿着那烏鳥淒慘地叫着的墓地走。他們到一處街上，在那些十字架下走過，那十字架上還掛着犧牲者的屍身，一羣烏鴉在拍牠們的嘴來啄食屍臂上的肉。泰綺絲將頭躲在那黑奴的胸間，她再也不敢看路上其他的東西了。忽然她覺得走到地下去了。她張開了眼睛的時候，她看見自己在一個狹隘的穴中，在火炬的煙霧下，牆上繪着巨大的挺立的人像好像都活了。看見那裏有幾個穿着長衣，拿着棕櫚枝的男子，站在綿羊、鴿子和葡萄藤之中。

在這些畫像中，泰綺絲認得一個是那察蘭史的耶穌，足旁是畫着秋牡丹。那房子的中間盛滿着水的大石池的旁邊，站着一個老人，頭戴着禮帽，身穿着繡金紅祭服，瘦削的臉上掛着長鬚鬚。他穿着華美的衣服，卻仍有一種謙遜和溫柔的神色，這是西蘭納教堂裏的主教維望底司。自從教會受了殘害，他被放逐以來，他便靠着編織羊毛物品的職業，來維持他的生活。現在，他的旁邊站着兩個貧苦的孩子。近旁有一個老年的女黑奴，手裏拿着一件小小的白長衣。亞美史將泰綺絲放在地上，他便跪在主教的面前說：「我的神父，這就是我小靈魂，我靈魂的女兒。我帶她到你這裏來，依你的規約，要是你心裏歡喜，希望你賜給她生命的洗禮。」

主教聽了這些話，便張開他的臂來，現出了滿是傷疤的手。當基督教受着摧殘的時候，他爲了承認他的信仰，他的指爪也被拔去了。泰綺絲很是害怕，便伏在亞美史的臂間。神父卻用着溫存的話來撫慰她：「親愛的小女孩，你不要怕。在這裏有你精神上的父親，亞美史，在信徒中都叫他德華陀兒。你還有一個善良的慈母。

她已經爲你做了一件白袍。」

他便轉向那女黑奴，再向泰綺絲說：「你這個母親名叫尼低達。她在這個世界上雖是個奴隸，但是耶穌卻在天上將她與他那些妻子同等。」

於是他問那新信基督教的女孩子：「泰綺絲，你能信仰那萬能之父的上帝？你能信仰上帝，那爲了解脫我們而死的唯一的兒子？你能信仰使徒們一切的教訓？」

那兩個男女黑奴手牽着手一起回答：「是的。」

依了主教的命令，尼低達跪下來，給泰綺絲脫去了所有的衣服。那女孩子裸着身體，項頸上掛一個護符。主教便將女孩子在洗禮池中浸了三回。兩個窮孩子便拿着那油和食鹽來。維望底司用油敷在女孩子的身上，又拿了一撮鹽放在她的唇邊。經過了這幾次試驗之後，而得到永生的這女孩子的身體已拭乾了，黑奴尼低達便給她穿上了自己手製的白袍。

主教給衆人一個安寧的親吻，典禮終了之後，他便脫去了祭服。

當他們走出了地窟時，亞美史說：「我們今天又送了一個靈魂給善良的天主，我們應當快樂快樂，維望底司牧師，我們到你的家中去，我們快樂地過這一晚吧。」

主教回答：「德華陀兒，你說的很對。」

他便帶了這一小隊人到鄰近他的家裏。他的家只有一間房子，放置着二架紡織機，一張粗桌子，一張破舊地毯。當他們走進房裏去時，亞美史叫着：「尼低達，你將鍋子和油瓶拿過來，我們燒一次好的夜飯。」

他這樣說着，就從他的外衣下面，拿出了他藏着的幾條小魚來。於是他燃起了火，將小魚煎熟了。所有的人，主教，泰綺絲，兩個窮孩子，兩個黑奴，都在地毯上坐成個圓圈形，祝禱着上帝，一面喫着煎魚。維望底司說到他自己受過殉道的慘痛，並且預言着教會不久就要得到勝利。他的言語雖是粗俗的，但是充滿着趣味的文字和比喻。他用紫色的織品來喻正人的生活，並且解說洗禮的理由，他還說：「那聖靈是浮游在水上的，因此，

基督徒要用水來受洗禮。但是魔鬼也住居在小河流裏，那些供養妖怪們的泉水卻更可怕，有許多水還能使人害着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疾病。」

有時他說着隱語，於是引起了泰綺絲非常的詫異。等到聚會完了時，他請他的客人喝一些兒葡萄酒。他們都很快樂，開始唱着悲詩和讚美歌。亞美史和尼低達站了起來，跳着他們在年小時就學會的呂皮耶的舞蹈。這種舞蹈，在呂皮耶民族中，當世界初開的時候就已流行了。這是一種愛情的舞蹈，依着步伐，擺動着手臂和身體，他們互換裝着追求和逃避的樣子。他們轉動着大眼珠，在微笑時，露着光亮的牙齒。

泰綺絲這樣地受了洗禮。

她很愛遊戲，年紀長大起來時，她心裏便生出了混亂的志向。她整日和那些街上遊蕩的孩子跳舞和唱歌。在夜間她回到家裏去的時候，還是唱着——督爾低，督爾提，你爲什麼守着你的家。

——我梳米蘭的絲和羊毛。

——督爾低，督爾提，你的兒子是怎樣死的。

——他從白馬的背上，跌入了海裏。

從那個時候起，她感到和那些男女孩子們作伴比和柔和的亞美史在一處要好得多了。因此亞美史不常到她的身邊去，她也絕不覺得。那時基督教的被殘害已鬆懈下去，基督徒的集會更加有規則起來。那黑奴非常熱烈地去與會，他的熱誠天天增高着。神祕的恐嚇有時從他的唇邊漏了出來。他說富人不能夠永遠保得他們的財產，他常到那些貧苦的基督教徒集聚的公共地方去，在那裏有許多老人和少年人擠集在那古城的陰影下，他就向他們說着奴隸的解放和公理的日子就要到來。

他說：「在上帝的領域裏，奴隸喝着美酒，啣着鮮果，至於那些富人卻像狗一樣地睡在奴隸們的足下，嗅着奴隸們的殘餘食品。」

這些話並不守着祕密，以致四鄉都知道。有奴隸的主人們都怕亞美史要鼓動奴隸的反叛了。那酒店主

人也起了一種深刻的惡感，但是在表面上卻很小心地遮掩着。

有一天，酒店裏失去了一隻祭神用的銀杯，爲主人和國中的天神所憎恨的亞美史被告發了，說那隻銀杯是他偷去的，亞美史盜竊銀杯卻沒有證據，他也嚴重地否認了。但是法官說他就是不犯罪，也是個惡奴，判了他死刑。法官向他說：「你的手不知道好好地使用，就當釘在十字架上。」

亞美史很安靜地聽着這判決，他非常尊敬地向法官表示謝意。他便被送入牢獄裏去。在獄的三天裏，他隨時向囚徒宣傳着福音，據說從這時起那些犯人，甚至那些獄卒，都被亞美史的話所感動而相信了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他被帶到了街上那地方，在不到二年之前的一個夜間，在他白袍裏抱着他靈魂的女兒，他親愛的花泰綺，很快樂地經過他，如今被釘在十字架上，釘着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痛苦，只是幾次嘆息着：「我口渴！」

他的極刑已經過了三日三夜。誰也想不到人類的肉體會忍受這樣長期的刑罰。別人已經幾次當他是死了，蒼蠅在喫着他的眼屎，但是他會忽然再張開了他充滿着血的雙眼；到第四天早晨，他唱着歌，那聲音比孩子們的聲音還要純潔。「瑪利亞，告訴我們，在你來的那兒，看見了什麼？」

於是他微笑着說：「看，這裏是善良的天主的天使！他們帶了酒和果子來給我。他們的翼翅振動得多麼好聽啊！」

他氣絕了。

他的面貌死了，還保持着歡樂的神色。守衛十字架的兵士們都非常驚奇。維望底司帶了幾個基督教徒的弟兄，取去了那個屍身，將牠和殉道者的遺骸放在一起地埋葬在施洗聖約翰的墓穴裏。教堂也保存着這位呂皮耶人聖德華陀兒的尊貴的紀念。

三年以後，麥克桑司的征服者皇帝君士旦丁發了命令與基督教徒和解，此後基督教徒除了爲異教徒所受

痛苦外，便不再受任何虐待了。

當亞美史死於酷刑的時候，泰綺絲已經十一歲了。她爲了亞美史之死感到不可止住的悲哀和恐怖。但她的靈魂還不够純潔，她不能了解奴隸亞美史的生和死是一樣地幸福的。她小小的靈魂中便生了一個觀念，覺得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良好的事情，一定要用最可怕的痛苦來做代價。她是很怕於做好事，因爲她優美的皮肉很怕痛苦。

在她未成年時，便委身於那些海港裏的少年了。她還跟着老人在晚間到郊原去游蕩着。從那些男人身邊拿來的錢，她便買了糖果和化粧品。

因爲她得到的錢，一點也不帶回家去，她母親還是用虐待來使她痛苦。爲要避免了打罵，她常赤了腳跑到城牆邊去和蜥蜴一起匿在石縫中。在那裏，她看見坐在肩輿裏的裝飾華麗的女人，肩輿的四周圍繞着一羣奴僕，她覺得非常妒忌，便時常想起這些豪奢的女人。

有一天，她被母親打得更利害，她便蹲在門邊，頑硬地動也不動，那時突然走來一個老婦人，站在她的面前，靜靜地估量了她一回，便說着：『哦，是個鮮花一樣的美麗的女孩子！生你的父親和養你的母親真是何等地幸福！』

泰綺絲一聲也不響，眼光注視在地下。她的眼眶紅着，別人一看就可以知道她剛才哭泣過。

『我的可愛的白堊花！』那老婦人又說，『像你這樣一個仙女般的女孩子，你母親還不覺得快樂！你父親看見了你還不覺得喜歡嗎？』

那女孩子說話了，但是似乎自言自語着：『我的父親是個酒囊，我的母親是隻貪婪的螞蝗。』

那個老婦人左顧右盼地張望了一回，看看有沒有人在她近旁，於是她用着柔和的聲音說：『溫和的美麗的花，飲着光明的漂亮的女孩子，你跟着我來，只要你跳舞和微笑，你就可以生活了，我將用糖果來調養你，我的兒子，我親生的兒子，會愛你像愛他的眼睛一般，我的兒子，是很漂亮的，而且年紀輕，』他的頰下只有稀

疏的鬚鬚，他的皮膚又極柔軟，正如他們所說的，像一隻阿夏爾奈的小豬。」

泰綺絲回答：「我很願意和你一塊兒去。」

她便站了起來，跟着那老婦人走出城外去。

這個老婦人名叫莫羅安，她領了一班男孩和女孩到各地方去，她教他們跳舞，僱給商人，使他們去陪伴富人宴樂。

她想泰綺絲不久就會長成一個最美麗的女子，那老婦便用着鞭子去教她音樂和詩歌。當泰綺絲的嫩腿不能和琴聲合拍的時候，便用皮鞭去抽打她的兒子，身體還未曾發育完全，卻已老態了，是個沒有年紀，也沒有性別的怪物。他對於全體女人的憎恨，完全在泰綺絲一個人的身上去出氣。他做着舞女的對手，他學習舞女的風姿，便將在啞劇中裝腔作勢的技藝，面部的表情和肢體的姿態，以及一切人類的情緒，尤其是戀愛的熱情，一一教給了泰綺絲。他一邊是露着不高興的神色，同時好像是個好教師在教她，但是他因為妒忌這個學生，便抓她的臉頰，刺她的臂膊，當他看出她是專為討男子的享樂才生活的時候，便像個凶狠的婦人一樣，用着錐子來戳泰綺絲的背，靠了他的教誨，泰綺絲學好了啞劇，音樂和跳舞。她教師的狠毒一點也不使她驚異了，她好像覺得是應該要受虐待的，反而對於這個懂音樂，喝希臘酒的老婦人，有些敬仰了。漫遊各處的莫羅安到了昂底奧希，便將泰綺絲充作舞女，和吹簫者，僱給那地方常開宴會的富商。泰綺絲的舞蹈受了好評，在宴會完了的時候，那些最大的銀行家便領了泰綺絲到奧龍德岸邊的樹蔭裏去。她一點也不知道愛情的代價，委身於衆人。有一晚，她正在那城市的最豪華的少年人前跳舞時，有一個青春而又美麗的男人走到她的身邊。這是個總督的兒子。他用着含親吻時的聲音向她說：「泰綺絲，我怎的不做了那繞着你髮絲的花冠，那裏着你窈窕的身體的衣裳，那穿在你纖足上的鞋子！我願像鞋子般拖踏在你的腳下；我願我的撫愛變作你的衣裳，和花冠。來，美麗的女孩子，到我家裏來，將這世界忘掉！」

他說話時，泰綺絲看着他，她見他很美麗。忽然她覺得額上生着冷汗，她的面色變作像青草般地青，她

的身體浮動着；眼皮上像蒙着一層雲霧。他還是求着她。但是她斷然拒絕了，他依然熱烈地看着她，說着熱情的話，總是徒然。當他將她抱在臂間，強她跟着他去的時候，她粗暴地將他推開了，於是他向她哀求。流着眼淚給她看。但是她有一種新的，倔強的，不可解的力量，使她反抗了他的壓制。

『真是笨極了！』賓客們都說，『陸里于斯是個貴人，他長得漂亮，他很有錢，這裏一個吹簫的女子卻來輕視他！』

陸里于斯一個人回家裏去，那一夜，愛情的慾火燃燒着他整個的身心。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灰白着臉，紅着眼睛，拿了鮮花去掛在泰綺絲的門上。泰綺絲爲了難受和恐懼，便避開了陸里于斯，然而在她自己的心中，卻永遠地看見他。她覺得痛苦，但不知道痛苦的由來。她自己反省爲什麼會這樣地改變了，她的煩惱是從那裏來的。所有的情人，她一一拒絕了。因爲他們都使她覺得恐怖。太陽都不願看見，她整日躺在牀上，將頭埋在枕中痛哭着。陸里于斯走進泰綺絲的門來，幾次來哀求她，咒詛着她，但他在她面前像是個處女般地害羞，反覆說着『我不願我不願！』

過了十五天之後，她已委身於他，她感到自己是愛他的；她跟着他到他家裏，便不肯分離了。這真是種美好的生活。他們終日關在房中，眼對着眼，互相說着些只應當向小孩子說的話。晚上，他們散步在靜寂的奧龍德河岸邊，到月桂的叢林中去。有時天剛亮，他們就起來，到西爾比居的坡上去採風信子；他們在一個杯子裏喝酒。當泰綺絲口裏放着葡萄的時候，陸里于斯便將嘴唇湊上去，從泰綺絲的口裏用牙齒去咬出那葡萄來。莫羅安到陸里于斯家裏去要討還泰綺絲去，大聲喊着『這是我的女兒，被人搶去了我的女兒，我的鮮花，我的小心肝……』

陸里于斯給了她許多錢，遣她去了。但是那老婦卻又來，還要討幾個金幣。於是陸里于斯發怒了，將她下了牢獄。法官發見這個老婦會犯了許多罪惡，便判決了她死刑，將她的屍身丟給野獸。

泰綺絲用着那幻夢中生來的熱情和那天真裏生來的癡迷來愛陸里于斯。她一心一意地向他說：『我

是永遠屬於你的了。」

陸里于斯回答她：「你和別的婦人真是不同的。」

這種快樂的生活維持了六個月，在一天中他們的愛情破裂了。泰綺絲突然地覺得空虛和孤單。她如今對陸里于斯的思想 and 先前完全兩樣了。她想：「誰將我的陸里于斯在一絲那就變成這個樣子。他現在和別的男人一樣，而不像他自己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泰綺絲在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出陸里于斯這個人了。她想在別個男人中去找個陸里于斯來，她就離開了他。她想和一個戀愛過而今已不愛了的男人在一起生活，倒不如和一個不曾戀愛過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至少會減少一些煩悶。每逢着神聖的節日，她便和那些豪奢的富人同去赴會。在這裏有裸體的女人在廟裏舞蹈和唱歌；還有一羣的蕩婦在奧龍德河裏游泳。泰綺絲參加這個奇異的奢華的城市中的一切娛樂，她尤其殷勤地到劇場裏去看戲，在那裏，有從各處來的高明的丑角在沉迷的觀衆的讚美聲中表演着。

她很留心地看着那些丑角，跳舞者，喜劇演者。在悲劇中的女人，像扮演少年們所愛的女神或是爲天神所愛的女子，她尤其留意。她明白了這些女優博人歡迎的祕訣之後，她想我比她們更漂亮，表演起來一定更要好。她便去見那個戲子的領班，要求給她加入戲班，多虧她的美麗，和老婦莫羅安的教導，她得到了允許，她扮着第兒茜的角色，在舞臺上表演了。

她上舞臺了，但不能博得好評，因爲她缺少經驗，又因爲看客沒有多大的喝采。但是過了幾個月平凡的開始之後，她美麗的威力在舞臺上開展着，竟使全城的人都爲之傾倒。一切的昂底與希人都擠到劇場裏去。帝國的司法官吏和高等的市民都爲輿論所驅迫，也到劇場裏去。港口的工役，掃道夫和職工都節省了香煙和麵包來買戲票看戲。詩人爲她做着短詩，有鬚鬚的哲學家在浴堂裏在角鬪場中毀謗她。基督教徒看見了她的肩與經過時，都轉動了頭，不去看她。她家的門限上是插滿了鮮花，灌滿了熱血。她從愛人那兒得來的錢已不能計數，卻用着斗來量。那些吝嗇的富人將所積蓄的財寶，象河水一般地來灑在她的足邊。因此她的靈

魂非常地快活和光明，她享受着大衆的寵愛和上帝的恩惠，在這安靜的驕傲中，她感到一些喜悅，然而別人這樣地愛她，她也一樣地愛她自己。

她享受了好幾年昂底奧希人的歡讚和愛慕。她忽想回到亞歷山大城去，到那個她童年時曾受着不少的痛苦和恥辱，飢餓瘦弱得像蚱蜢一般在灰土中徘徊過的城中去顯示她的光榮。現在這個黃金的亞歷山大城完滿地歡迎了她，她又有新的財富來滿足了，當她出去表演時，她就得到了勝利。有無數的愛慕者都到她的身邊來，因為她想再得到陸里于斯已經使她失望了的緣故，她對於那些男人都淡淡地招待着。

哲學家尼西亞便是泰綺絲身邊許多人中的一個。他雖然表示過他的戒約是無慾望地生活着的，但他很想要她，竟到泰綺絲的門上了。他雖然有錢，他卻是聰明而柔和，但是他的細膩和他的優美的感情一點都不能感動她的心，她不獨不愛他，有時甚至爲他高深的諷刺而發怒。他永久的懷疑又傷害了她。他是不信一切，她卻相信一切。她相信神聖的天堂，惡魔的權能，命運，詛咒，永遠的公理。她相信耶穌基督和敘利亞善良的女神，她還相信月神愛加德的陰影走過街口，狗子便狂吠。她又相信婦人將媚藥放在包着帶血的羊皮的杯子裏，便可以使男人對那女人發生着愛情。她渴望着不可知的東西，她希求着不知名的生物，她生活在永久的期待中。「未來」使她恐怖，但她卻又希望知道「未來」。她的身旁包圍着許多拜伊西司神的牧師，加爾台的道士，喜藥者和魔術家。這些騙子卻永遠不使她厭倦，她怕死，但她卻處處看見死。當她沉迷於愛情時，她會忽然覺得有冰一樣的手來觸她袒裸着的肩上，她便變了臉色，在那抱着她的臂裏，驚駭的叫起來。

尼西亞向她說：「我們的命運也許會在永劫的黑夜中，髮絲變白了，瘦頰都陷了下去也是不可知的。現在在茫渺的空中笑着的今天，也許就是我們的末日也是不可知的。但是這些我們都可不必管他呢！哦！我的泰綺絲！我們來嘗着這人生的滋味。要是我們感覺得愈多，我們的生活便愈完滿，除了感覺之外，便沒有別的知能了！「愛」就是了解。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就不存在，我們又何必爲了空虛而自憐！」

她帶怒回答他：「我憎惡你這種不希望一切不恐懼一切的人，我要知道！我要知道！」

我要認識人生的神祕，她便讀起許多哲學書，但是她看不懂，童年離開她愈遠，在她心裏卻愈喜歡想起她。她喜在夜間假裝着走到那些她在那裏悲痛地長大起來的小路街道和廣場。父母的逝世，她感到悲傷，尤其使她悲傷的，便是不能愛他們。她遇到基督教的司祭時，她便想起她的洗禮而覺得不安。有一晚，她穿着件長衣，將金黃色的頭髮藏在一個黑帽裏，在郊外彷徨，她不知不覺地竟走到了施洗禮聖約翰的冷靜的教堂面前。她聽見有人在堂裏唱着歌，她看見明亮的光從門縫裏射出來。二十年來基督教徒已受了皇帝君士坦丁的保護，他們公開地舉行他們的儀式，因此一點也沒有使人奇異了。但是在那些歌聲中，像是熱烈的對於靈魂的訴說。這個女優似乎受了神祕的邀請，便推開了門，走進教堂裏去。她看見裏面有一大羣的婦人，小孩和老人，都跪在一個靠着牆的墳墓前面。這個墳墓不過是個粗糙地彫着葡萄蔓和葡萄葉的石甕。然而這墳墓卻受到非常的敬仰，上面蓋着櫻葉和紅玫瑰的花圈，四周無數的明燈像星光般照耀着，燃燒着的亞拉伯的樹膠，那白烟在光芒中像天使的衣裳的褶皺般地升起來。牆上的繪像，人們都在猜想是天堂的幻像。穿着白衣的教士俯伏在石棺前面，和衆人同唱着讚美歌表示着一種痛苦中的喜樂，在那顯耀着死的勝利中混和着極大的快樂和悲傷，使泰綺絲聽到了，覺得生活的荒淫和死亡的恐怖同時交流在她的復醒着的感覺中。

當他們唱完了之後，那些信徒爲要和墓石去親吻都立了起來。這些信徒都是做手工的貧苦人。他們定着眼睛，垂着嘴，顯出一種虔敬的神情，用着遲重的脚步向着棺石走上前去。他們一個個地都跪了下來，去吻這棺石。婦人們將小孩子抱起來，輕輕地將他們的臉兒帖在棺石邊。

泰綺絲驚奇而又慌張，她就問一個佐祭爲什麼他們要行這樣的儀式。

那佐祭回答她：「婦人，你不知道我們今天追悼那個呂皮耶人德華陀兒嗎？他是在大帝提華葛來底揚的時代爲信仰基督而犧牲的，他活着時潔身自愛，死去時殉着教義，所以我們都穿着白衣，將紅玫瑰放到他光榮的墳墓上去。」

聽見了這些話，泰綺絲便跪了下來，流着眼淚。亞美史的模糊的印像，在她的靈魂裏復生了。在那白燭的光輝，玫瑰的芬芳，香烟的繚繞，聖歌的和諧，靈魂的思慕，都來將這種光榮的魔力放在她這幽暗的柔和的悲哀的回憶中。泰綺絲在游移中想着：「亞美史活着時是卑賤的，現在卻這樣偉大而榮耀！他怎麼會高出在人之上。這個比財富和歡樂更有價值的不認識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她慢慢地站起來，走到那聖人的墳墓前。曾受着這聖人愛過的她，紫羅蘭的眼睛裏充滿着淚珠，在燭光中閃出光芒來。於是她可憐地，遲慢地俯下了頭，去吻那奴隸的棺石。她這嘴唇是帶着許多的願望的。

她回到了家中，看見尼西亞在那裏，頭髮洒着香水，身上穿着外衣，在讀着道德的書，等着她。他張開着臂，走去迎迓她，帶着笑聲向她說：「頑皮的泰綺絲，當你遲遲地回來時，我看看斯多噶學派最有名的學者的抄本，你可知道我看到了些什麼？道德的規約和嚴謹的格言嗎？不，在這肅靜的蘆紙上，我看見成羣集隊的泰綺絲在跳舞。她們每個只有手指般長，但是她們的風姿是美妙的，都是這美麗的泰綺絲，有的披着金紅色的長袍，有的像一塊白雲，穿着薄紗在空中飛舞。還有是爲要使人感到歡樂，動也不動地裸着身體，似乎無思想一般。末了，還有兩個手挽着手，兩個面貌完全相同，簡直使人不能去分別她們。她們都微微地笑着。第一個說：「我是愛。」這一個說：「我是死。」

說着這樣的話，他將泰綺絲抱在懷裏，並且還沒有看見她的眼光怒視着地上，他還是說他的思想，說他的思想，全不覺得那些話的無謂。

「我眼看那書上寫着：『不論什麼東西，你不可放棄涵養你的靈魂。』我口裏卻讀道：『泰綺絲的親吻比火還要熱，比蜜還要甜。』你想，這就是爲了你這頑皮的孩子，一個哲學家今天在理解另一個哲學家的論文時的樣子了。真的，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在別人的思想中，只看見我們真正的思想，我們看書時，也只能像我看這本書的樣子，一些兒。」

她不去聽他，她的靈魂還是在亞美史的墓石前。他聽見她嘆息，他便在她的項頸上親了個吻，向她說：

「不要憂慮我的孩子。我們在世界只有忘卻了世界的時候，才是快樂的。我們已經懂得了這個祕密了，來，我們忘了這人生，忘了這人生，我們就快樂了。來，我們來相愛。」

泰綺絲推開了他，苦痛地喊着：「我們愛！你是向來不曾愛過一個人的！我不愛你！我不愛你！我恨你！我恨你！我厭惡和鄙視一切快樂的人和一切富有的人！走開！走開……只有不幸者的身上才有善。我在小孩的時候，我認識一個死在十字架上的黑奴。他是好的，他是充滿着愛情，他是懂得人生的神祕，你還不配替他洗腳。走開！我不願再看見你了。」

她俯伏在地下，哭了一夜，決心將來的生活當學德華陀兒一樣，在貧困和單純中生活。

等到了第二天，她又墮入於浸着她的歡樂世界中。她知道她的美麗現在還未退色，卻不能保持得很久。她便想要從她的美貌裏取得一切的光榮和快樂。在舞臺上，她用着極大的熱忱，將彫刻家、畫家和詩人的一切想像都生動地表現出來了。許多學者和哲學家在她的丰度中，在她的動作中，和在她的步法中，看出了一種統治這宇宙的伟大和諧——理想。他們都以為這也是一種美德，他們都說：「泰綺絲也是個幾何學家。」又願意在一羣窮苦者膽怯者的面前表演。於是他們祝福她有如祝福天使一般。但是她在聽着那些讚語，卻非常地悲傷，並且她比平常更加怕死。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夠消滅她的煩惱，就是她那很有名的，城中拿來做俗語的她的房屋和花園，也不能夠解除這苦悶了。

她用着很大的經費，從印度和波斯去買了樹木來栽種，一個靈動的泉水，唱着歌一般灌溉着牠們。湖裏反映着影像，那裏還反映着精巧的工匠所仿造的假山和坍塌圓柱。在花園的中央，巍巍地豎立着的，就是那水仙洞，那是因為在洞門邊有三個巨大的大理石的人像，並且加以藝術的繪飾而得名的。這三個婦人正在臉下他們的衣裳要去洗浴，她們都不安地扭轉着頭，怕被人看見。這種神色像活的一樣。陽光從一片薄薄的水布中柔和曲折地透入這個洞裏來，洞的四周，像神聖的洞裏一樣，到處掛着花圈、綠葉環、頌揚泰綺絲美麗的繪着的畫幅，還有色彩鮮豔的悲劇和喜劇的假面具，和那些描寫戲景，或是滑稽的戲子，或是野獸的圖

畫洞中央有一座架子站着一個象牙的愛神像這是一件非常美備而久遠的作品這是尼西亞的贈物在一個的壁洞裏放着一隻黑大理石的山羊那瑪瑙的眼睛在閃着光六隻雪花石的小山羊躲在那山羊的乳房邊但是這隻母山羊舉起了醜陋的頭和提起了挺捷的腳像急急地要爬到巖石上去的樣子地上是鋪着桑司的地氈里比亞的獅皮以及黃種人所繙的坐褥金色的香爐輕盈地噴出香煙來到處都有瑪瑙的大花瓶盛滿着花朵在最深處的陰影中是一幅紫色的幕有一隻印度的大龜殼那上面釘着金色的針閃射着光輝這隻仰起的龜殼就算是泰綺絲的牀了每天她在這兒聽着水鳴聲在花香裏她幽閒地躺着在等待晚飯的時候或是和她的朋友閒談或是一個人想着舞臺上的技術和光陰的易逝。

那一天她做過了戲之後在那水仙洞裏休息她在她的鏡裏看見了她的美貌有些衰頹她想着皺紋和白髮的時候不久就要到了便覺得非常地恐怖她雖然向自己說着燒了藥草唸了魔咒就能够恢復鮮美的顏色但是這個畢竟是無用的那時有一個不知憐惜的聲音向她說：『你要老了泰綺絲你要老了！』慌張的冷汗立刻就從她額上沁出來於是她又作着無限的媚態再向鏡中看着她覺得她現在還是美麗還能討人憐愛向自己微微地一笑她喃喃地說：『在亞歷山大城中沒有一個婦人能比我身材的柔媚動作的主度以及手臂的優美了哦我的鏡子！我的手臂真是愛情的鎖鏈。』

她這樣想着時她看見有個陌生人向她走來面容憔悴眼光熱烈而鬚髮紛亂身上卻穿着繡得很華麗的長袍她恐怖地喊了起來鏡子也從手裏放下了。

法飛紐士動也不動地站着瞧着她是怎樣地美麗心裏卻在禱告：

『哦我的上帝不要使這個婦人的面貌來誘惑我卻願能感化你的僕人使你的僕人更加信仰着你。』於是他用着勇氣來說話了：『泰綺絲我是住在遠方的你美貌的芳名使我到你這裏來那些人都說你是古時最靈巧的女僮在婦人中最有魔力的婦人說到你的富裕和你的愛情都是神話一般的會令人想起古時的陸獨比史尼羅河的水手們個個都熟讀過那神奇的故事因此我決心要來認識你如今我看見了你。

覺得實在的你遠勝過別人傳說中的你。你比別人所說還要千倍的聰明和美麗，如今我看見了你，我向自己說：「到了她身邊要想不像一個醉人般地顛倒是不可可能的。」

這些話都是假話；但是燃燒着虔誠的熱忱的法飛紐士確是用着真實的熱情來說的，泰綺絲看着這個使她驚怖的奇怪的男子，卻一些兒也不厭惡，他的粗魯而野蠻的態度，他的陰暗的火光的眸子，卻使泰綺絲驚奇了。但是她以為這個男子和她所認識的人不同，她好奇地想知道這個人的生活 and 境况，她溫柔地譏笑着回答他：「不相識的朋友，你似乎讚美得太快了。請留心，不要使我的眼光，深入到你的骨骼中，請留心，不要愛上了我。」

他向她說：「我愛你，哦，泰綺絲！我愛你甚於愛我的生命，甚於愛我自己，爲了你，我離去了我可愛的沙漠；爲了你，我發誓過要守沉默的嘴唇說了許多粗鄙的言語；爲了你，我看見了我不應看的東西，我聽見了我不能聽的聲音；爲了你，我的靈魂紛亂了，我的心張開了，各種思想便從那裏湧出來，好像是有鵝鳥在飲水的泉源；爲了你，我整天整夜走那些潛居着過惡魔和僵屍的沙漠；爲了你，我將赤着的腳踏着毒蛇和蠍子。是的，我愛你！但是我愛你絕不像別人一樣充滿着肉的要求，像餓狼或是笨牛一般地到你的身邊來，你使這些人快活，正像羚羊對於獅子般地快活。哦，婦人！他們肉的爱情甚至吞咽了你的靈魂，我的愛你卻是精神的和真實的。我是依上帝的愛而永遠地永遠地愛你。我的心中帶給你的是真實的熱情和神聖的憐憫。我允許你的是那遠勝於花朵般地沈醉，和那短夜的夢境。我允許你的是聖人的宴會和天堂的饗譚。我帶給你的幸福是永久享受不盡的，這不是每個人所懂得的，這是講不盡的，世上的歡樂只要看到這種幸福的影子，就會立刻驚死。」

泰綺絲天真地笑着：「朋友，請你將這個奇異的爱情給我看看！給我看看。太長的說話會損害了我的美麗，一點兒時光也不要虛耗。我忍不住地就要知道這個你所說的幸福。老實說，我怕是不會知道你所說的幸福的，並且你所允許我的一切怕都會變成了空談。自然允許一種大幸福比真正給與幸福，簡便得多。個個

人都有一種天才。我想你的就是說空談。你說到的愛，是一種沒有人所知道的愛情。人類互相親吻已經過好多年，如今卻還有隱藏着愛情的祕密，那真是非常奇怪的事。但是你要曉得，對於戀愛的問題，情人比哲學家還知道得有些。」

「秦綺絲，你不要譏笑。我將不知道的愛情給與你。」

「朋友，你來得遲了，我已知道了一切的愛情。」

「我給你的愛情是充滿着光榮，至於你所知道的愛情卻只有恥辱。」

秦綺絲的陰暗的眼光看着他，額上起了皺紋。「你這個大膽的不認識的朋友，竟敢來冒犯你的主人。你看我，請你說究竟我可能是像一個充滿恥辱的人，我沒有恥辱。和我同樣地生活着的一切婦人也一點沒有什麼恥辱，雖然她們卻比我醜陋和貧窮。我每走一步路，都散佈着歡樂的種子。因此，我便知名於全世界。我的權力比世界的雄主還要大，我看見他們都俯伏在我的腳邊，請你看着我，看着我這小小的腳，無數的男人爲了要得到一吻我的腳的幸福，都願用着血來做代價，我並不很大，我在地面上佔着渺小的位置。要是從山拉本寺院上望着我在街上走過時，我只像一粒穀子，但在人世間惹起了許多的死亡，失望，怨恨和充滿地獄的罪惡。衆人都在我四周喊着光榮，而你卻向我說到恥辱，這不是個癡人嗎？」

「要知道在人們眼中的光榮，在上帝面前卻是污辱。我們生長的地方這樣的不同，那末我們有同一的言語，和有不同的意思，那是不足爲奇的。但是天可作證，我願和你一致，我要使你有和我相同的思想，不然我決不離開你。誰能給我火焰般的言語，使你能像蠟一般地溶化在我的氣息中，使我的希望的手指可以隨意地改造着你。哦，最可貴的靈魂！什麼道德的力量才能救你到我這兒來，並且那使我熱烈的精神，能將你再創造一回，在你身上印出一種新的美麗，使你會流着歡樂的淚珠叫着：『從今天起我才活着！』誰使我的心中噴着西勞愛的泉水，使你在那裏沐浴着，就會重行回到你最初的純潔！誰使我變成了汝爾丹的湖水，那裏的波浪噴到你的身上，就會給你永遠的生命！」

泰綺絲不再憤怒了。她想：『這個人說着永遠的生命，一切他所說的像都是寫在符咒上的。這定是個術士，想必有秘訣來解決衰老和死亡的。』

她於是決心委身給他。因此她假裝着怕他的樣子，離了他幾步，走到了那洞底，就坐在牀邊，技巧地將那披在身上的外衣遮住了胸前。於是動也不動，默默地，眼睛俯視着，在等着他。她長長的睫毛有個柔和的影子映在她的頰上，她一切的動作都顯示出羞恥。她赤着的腳輕輕地搖着，樣子像一個坐在一條河邊默想的少女。

法飛紐士看着她，也不動。他的膝骨顫抖着，不能支持他的身體。他的舌子在她的口中枯乾了；他的頭腦可怕地擾亂起來。忽然他的視覺眩惑了，前面他只看見一層烏雲。他想這是耶穌的手放在他眼前，使他不能再看見這個婦人。有了這樣的一個援助，他便鎮定了，便回復了他的端正。他作着一種像沙漠中的老僧般地嚴肅說着：『假使你委身於我時，你能相信瞞得過上帝嗎？』

她只是搖着頭。

『上帝！誰使他的眼睛常常看着水仙洞？假使我們冒犯了他，就請他走開好了！但是爲什麼我們要冒犯他？他既然創造了我們，他看見我們依照他給我們的天性而活動，應該他不會憤怒和驚異的。世人說他的話實在太多了，甚至上帝所不會有過的思想，也要推在他的身上去。陌生人，你自己知道他真實的特性嗎？依着他的名字來和我談話的你，到底是誰？』

法飛紐士聽了這個題目，他便張開了他借來的長袍，顯出他的袈裟來說着：『我是法飛紐士，盜底諾的主持，是從神聖的沙漠中來的，使加爾台的阿勃拉罕姆，使沙特姆的陸絲去隱居的那隻手，將我和世界分離。我已不是爲那些人們而生存於世了。在我沙漠中的耶路撒冷，你的幻影已出現於我的面前。我知道你是充滿着腐化，死亡已經在你身上，現在我在你面前，好像在一座墳墓前一樣，我向你喊着：『泰綺絲，你起來。』』

聽了法飛紐士那僧人和主持的名字，泰綺絲恐怖到臉孔變了色，她散亂着髮，握着手，哭着又嘆息着，俯

伏在這聖人的腳下：『不要來害了我！你爲什麼來的？你要我怎樣？不要來害我！我知道沙漠中的聖人是厭惡像我這樣爲歡樂而活着的婦人的。我怕你在恨我，我怕你將我毀滅去。我決不懷疑你的能力的。但是法飛紐士你不應當蔑視我，憎恨我。我不會像我那些熟識的男子般地嘲笑你自願求得的貧困的。你也不要當我的財富是一種罪惡。我是美麗又善於演戲。我照我的天性而去選擇我的環境。我是做我所當做的事，我是爲迷惑男子而生的。你，剛才你自己也說過你是愛我的。不要用你的學說來對付我。不要宣講你的魔語來毀壞我的美貌，或是使我變成一個鹽製的偶像，不要使我害怕！我已經够恐怖了。不要殺害我！我是非常地怕死。』

他向她做了個手勢叫她立起來，向她說着：『女孩子，你放心。我不是來羞辱你，輕蔑你的。我是爲了偉大的主的使命而到你這兒來的。那個偉大的主坐在井邊，喝着薩麥里戴納給他的瓶子裏的水，在西門家裏晚餐的時候，瑪利亞替他灑着香油。我並不是個沒有罪的人，能向你投擲第一塊石子。上帝所賜給我的無限的恩寵，我常常濫用了，帶我到這裏來的，並不是忿怒的手，而卻是憐憫的手。我可以真實地用愛情的話來和你親近，因爲帶我到這裏來的是心中的熱誠。我燃燒着慈愛的火，你那雙看慣肉的卑鄙的眼睛，假使能看出了隱藏於神祕的景像下的萬物，我可以變成一枝從那上帝的野薔薇上折下來的樹枝給你。上帝爲要使摩西知道真的愛情，在山上曾顯示一堆火的野薔薇給他看。這真的愛情好像一堆火。她會擁抱着我們，而不使我們燬滅。在牠來過之後決不會只剩下些灰和炭。卻會使被牠燒過的人將永遠地芬芳。』

『我相信你，我不再怕你要來傷害我，和譏笑我了。我常聽見說起德白依的孤獨，別人向我說的汪督亞納和保祿的生活，真是神奇得很。你的名字，我也知道，我還年輕的時候，就聽人說起你的德行是和最老的修道者一般地高尚。我起初看見你，並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便覺得你不是個平常人了。請你告訴我，意司教或海爾曼史教或聖汝儂教的教士們，加爾台的占卜者以及巴比命的哲學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你能爲我做嗎？假使你愛我，你可能使我不死嗎？』

『婦人，誰願活着便會活着。你避去了那些害死你的荒唐的歡樂。你這身體是上帝用口沫來造成的，用

氣息來與以生命的，快些離開了魔鬼，否則牠們要將你這軀體可怕地燒毀了。你已身疲力竭的時候，你快到這孤寂裏的幸福的水泉邊，你快到這隱在沙漠裏的一直噴射到天上的清泉中來，飲着水吧，煩惱的靈魂，來拿你所要求的東西吧！貪圖歡樂的心，來嘗這真的歡樂；貧苦、隱遁、忘我，實在的所有都捨棄在上帝的胸中。今天，是基督的仇敵，明天便是他最親愛的愛人，到基督這裏來。來！你以前在找尋將來要說：「我已得到了愛情！」

泰綺絲好像在沈思着遙遠的東西。

「僧人，」她問，「假使我拋棄了我的歡樂的生涯，而去懺悔着，我這純潔的軀體，真能依然這樣地美麗，再生在天上嗎？」

「泰綺絲，我給了你永久的生命。相信我，因為我所說的是真實。」

「誰能為我擔保你說的是真實呢？」

「大衛和那些先知，聖經和那些你將要看見的奇蹟。」

「僧人，我願相信你。我老實告訴你，我在這世界上找不到幸福。我的命運比女皇的命運還要好。但是生命卻只給了我許多悲傷和苦痛，現在我真是非常地厭倦。一切的婦人都在羨慕我，我卻有時會去羨慕那個當我的小時候，在城門邊賣糖果的沒牙齒的老婦人，我常常想着以為只有窮人是好的，是有幸的，是有福的，覺得在卑賤的生活中也有一種極大的興趣。僧人，你攪動了我靈魂的流浪，你使那沉在我靈魂底下的東西浮到上面來了。哦，相信什麼？將來怎樣？生命是什麼？」

當她這樣說着的時候，法飛紐士的臉色變了，一種信仰的歡樂充滿在他的面上。他說：「請聽着，我並不是一個人走到你的家裏來的。有「別一個人」伴着我，這「別一個人」就站在我的身旁。你看不見這「別一個人」的，因為你的眼睛還不配去看見他；但是你不久就能看見他偉大的光榮，你將說：「只有他是可愛的！」如今，假使他將他的柔和的手放在我的眼上，哦，泰綺絲！我或許將和你一起墮入在罪惡中，因為我自

己也只是「軟弱」和「昏亂」但是他將我們一起挽救了。他的善良和威力是一樣的偉大，他的名字就是「救世主」，大衛和西坡、勒豫言着他的降生，當他在搖籃中時就受牧人和魔術家的崇拜，法利賽人將他釘死於十字架，聖婦將他埋葬，他將依使徒而再現於人間，殉道者將他證實出來，他在這兒知道了你是怕死的，婦人呵！因此到你的家中來使你不死，哦，我的耶穌！這時恨你顯示在我的面前，不是像神奇的時候，當那純潔的孩子抱在母親臂間在伯利恆的平場上遊戲的時候，你和羣星一起從天上下降，離地那樣的近，孩子們可以將牠們握在手裏，你向那些加利利人顯示一般吧。我的耶穌！我們是常跟隨着你，你將你尊貴的身體常顯示給我們看嗎？那不是你的面貌嗎？在你面頰上流的眼淚可是真的眼淚嗎？是的，永久的公正的天使會歡迎這泰綺絲的，這就可贖回泰綺絲的靈魂。我的耶穌！你可不是在這裏，我的耶穌！你可貴的嘴唇張開着。你會說話了。說吧，我聽你說。你，泰綺絲！快樂的泰綺絲！你聽救主自己來向你說了，這是天主說的話，並不是我說的。他說：「哦！我的綿羊，我已找了你好久的時候了，我到底找到了你。你不要再逃開我了，可憐的小孩，讓你來拉住我的手，我要將你背在肩上，帶到天國的牧場裏去。來，我的泰綺絲！來，我的寶貝，來和我在一起哭泣吧！」

的耶穌。

法飛紐士說完這些話，便跪了下來，眼中充滿着歡悅。那時泰綺絲看見了這聖人的臉上反映出一個活

「哦，我過去了的幼年！」她歎息說，「哦，我的柔和的神父亞美史！善良的聖德華陀兒！你在曙光中，抱着我去受洗，洗禮的水還是澄清的時候，我為什麼不死在你的白袍裏呢！」

法飛紐士聽着這話，便走向她身邊去，喊着：「你是受過洗禮的！哦，神聖的智慧！哦，天！哦，善良的上帝！我現在知道那帶我到這兒來的威力了，泰綺絲！我現在知道了為什麼你在我的眼中，覺得這樣的親愛，和美麗了。原來是這洗禮的水的力量呵。這使我離開了那我居住過的上帝的保護處，到俗世卑污的空氣中來找你。有一滴水，定是洗過你身體的一滴水已灑到我的面上了。來，我的姊妹，來你弟兄這裏接受了一個和平的親吻。」

法飛紐士便將嘴唇去觸着泰綺絲的額。

於是他靜默了，讓上帝去說話，在這水仙洞裏，祇有泰綺絲的啜泣和着那活水的歌聲。

泰綺絲不拭去眼淚，在哭着時，有兩個女黑奴拿着衣服，香料和花圈走到洞裏來。

『這樣的哭真是不應該的，』她作着微笑說，眼淚會使我的眼睛發紅，會使我的脂粉污穢。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們在一起吃飯。那裏的婦人會看出我顏容的憔悴，我要裝得美麗一些。這兩個奴僕是來替我裝飾的神父，你走開吧，讓她們來做這些事情。她們很妙巧又很有經驗，可是我給她們的報酬也很多，你看這個女奴，帶着很大的黃金環，還露着雪白的牙齒。這是我從總督夫人那裏找過來的。』

法飛紐士當初想用全力反對泰綺絲去赴宴，後來他決定謹慎地做，便問她宴會裏要遇到那些人。

她回答說宴會裏她要看見那宴會的主人，海軍的官長，老年的高達，尼西亞和幾個喜歡辯論的哲學家，詩人加利格來德，雪拉比斯的大教士，還有最喜練馬的少年人，最後便是幾個除了年輕之外，使人不能說什麼的婦人。那好時，好像來了一個超自然的神感，法飛紐士說着：『去吧。到他們那裏去。泰綺絲去，但是我不離開你。我和你一同去赴宴。我一句話都不說地坐在你身邊。』

她大笑了起來，那兩個黑奴替她打扮的時候，她喊着：『他們看見我有一個德白依的僧人做了我的情人，他們要怎樣地說呢？』

二 宴會

當法飛紐士跟隨着泰綺絲到那宴會的廳堂去的時候，大部分的賓客都已坐在半圓形的桌子邊的椅子上。那上面滿放着閃光的杯盤，一個銀皮盤放在桌的中央，盤中載着四個斜倒着半神半獸的銀像的瓶，從那裏流出鹽汁來，灑在這燒魚上面，讓牠們在裏邊游泳。看見泰綺絲進來時，四面都叫着歡聲。

『你好，仁慈的妹妹！』

「你好，眼光能表現一切的沈默的悲劇的女神！」

「你好，天神和人類的寵愛者！」

「人人所最爲熱望的女郎！」

「能使人痛苦而又能醫治的姑娘！」

「拉谷底的珍珠！」

「亞歷山大城的玫瑰花！」

她不耐地等到這讚美的激流過去之後，便向高達那宴會的主人說：

「盧西斯我給你帶來了一個沙漠裏的僧人，法飛紐士，汪底諾的主教！這是個偉大的聖人，他的言語是像火般地燃燒着。」

盧西斯烏來呂斯高達海軍的官長，立起來說：「歡迎得很，法飛紐士，你是信仰基督教的。我自己對於這種現在可算是帝王的宗教，也有些尊敬了。神聖的君士旦丁將你的那些同道者已當作帝國的最上等的賓客了。拉丁的聰明應允許你的基督加入於我們的萬神堂中來，我們的祖先有句格言說：不論那一種天神總有幾多神聖的東西，但是這些我們不要談。我們現在趁這個時候，我們來喝酒享樂吧。」

老年的高達很恬淡地這樣說。他最近才研究過一種新式的軍艦，並且寫完了他那迦太基人歷史的第六本。他的確沒有浪費了他的時光，他對於自己和天神都很滿意。他又接着說：「法飛紐士，你看這裏有幾個人是值得愛慕的：雪拉比斯的大教士愛莫徒，哲學家杜利洪，尼西亞和謝諾德米斯，詩人加利格拉德，年輕的錢勒絲和阿利斯多比爾，這是我幼年時的朋友的兒子，在他們身旁的費麗娜和杜羅珊都是美貌的婦人，值得讚譽的。」

尼西亞過來抱吻着法飛紐士，並且向他在耳邊說：「我告訴你，女神維那絲是有威力的，她那柔美而熱烈的魔力會使你不自知地由她帶到這裏來的，請你聽着，你是個充滿着虔敬的人，但是假使你不承認她是

天神的母親，你的壞滅是決定的了。要知道那老年的數學家美郎斯常說的：「沒有維那絲的幫助，我就不能證明一個三角形的性質了。」」

杜利洪對着法飛紐士看望了一回之後，突然地拍起手來，喊着讚美的歡呼說：「我的朋友，是他！他的眼光，他的鬚鬚，他的衣裳，是的，定是他！當我們的泰綺絲在舞臺上露出她的優美的手臂的時候，我在那劇場上，遇見過他，他是非常地忿怒着，我可以說，他真的是熱烈地說着。這是個心地明白的人。如今他要來罵我們這些人了，他的辯才是可怕的。假使馬久斯是基督徒中的柏拉圖，那末法飛紐士就是他們中的臺本斯德納。愛壁鳩魯在他的小庭園中，向來不會聽見過法飛紐士那樣的辯才。」

費麗娜和杜羅娜的眼睛只對着泰綺絲好像要將她咽下去般地釘住。泰綺絲在金黃的髮上戴着淺色紫羅蘭的花冠，看着每一朵花，便會使人想起她眸子的憔悴的色彩。那花朵是像她的暗淡的眼光，而眼光又像那閃着光的花朵。在她身上一切都活着，一切都是靈魂，一切都和諧。這是這個婦人天賦的美貌。她那淺紅色銀花的袍子，在那長長的褶襴裏，露出一種似乎是鬱抑的風姿。她沒有臂鐲，也沒有頸飾，她一切的光輝，只在她裸着的臂上。她那兩個女朋友不禁讚賞着她的袍和冠，向着她，卻一句話也不說。

「你是多麼美麗！」費麗娜向她說。「你剛到亞歷山大城來的時候，還沒有這麼漂亮吧。但是我的母親，她記得那時候看見你過，說沒有幾個婦人能和你媲美的。」

「你帶到這裏來的這位新情人是誰呢？」杜羅娜問。「他有些粗魯而野蠻的神色，假使有牧象的人，那末他們一定就是這種人了。泰綺絲，你在那裏找得這樣一個粗野的朋友，他可不是個住在地下的，染着地獄的灰煙的穴居人嗎？」

但是費麗娜將一個手指放在杜羅娜的嘴上，說：「不要說，愛情的神祕是應當永久祕密着的，是不許人知道的。當然我寧願和愛得那的出煙的口來接吻，卻不要這個人的唇。但是我們柔和的泰綺絲她是美麗而可貴像女神一般地，便應當像女神一樣地接受所有的祈求，不是像我們這樣地只許那些可愛的男人的請

求的。」

「你們倆都要留心！」泰綺絲回答：「他是個哲學者，又是個魔術家。他不獨能知道低聲的語言，並且還能知道那些思想的。當你們在睡眠的時候，他會來挖出你的心們來，換了一片海綿放進去，到了第二天，喝着水，便會脹死了！」

泰綺絲看見她們倆變色了，她便轉過了身背向着她們，在法飛紐士身邊的長椅子上坐着。嚴肅而親切的高達的聲音，突然統制着賓朋的私語：「朋友們，大家就座吧！奴僕們，來倒蜜酒！」

於是主人舉起了酒杯，說：「我們最先要爲神聖的皇帝君士旦丁和帝國的天神喝一杯。國家是應該放在一切之上，並且在天神之上，因爲國家是包括一切的。」

所有的賓客都舉起盛滿的杯子喝着。只有法飛紐士一些也不喝，這是因爲君士旦丁害殺尼山的信徒，並且基督教的國家是不在這世界上。

杜利洪喝過了酒，喃喃地說：「什麼叫做國家！一條河在流動着，那河岸是常常改變的，那水波是不住地變更的。」

「杜利洪，」海軍的官長回答：「我覺得你很不尊重公民的道德，你以爲聖人應當超出現世而生活的。這個我卻和你相反，我以爲賢明的人除了擔任國家的偉大的職務外，就不應當有同樣大的別的欲望。國家真是件最高貴的東西！」

雪拉比斯的大教士愛莫徒也說話了：「杜利洪剛才問：『什麼叫做國家？』我要回答他：那形成國家的就是天神的廟堂，和祖先的墳墓。人們是在記憶和希望的相通而做個公民。」

年輕的阿利斯多比爾問斷了大教士的說話：

「今天我看見一匹美麗的馬。這是戴蒙風的馬，頭細長，嘴小，而足很粗，好像一隻雄雞，馬頸長而高仰着。」

但是錢勒絲搖着頭說：「這匹馬並不像你所說那麼的美麗，蹄子很薄弱，腳蹠着地，這畜生快要跛腳了。」

他們繼續他們的辯論時，杜羅娜突然尖銳地喊着：

「哦！我幾乎咽下了一根比刀子還尖長的魚骨，幸而將要咽下的時候，就拉了出來。天神愛我呵！」

「我的杜羅娜，你可不是說天神愛你嗎？」尼西亞微笑着問：「憑你這樣說，那末天神也一定要分擔人類的疾病了。要是愛情就是一種使那沈淪於愛的人經驗的苦痛，那末生物就因為愛而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這樣說來，爲了杜羅娜而天神感到了愛情，這就是天神並不是完美的證明了。」

聽了這些話，杜羅娜大大地憤怒：「尼西亞，你所說的話，是愚蠢而無意義的。別人說的話都不懂，回答別人的話卻也沒有意義，這就是你的性格。」

尼西亞還是微笑着說：「說吧，說吧，我的杜羅娜。你無論說什麼都好，你每開一次口，我們都應當感謝你的。你的牙齒是多麼美麗呀！」

這時候，有一個莊嚴的老人，穿着便服，昂着頭，腳步很慢地，走進廳堂來，他平靜地向賓客們看了一回。高達向他打個招呼，請他坐在自己身邊，說着：「歐克利德，歡迎歡迎！這一個月來你做過新的哲學論文嗎？假使我猜得不錯，那麼，這册新書，是你那隻妙巧的手握着尼羅河的蘆葦寫出來的第九十二章了。」

歐克利德摸着他的銀白的鬚鬚回答：「夜鶯生來是唱着歌的，我卻是爲讚美不朽的天神而活着的。」

杜利洪：「我們虔誠地向斯多噶學派最後的學者歐克利德致敬。他這樣尊嚴而清白，立在我們當中，好像是個原始人的形像，他在人羣中還是孤獨的，他說着別人不要聽的話。」

歐克利德：「杜利洪，你錯了。在這個世界上道德的哲學並沒有毀滅。我有許多學生在亞歷山大，在羅馬，在君士坦丁，就是在奴隸中，皇帝的子姪中，也有我的學生。他們知道怎樣管理着自己，自由地生活着，知道在捨棄一切之中能嘗到無限的幸福。其間有些人，還能在他們的自己身上使愛比克丹德和馬克薩來爾哲學

家復生。假使在這世間道德真實永遠地消滅了，那麼對於我的幸福也並沒有什麼關係。爲什麼呢？因爲道德的生存和消滅和我本來就沒有發生過干係的。杜利洪，我告訴你，只是那些愚人將幸福放在他們自己的威力之外。天神所不願要的，我一切也不願要。我所要的一切都是天神所要的，因此我和天神像是同樣的，我也分享了天神的真實的滿足。假使道德滅亡了，我也同意牠要滅亡，而且這使我充滿了愉快，像我的理智，或是像我的勇氣的最大奮力一樣。不論什麼，我的智慧會做效着神聖的智慧，這做效要比原本更爲珍貴；因爲這是需要更多的設計和工作。」

尼西亞：「我明白了。你要使你自己安排在天國中。歐克利德，但是假使道德只包括在努力之中，而那些徐諾的學生也照這個樣子將自己來比擬天神，那麼，那隻想漲着氣到牛一般大的青蛙，卻完成了斯多噶學派的傑作了。」

歐克利德：「尼西亞，你譏笑人了，你照往日一樣地善於嘲笑人，但是假使你所說的牛，真是一個天神，像亞比那樣，像（在我這裏所看見的有大教士祭祀的）那地下的牛那樣，而那青蛙得到了寶貴的天神的靈感，要與神牛那樣的偉大，這青蛙的道德不是已經比那隻牛更高尚，你又怎能不讚美那樣勇敢的一個動物？」

這時候，四個僕人拿一隻豬放在掉上。豬身上的毛還沒有拔去。幾隻蒸熟的粉製的小豬，圍在四周，好像要吸乳一般，這樣表明着這是一隻母猪。

謝諾德米斯向法飛紐士轉過身說：「朋友們，這位賓客，他自己到我們這裏來相會的。這就是有名的法飛紐士。他是我們意外的賓客。他在孤獨中過着一種神奇的生活的。」

高達：「謝諾德米斯，你說得好。他既是不速之客，那麼第一位要讓他坐了。」

謝諾德米斯：「親愛的主人，我們應當用一種特殊的友誼來歡迎他，並且要找出些使他最有興趣的事情。像他這樣一個人對於肉的蒸氣的感覺，比對於好思想的芬芳的感覺，一定要麻木些。因此，我們和他說起

話來，要談論他所信仰的，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教義。這樣才可以使他歡喜。我是很願意討論的，因為這個教義所包含的比喻真是繁雜和豐富，使我有很濃厚的趣味。假使我們能從文字裏猜想那精神，這教義是充滿着真理的，我想基督教的聖經是很富於神聖的啓迪。但是，法飛紐士我不能給那些猶太人的聖書與以一個同樣的價值。那些聖書並不如世人所說那樣是受了上帝的精神的靈性，卻是受了魔鬼的靈性而作成的。那記述那些聖書的耶和華本來就是魔鬼之一，他創造着低劣的空氣，他是使我們受着大部分的不幸的原由。但是他的愚昧和凶暴卻在所有的魔鬼之上。和這粗皮的，那繞在知識的樹上的，那條青蒼色生着金翅的蛇，卻是用光明和愛情來造成的，因此，光明和黑暗的兩大勢力間的戰鬥是不可避免的。一邊是光明而一邊是黑暗。在世界開始的第一天，這戰鬥就發生了。上帝剛去安息的時候，亞當和夏娃第一個男子和第一個婦人，在埃田園中歡樂地裸着體。這實在是他們的不幸，那時耶和華已在計劃怎樣去統治他們以及夏娃已帶在她榮耀的肚裏的後世。因為耶和華沒有圓規，也沒有七絃琴，他也不知道那指揮一切的科學，也不知道那引誘的藝術，他只用恐怖的幽魂，凶惡的威嚇，和雷聲來嚇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亞當和夏娃在身上覺得了耶和華的陰影，他們便抱得更緊，在驚惶中，他們的愛情增強了。那條蛇也很可憐他們，決意要教導他們，使他們得到了知識，免得再被謊語所欺騙。這條蛇的計劃實在需要極大的機智。第一對夫婦的柔弱幾乎使牠失望了。然而這熱誠的魔鬼仍要去試着，不使那個自以為一切都看見，而實際上眼光並不銳利的耶和華知道。牠走近那生物的身旁，用牠的身體的光輝，羽翅的美麗來誘惑他們的眼光。牠又將牠的身體作成圓形，橢圓和螺旋等準確的圖形來引起他們的趣味。那些圖形的可奇特的性質，在希臘人之後才認識。亞當比夏娃更熱烈地看着那些圖形，但是當那蛇說起話來，談到那最高的，非常精微的真理時，牠看出用紅土造成的亞當，天賦是太鈍了，不能了解這種深奧的知識。至於夏娃，卻和亞當相反，更柔和而敏捷，很容易地就理會了。於是牠當

夏娃一個人，丈夫不在身邊的時候，和她去談話，將那開始的……」

杜利洪：「謝諾德米斯，我要請你在這裏稍停一下，你向我們說的神話裏，我立刻就認出了巴拉斯和巨

人爭鬪的一段插話。耶和華很像地獄的神樹芬，而雅典人畫的巴拉斯，她身邊是有一條蛇的。但是依你講的話，卻使我很懷疑你說的蛇的智慧和善良的信仰。假使蛇真是智慧的，牠怎麼會將智慧去放在那女子的小腦袋裏呢？他們的腦袋是不能容受智慧的。我想牠是像耶和華一樣地無知而虛偽，因為牠想亞當是有更多的思想和智慧的，夏娃是容易被引誘，於是牠選擇牠了。」

謝諾德米斯「杜利洪，你要知道我們要理解最高深最純粹的真理，不是靠思想和智慧，卻是要靠着感情的。婦人們通常是比較地少思慮，但是她們卻比男子感覺靈敏，她們很容易明白神聖的智識，她們具有知先的才能的。人們表現阿伯洛，西達，來特和奈若來斯的耶穌，有時將他們像婦人樣地都穿着飄飄的長袍，這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杜利洪，無論你怎樣說，那蛇爲了牠光明的的工作，不選粗笨的亞當，而選了那比星還亮，比乳液還白的夏娃，到底是聰明的。夏娃柔和地聽從了牠，跟着牠到那智慧的樹邊，那上面的樹枝是高聳到天上，聖靈像露水般地灌溉着。牠繁茂的葉子是會說一切未來的人類的語言，沙沙的聲音合成個完美的音樂。豐美的果實能將那金屬礦物植物以及物質和道德的知識，給與那些神祕學者，但是牠們像火般地燃燒着，怕死和怕痛苦的人都不敢將牠們放到嘴唇邊。夏娃虔敬地聽了蛇的教訓，她就不怕無謂的恐怖，心想這能使人知道上帝智識的果子，然而她是愛亞當的，不願他比她愚笨，便挽着他的手，帶他到了神奇的樹下。她採了一個火熱的蘋果，咬了一口，就拿給了她的伴侶。不幸，耶和華適在這園中散步，使他們大爲驚駭。他看見他們已有智慧了，就非常忿怒。耶和華的恐怖就是在他的妬忌。他集中了精神在下界的空氣中造成雷震般的騷動來。這兩個可憐柔弱的男女感到非常不安。那蘋果就從男子的手裏落了下來。那個婦人抱着那可憐的丈夫的頸子，向他說：「我願意愚笨，我要和你在一起受苦。」勝利了的耶和華便使亞當和夏娃以及他們的後世都永久處在愚笨和恐怖中。他僅有指揮雷電的技術戰勝了那蛇，音樂家，和幾何學家的知識。他將自私，愚昧和殘酷教給了人類，使罪惡支配着世界。他力責該隱和他的兒子，因為他們很會生產，他驅除了非利史登的民族，因為他們會創作窪兒，番那樣的詩歌和伊索那樣的寓言。他是科學和美的仇敵。人類幾世紀

地在血淚中清償這生翅的蛇的失敗。幸而在那些希臘人中，有幾個聰明的人，像比泰哥兒和柏拉圖，他們用天才的力量，重新發見了耶和華的敵人，想教給第一個婦人而到底失敗了的那些圖形和思想。在此種哲人，是具有蛇的精靈，因此雅典人，正如杜利洪所說，都崇拜蛇的。如今有三個聖靈幻着人類的形狀出現。那就是加利里的耶穌，巴希利意特和范朗丹。那株知識樹，樹根蔓延於地下，樹枝高擎到天際，生着最豐美的果實。這三個人都得到了採這神果的允許。這就是我要替基督教辯護的話，因為人們常將猶太人的罪過都推到基督教身上去，這實在是錯誤的。」

杜利洪：「謝諾德米斯，假使我沒有聽錯你的話，那三個可稱譽的人，耶穌，巴希利意特和范朗丹，都發見過那些比泰哥兒，柏拉圖以及所有希臘的哲學家，甚至那個使人從無謂的恐怖中解脫了的聖人愛璧鳩魯，所不能解決的祕密，你應該向我們明白的說，那些聖人思想不出的智識，這三個人到底用什麼方法得到了呢？」

謝諾德米斯：「杜利洪，你要我重說一回嗎？我已對你說過了，科學和思想不過是智識的開端，只有幻想才能引出永久的真理。」

愛莫徒：「謝諾德米斯，這是真的，靈魂是靠幻想來培養的，正如鳴蟬是靠露水來養活的一樣。但是我們還可以補充的說，只有精神才有能力達到整個的境地。因為人是從三種東西混合而成的：包含一個物質的軀體，一個同樣是物質的而較為高尚的靈魂和一個不朽的精神，這個「精神」像走出了突然歸於沉默和孤獨的宮庭一般地，走出了自己的軀體，牠又飛過了自己的靈魂的園地，而回到上帝那裏去。這時牠嘗到一個預期的死滅的喜悅，或者不如說牠嘗到未來的生活的歡樂，因為死，就是生。到了能分得神聖的純潔的境地，就同時得到了無窮的歡樂和絕對的知識。精神便調和合一。這就是一切。精神是完善的。」

尼西亞：「你說得好，但是實在說，愛莫徒，我在一切和無有之間，卻看不出有什麼大的分別。就是在文字上，我看來也沒有什麼不同。無限和無有像是相似的。這兩者都是人智所不解的。依我的見解，「完善」的價

值實在太高了；我們要得到牠，我們不得不犧牲我們的整個生存來做代價。我們要保持牠，便不得不停止我們的生存。這就是人類的恥辱了。自從那些哲學家都在努力地想完善上帝以來，而事實上上帝自己也不免了的不幸。簡單地說，假使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存在，我們便連什麼叫做存在也不知道了。我們什麼也不懂得。有人說人類要諒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意思卻和他們相反，以為不論我們的辯論是怎樣地喧鬧，到最後還不互相一致是不可能的，他們總是並排着埋葬在他們所積聚起來的堆積下的矛盾上，像窪殺山在丕利翁山上一樣。」

高達：「我是很愛好哲學的，在閒暇的時候，也時常研究，但是只有西賽龍的書，我才懂得明白。奴僕們，來倒蜜酒！」

加利格拉德：「這真是件奇怪的事！當我絕食的時候，我想起那些悲劇詩人坐在希臘統治者的議會席上，就有潔淨的水來濕潤我的嘴了。但是我一嘗着你這寬宏大量的主人豐富地給我們的美酒，我卻只想着回家的爭戰，和英雄的爭鬪。生在這個沒有光榮的時代，真要我羞愧。我祈求自由神。我幻想着我和最後的羅馬人在非列白的戰場上流着血。」

高達：「共和制度衰落的時期，我的祖先和白魯多爲了自由，一起死了。但是我們可以懷疑所謂羅馬人民的自由，事實上不就是自治的威力。我並不否認，自由是國民至上的幸福。但是我的年紀愈高，我卻愈相信只有強權的政府，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我四十年來擔任政府最高的事務，我長期的經驗教訓了我，當權力柔弱的時候，人民便要受到壓迫。因此像那大部分的辯論家極力要使政府弱小的人，實在是犯了一個最大的罪惡。要是個人的意志，有時也會亂用起來，但是大衆的協力卻可以制止一切亂用。當羅馬平和的威光散佈世界之前，只有在賢明的專制君主之下才能得到幸福。」

愛莫徒：「盧西斯，至於我，我以為完好的政府制度是沒有的，並且我們也無從去發現，像那些聰明的希臘人，他們想出許多很好的方法，但是要找一個完好的政府制度，卻也沒有力量。這樣看來，我們是已經不能

有什麼希望了。人們已看出這世界快要墮落到愚昧和野蠻中的預兆來了。我們是應該要遇到這文明的可怕的臨終。從智慧、科學、道德，所得到的，一切滿足，到如今只存給我們一種殘酷的歡樂了，就是在看着我們死去。」

高達：「人民的飢餓，和蠻人的暴動都是可怕禍害。但是有了好的海軍，好的陸軍，和充足的財政……愛莫徒：「自欺有什麼用呢！快要滅亡的帝國很容易地成爲蠻子的掠品。用希臘的天才和拉丁的耐性來建築的城市，就快要被那些酒醉的野蠻人所掠奪了。哲學和藝術將在世界上消滅了。天神的形像，都要在廟堂中，在靈魂裏一起摧毀了。那是精神的黑夜，和世界的死滅。我們怎樣能相信撒爾孟人會探討智慧的工作，日耳曼人會研究哲學和音樂，加特人和馬爾高孟人會崇奉不朽的天神！一切都要墜入地獄。這個會是世界的搖籃的古川的埃及也將化爲墳墓。死神雪拉比將受到人們最高的崇拜。我卻要做一個最後的天神最後的教士呢。」

在這時，有一個很奇怪的人拉開了帷幕，走到那些賓客的前面。這是個矮小駝背頭禿而尖的男子，他照亞洲的習尚，穿着件藍的上衣，腰子像野蠻人般地束着金星的紅褲。法飛紐士看見了他，就認得是馬爾久亞利安教徒，僧人恐怕聽見雷霆，將兩手遮在頭上，他恐怕到變了臉色。在這魔鬼的宴會裏，異教徒的褻瀆神聖和哲學家可怕的謬誤，都不足使他驚惶，惟有這邪教徒一出現，就使他失卻了勇氣。他想逃開了。但是他的眼光會見了泰綺絲的，他就立刻感到平靜了。他已看出那注定的選民泰綺絲的靈魂，這個快要成爲聖人的她已經在保護他了。他把住了她垂落在席上的袍子的衣角，暗地裏祈求着救世主耶穌。

一陣的呼聲歡迎着這個稱做基督教徒中柏拉圖的賓客。愛莫徒最先和他說：「名望昭著的馬爾久，我們看見你到這裏來都很快樂，並且你來得正好。我們不知道基督教的教義除了大衆所說的一些兒。像你這樣的哲學家一定不會和俗人一樣地思想，你所信仰的宗教的重要的神祕的見解，我們都想知道。我們親愛的謝諾德米斯，你是知道的，他很熱心探討宗教，剛才他向有名的法飛紐士問過猶太的聖書，但是法飛紐

士卻一句也沒有回答，這是我們不能引爲奇怪的，因爲我們這位客人是誓守靜默的，上帝已將他的舌頭藏在沙漠中了。但是馬爾久你是在基督徒的集會中，甚至在神聖君士坦丁的議會中，常常發揮你的雄辯的，假使你願意，你一定可以將那基督徒的神話中的哲學的真理，啓示給我們，來滿足我們的好奇。基督教真理中的第一條，不就是我所相信的唯一的上帝的存在？」

馬爾久：「是的，可敬的弟兄們，我相信唯一的上帝，不能多的，卻只有一個，永遠的，萬物的根本。」

尼西亞：「馬爾久，我們知道，你的上帝創造了這世界。這個在上帝的存在中，一定是個大危機。他決心要創造這世界之前，永久已經存在了。但是依我想來，他因爲要公正，他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他因爲要「完美」，他的活動便不可能。但是假使他要證明他自己是存在的，他又不得不活動。你要真實地向我說：他自己決定要去活動的，雖然這對於完美的上帝卻是一件不可想的魯莽。我願意相信你，但是，馬爾久，請你告訴我們，上帝到底是怎樣創造這世界的。」

馬爾久：「非基督教徒，像愛莫徒，謝諾德米斯等人，依照基督教智識的原則，就知道上帝創造這世界，並不是直接的，而沒有一些媒介的，他生了個獨子，靠了這獨子，一切東西才被創造的。」

愛莫徒：「你說得很對，馬爾久，這個兒子是有愛美，米德拉，阿獨尼斯，阿波洛，耶穌等許多名字的，到處都受人崇拜。」

馬爾久：「假使在耶穌基督和救世主之外的名字，我給他一個，那我不算是基督徒了。他的確是上帝的兒子。但他不是永生的，因爲他有個起始；如果以爲他在產生之前已經存在了，這是一種謬說，我們只好讓給那些尼山的騾子去說，只好讓給那久已統治着亞歷山大教堂的可詛咒的名字叫阿達那斯的，那種頑固的騾子去說。」

聽了這些話，法飛紐士的臉色慘白，額上流着苦痛的汗珠，他劃了個十字架，依然誓守着他高貴的沉默。馬爾久繼續着說：「尼山的愚昧的信條，得罪了唯一的上帝的尊嚴。因爲這是想將上帝所產生的人

「——那創造萬物的基督——去分上帝那不可分的特性。尼西亞，你不要譏笑基督徒的真正的上帝，你要知道上帝正像郊野的百合樣的沒有工作過。那工作的並不是上帝，卻是他的獨子，這就是耶穌，他創造了世界，然後他就來修補他的工程。因為創造是不能完美的，「惡」也應當混合在「善」的中間。」

尼西亞：「什麼叫善什麼又叫惡？」

靜默了一會兒，這時愛莫徒的手臂伸到檯子上，拿出一隻小驢子來，這是高林斯的金屬器，驮着兩個袋，一個袋裏是盛着白橄欖，另一袋裏是盛着黑橄欖。

「你們看這些橄欖，」他說：「我們看見牠們顏色的對比，覺得很歡喜。這一種是光亮，那一種是黑暗，我們也覺得很歡喜。但是假使牠們有了思想和智識，那白的便要說了：白的橄欖是好的，黑的橄欖是壞的，而黑橄欖也一定厭惡白橄欖。我們評判起來便好得多，因為我們是站在牠們之上，正如上帝站在我們之上一般。我們人類只能看見東西的一部分，惡就是惡，在知道一切的上帝，惡就是善了。自然，醜是醜的，不是美的。但是假使一切都美，便一切都不美了。因此這正如比那柏拉圖還偉大的柏拉圖第二所說的一般，在這世界上有惡的存在是好的。」

歐克利德：「更道德地說吧，惡到底是惡的。不過這並非說那種不去破壞那「不滅的和諧」的人，在那些惡人，他們可以不被壞那不滅的和諧而竟破壞了，惡到底是惡的。」

高達：「這真是一個好解釋！」

歐克利德：「世界本來不過是一幕著名的詩人的悲劇。創作這悲劇的上帝，他分配了我們，每個人都去做個角色。他要你去乞巧，王子或跛者，你就只好好地去演他規定給你的一個角色。」

尼西亞：「那是一定的，那悲劇中的跛者，要像愛反斯多那樣跛行才好。瘋人要像阿其耶克般地瘋狂，亂倫的婦人便應該重犯菲特爾的罪惡。叛亂者應該賣國。狡猾者應該詐欺，凶惡者應該殺人。而當那悲劇表演了的時候，一切的伶人，國王，正人，專制的暴君，暴虐的帝王，虔敬的貞女，淫蕩的妻子，高尚的市民，卑鄙的暗殺

者，所有的角色都應該受到那詩人一樣的讚美了。」

歐克利德：「你亂用了我的思想，尼西亞，正如將一個美貌的女郎變成個討厭的女妖，我很替你可惜你不懂得天神的生性，公理，和永久的法則。」

謝諾德米斯：「我的朋友，我是相信善和惡的真實的。但我又深信無論那一種人類的行爲，甚至猶大的親吻，沒有不帶着救世的種子。惡也能幫助人類最後的解脫。惡也是從善那裏來的，和善一樣地也有各種好處。在一個基督教的神話中說得很好，說那個生紅毛的猶大爲要誣害他的先生，卻給了他一個恩愛的親吻。她以爲這種動作可以實現人類的解脫。因此，依我的意見，沒有一件更沒理，而又無謂的事，就是那保祿的幾個門徒的憎惡猶大了，他們因爲憎惡了便去追逐這些耶穌的最不幸的使徒，絕不想起猶大的親吻，是耶穌自己的豫言，照基督的教義說來，人類的超度，這是必要的，假使猶大不接受三十塊錢的賄賂，那神聖的智慧便會消滅了，天國便會摧毀了，他的設計便會失敗了，世界便將墮落在罪惡，愚昧，死滅之中。」

馬爾久：「神聖的智慧已預言猶大雖然可以不給予這個先生親吻，卻仍給予這個先生親吻。牠這樣地應用着猶大的罪惡，當作是救世的最雄壯的建築物中的一塊石子了。」

謝諾德米斯：「馬爾久，我剛才和你說的，好像我相信人類的超度是要靠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而完成的，因爲我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這樣的，并且因爲我要將那些相信猶大的永遠墮落了的人的謬誤，更加易於捉住，我便借用了基督徒的思想，但是事實上，耶穌在我看來，只是巴希里意特和范朗丹的先驅罷了。如果說到救世的神祕，好朋友，你們要是與興趣來聽，我卻要告訴你們，在世界上這到底是怎樣地完成的。」

賓客們都表示贊同。這時是那帶着祭農業女神的籃子的雅典，貞女般地，十二個女子，在頭上放着盛滿石榴和蘋果的籃子，輕輕地走進大廳裏來，和着那廳外的簫聲的節奏。她們將籃子放在棹上，簫聲停了，謝諾德米斯便又這樣說着：「當歐諾耶上帝的思想，創造了世界之後，牠便將地球上的統治權委給天使們。但是他們卻一點也沒有治理者所必要的威嚴，看見人們的女兒很漂亮，到了夜間，他們在池畔，就去襲住了她

們，和她們去結合了。從這結合中，產生了一種野蠻的民族，在地球上佈滿了自私和殘忍。路途上的塵埃便會喝着無辜者的血液。看見了這些情形，歐諾耶感到非常悲傷：「這是我所做的事嗎？」她望着那世界嘆息着：「我的孩子爲了我的過失，便墮入於不幸的生活中。他們的苦痛是我的罪惡，我一定要贖回牠。用着我的，除了我不會思想的上帝也不能恢復他們最初的純潔。做過的已經做過了，創造是永遠不會完全的了。至少我不能拋棄了我的創造物。假使我不能使他們和我一樣地幸福，我能使自己和他們一樣地不幸。我既然已經過失地給了他們以恥辱的軀體，我應當也有一個同他們一樣的軀體，和他們一起去生活。」

「這樣說了時，歐諾耶便降生到大地來，在一個堂達里特民族投了胎。她生來是很柔弱的，命名叫海崙，和平常人同樣地生活，她已長得美麗可愛，正如她所決定的一樣。要在平凡的軀體中體驗着非常的污穢，她便成爲最美麗而最動人的女性。成爲荒淫而野蠻的男人的服從的俘虜。她在暴行和姦淫裏生活着，一切的姦淫，一切的暴亂，一切的罪過，一一都犯過了，並且因她的美惹起了人類的覆亡，祈求上帝恕了這世間的罪惡。當天國的思想，和歐諾耶向來沒有受人這樣崇拜的時候，正是她和那些英雄，牧羊行淫的日子。詩人們將這個這樣平靜的，華麗的，宿命的女人來頌揚，而又向她讚美着的時候，「和海一樣平靜的澄清的靈魂！」他們便明了她的神聖。」

「歐諾耶是這樣地爲憫憐而陷入於罪惡和苦痛中。她死了，便埋葬在拉山台蒙。她嘗過了她所播種的苦味的果子和歡樂之後，她便應當死亡了。但是，從海崙的分化了的肉體中逃出來的歐諾耶，又變成了別個女形，重行來嘗一切的暴亂。這樣從這個軀體，到別一個軀體，在我們人類中經過了不幸的時日，世間的罪惡的，她負在自己身上。她的犧牲並不是無謂的。用了肉的繩子和我們相連結，和我們相愛而又相泣，她將贖了她和我們的罪惡。她將我們放在她潔白的胸前，帶到復得的天堂的平靜中，使我們感激快樂。」

「愛莫徒」這個神話，我也知道的。我記得人家說過，在大帝底培勒時代，這個神聖的海崙變了形，和魔術家西蒙住在一起。但我覺得她的墮落並非出於自願，是那些天使拉她到他們的墮落中去的。」

謝諾德米斯：「愛莫徒，那是實在的，那些不會了解神祕的人以為悲傷的歐諾耶並不同意於她自己的墮落。但是假使照他們的見解，歐諾耶便不會成為贖罪的娼婦，染滿了所有污點的犧牲者，浸在我們恥辱的酒中的麵包，美好的貢獻物，有功德的殉身者，和白煙一直升到上帝前面的被焚燒的人了。假使這不是她自願的，她的罪惡中便沒有德性了。」

加利格拉德：「謝諾德米斯，再生於今日的這個海嶺，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生活，怎樣一個美貌，你要我告訴你嗎？」

謝諾德米斯：「要發現這樣一個祕密，是要十分聰明的。加利格拉德，但是這種智慧，只生活於形式粗鄙的社會中，像孩子般地玩弄着聲音和虛空的幻象，這是詩人所沒有的。」

加利格拉德：「不尊敬的謝諾德米斯，你不怕冒犯天神嗎？詩人是為天神所歡迎的。最初的法律就是不朽的天神自己用詩來寫作的。天神的神諭也是詩歌。天神所悅耳的聖歌是具有和諧的音節的。誰不知道詩人是神聖的，是洞悉一切的？我也是個詩人，戴着阿波羅的月桂，我當然能將歐諾耶最近的轉世告訴你們永生的海嶺，就在我們的身旁。她看着我們，我們也看着她。你們看那個臂靠在椅中蒲團上的婦人，那樣的美麗，像夢一般的，她那眼睛含着淚珠，那嘴邊燃着蜜吻。這就是她！和在伯里亞姆的時代，黃金時代的亞洲一樣地動人，歐諾耶現在是名叫泰綺絲。」

費麗那：「什麼，加利格拉德，我們親愛的泰綺絲，是認得那穿着美麗的半靴，在意利翁城前打仗的巴利斯梅來那斯，阿顯汪，人泰綺絲，德羅亞的馬是很大的嗎？」

阿里斯多皮爾：「誰說到馬？」

雪拉阿斯叫着：「我喝得像個脫拉斯一樣了。」

於是他滾到棹子下面去。

加利格拉德舉起了他的杯子說：「我來喝一杯，慶祝愛利高山的詩人們！他們允給我一個黑夜的翼翅。」

決不會去弄模糊了的記憶。」

年老的高達已經睡着了，他的禿頭在他的廣闊的肩上慢慢地搖動。

杜利洪在他哲學的袍裏感動起來，他顛倒地走近泰綺絲的席邊去說：「泰綺絲，我愛你，雖然我是不該愛女人的。」

泰綺絲：「你先前爲什麼不愛我？」

杜利洪：「因爲正是我絕食的時候。」

泰綺絲：「我的朋友，但是我喝的只是水，我不能愛你。」

杜利洪不要再聽她滑刁的話了，他看見杜羅娜向他丟着眼色，叫他離開了泰綺絲，他就到杜羅娜身邊去。那個謝諾德米斯就坐在杜利洪剛才離開的位子上，和泰綺絲親了一個嘴。

泰綺絲：「我覺得你道德一點。」

謝諾德米斯：「我是完美的，一切完美的人是不受任何法則所束縛的。」

泰綺絲：「你不怕倒在婦人臂間點污了你的靈魂？」

謝諾德米斯：「這與靈魂全無關係，軀體可以憑着慾望做去。」

泰綺絲：「走開。我要人對我軀體和靈魂一起地愛着。這些哲學家都是山羊。」

燈一個個地熄了，魚肚色的天光從大廳上帷幕的縫中透了進來，射着那些賓客的灰白的面孔和浮腫的眼睛。緊握着手，睡在雪來阿斯身旁的阿利斯多比爾，在夢中叫他的馬夫去搬運石臼。謝諾德米斯將那疲倦的費麗娜緊抱在臂間。杜利洪將酒倒在杜羅娜的露着的項頸上，她笑了起來，那酒便像紅寶石樣地流到那振動着的雪白的胸前。這哲學家使用他的嘴唇到那滑嫩的肉體上去舐。歐克利德立了起來，將他的臂放在尼西亞的肩上，帶了尼西亞到大廳的深處。

「朋友，」他微笑地向尼西亞說：「假使你還在思想，你思想些什麼？」

「我想婦人的愛情正和阿獨尼斯的花園一般。」

「你說的有什麼意思？」

「歐克利德，婦女們每年爲了維那絲的愛人，在她們的廣場上造起小花園，在泥盆裏種着花枝，你可不知道這些花枝茂盛了不多時就憔悴了。」

「朋友，這些愛情和這些花園，我們可以不要去留心！固執着要消滅的東西，那真是愚蠢。」

「假使「美」只不過是個影子，「欲望」也不過是閃光，那末「追求」那「美」有什麼愚笨，恰恰相反，要消滅的生者去追求不定的色味，閃光會吞去溜走的影子，這可不是更加合理嗎？」

「尼西亞，我看你像是個玩骨牌的孩子。你相信我的話，要自由地生活，生活於自由，才能算是個人。」

「歐克利德，人類有軀體的時候，怎樣才能夠自由？」

「你立刻就會看見了。不多時你就要說：歐克利德已是自由了。」

那個老人歐克利德，靠在雲斑石的柱子上說話，面孔上映着朝陽。愛莫徒和馬居久走了過來，立在尼西亞的身旁。歐克利德的前面，這四個人，不管醉漢的歡呼聲，只討論着宗教上的問題。歐克利德用着非常的聰明來發揮他的思想，馬居久向他說：「你才配認得真正的上帝。」

歐克利德回答：「真正的上帝是在聖人的心中。」

於是他們說到死的問題了。歐克利德說：「我希望當我正在悔過的時候，竭力盡我一切的本分的時候，死神來找我，在牠面前，我將向天舉起我純潔的手，我將向天神說：「天神們，你們放在我靈魂的廟宇中的你們的幻像，一些也沒有被我點污，並且我在你們幻像上掛着我的思想，如掛着花圈，頸帶和花冠。我是順從着你們的天堂而生活着。我已經生活得夠了。」」

這樣說着的時候，他將手臂伸向天空，他的面孔上閃耀着光亮。

他默想了一會兒，於是他非常愉快地又說着：

「歐克利德，你離了生命吧，像成熱了的橄欖，當它落下來時，感謝着生牠的樹，祝福着養牠的大地！」說完了這些話，他便從衣服的褶襠中拔出了一把短刀，他用力向自己的胸刺了進去。

當時聽他說話的人一齊去拉住他的手臂。可是那刀鋒已穿過了心中，歐克利德是永遠安息去了。這時婦人們尖利地叫着，在夢中驚醒的賓客忿怒着，在掛氈的陰影中還有過去着的歡樂的呼吸聲中，愛莫徒和尼西亞將這流着鮮血而面容慘白的屍體帶到了宴會席上，從軍人的輕微的睡眠中醒來的老年的高達已經在屍體的面前，看着那傷處，喊了起來：「去請我的醫生阿利斯德來。」

尼西亞搖着頭說：「歐克利德已完了，他希望死正像別人希望愛一樣。他和我們大家一樣，服從了不可思議的欲望，如今也是像個沒有欲望的天神一般了。」

高達打着自己的額角，喊着：「死還可爲國家效勞的時候而要死，這是多麼錯誤！」

這時法飛紐士和泰綺絲還是動也不動，靜默着，並列坐在那裏，靈魂中充滿着憎厭恐怖和希望。突然法飛紐士拉住了女伶的手，和她走過了倒在成雙的人旁的醉漢面前，腳踏着那散亂着的酒和血液，他將她領到外邊去。

三 蘆紙

太陽已經上升了，映照着街道上，圓柱的長廊延長在孤獨的街道兩邊，深處是亞歷山大墳墓的閃光的圓頂。在那裏的石塊上，處處散亂着破碎的花圈和熄了的火炬。人們感覺到空氣中有一種海的香氣，法飛紐士怨恨地扯去了他身上美麗的袍子，還將布片，用腳來踏着。

「我的泰綺絲，你已聽見他們了！」他喊着：「他們已說出了一切的壞事，和一切的荒謬。他們將地獄中的魔鬼的輕慢來加在萬物的神聖的造物者身上，無羞恥地否定了善和惡，侮辱耶穌，而稱讚猶大。比誰都醜的，那地獄中的豺狼，狡猾的野獸，充滿着腐敗和死滅的亞利安教士，張開了像個墳墓般的嘴，我的泰綺絲，

你已看見他們，用這種污穢的指爪來抓你，用臭汗來點污你；你已看見他們，這些野蠻人睡在奴隸們的腳邊；你已看見她們這些野獸在那嘔吐了污穢的地氈上擁抱着；你已看見他，這個暴行的老人，流着比流在淫樂中的酒還污濁的血液，在胡亂吃喝之後，卻想不到自己投到上帝的面前去讚美上帝！你已看見了謬誤，你已知道那是怎樣的鄙劣。泰綺絲，泰綺絲，泰綺絲，你想這些哲學家的愚昧，你自己說，你還是希望和他們一起去瘋狂！你想想他們的相配的女侶伴，這兩個惡毒荒淫的娼婦的笑聲，態度和眼光，你說你要不要和她們一樣！」

泰綺絲的心中是積滿了這一夜的憎惡，感覺到男子的無情和強暴，婦人的狠惡，時間的重壓。她嘆息說：「哦，我的神父，我疲倦得要死了！那兒可以安息？我覺得臉上在燃燒着，頭腦是空着，手臂是這樣的疲乏，即使有人將幸福放在我的手上，我實在也沒有氣力來握住了……」

法飛紐士仁慈地看着她：「哦，我的姊姊，拿出勇氣來！安息的時候已爲你到來了，清白而純潔像你看見的從花園中和水面升起來的蒸氣一樣。」

他們快到泰綺絲的家中了。那環着水仙洞的籬懸木和無花果樹，在朝露中搖動着，露在牆頭上的樹梢已顯現在他們眼前。他們走到那荒廢的廣場上，那四周環繞着石柱和記恩的彫刻像。兩端有半圓形的大理石的樣子，是用怪物來支持着。泰綺絲就坐在一張櫬子上。於是她擡起怨恨的眼睛望着法飛紐士，她問着：「怎麼辦呢？」

法飛紐士回答：「應當跟着那個來找你的「他」一塊兒去。他會使你離開了世間，像個採葡萄的人，將那快要爛了的葡萄採下來，放在酒槽裏變成爲香酒。請聽着：離開亞歷山大西面約有十二小時的行程，在離海不多遠的地方，有一座婦人修道院，那院中的教規，真是智慧的傑作，簡直可以譜在抒情詩中，合着琴鼓的聲音歌唱的。那住在院中的婦人，正如人家說的，腳踏在地上，頭卻已伸入天國了。她們在這世界上過着天使的生活。他們願意貧困，好使耶穌會愛她們，願意謙虛，好使耶穌會看她們，願意貞潔，好使耶穌會娶她。」

們。耶穌穿着園丁的衣裳，赤着腳，伸張他美麗的手，像他在墓道上看見瑪利亞的時候一般，我的泰綺絲，我今天就要帶你到這個修道院裏去，不多時你就會和這些聖女們住在一處，像她們一樣地去和天神交談了。她們等待着，正如等待姊妹一般。在修道院的門前，她們的母親便是那個虔誠的阿爾平，將要給你和平的親吻，而且要向你說：「我的女兒，我歡迎你！」

泰綺絲驚奇地喊着：「阿爾平！一個皇帝的女兒！加呂皇帝的小姪女！」

「正是她，阿爾平生在帝王家，穿着粗毛布，世間的主宰的女兒，如今卻是個耶穌基督的婢僕。她就是你的母親。」

泰綺絲立了起來說：「那末就帶我到阿爾平那裏去。」

法飛紐士最後得到勝利了：「我一定會帶你到那裏去，一到了那裏，我就要將你關在一間孤獨的小房間中。你在那裏可以痛哭你的罪惡，因為你一切的污濁沒有洗淨之前，使你和阿爾平的女兒們住在一處，那是不大適宜的。我要將你的門封了封條，你就是個最快樂的女囚，你流着眼淚，等耶穌自己的降臨，來撕碎你那封泥，這就是耶穌饒恕了你。你不要疑惑，他自然會來的，當你感到光明的手指來放在你眼上，來揩拭你的眼淚的時候，你靈魂的肉體會怎樣地感動呀！」

泰綺絲重複地說：「我的神父，你帶我到阿爾平的房子裏去。」

法飛紐士心中充滿着歡樂，眼睛看着四方，他幾乎毫無恐怖地嘗着欣賞創造物的快味，他的眼睛好好地領着上帝的光明，不認識的氣息流過他的額上，忽然看見在廣場的一角的小門，從這裏可以走進泰綺絲的家中去。樹蔭蔽着泰綺絲花園的美麗的樹木，他曾讚美過的，想起這些時，他又感覺到將現在這樣輕盈而清潔的空氣都染了的種種污濁了，他的靈魂便立刻煩怨起來，一陣淚珠便從他的眼中落了下來。

「泰綺絲，」他說：「我們不要回顧地逃開了。但是證明着你的罪孽的這些你過去的罪惡的器具，證據和共犯，這些厚的掛幕，牀榻，氈子，香水瓶，燈，還要使牠留存在我們的身後嗎？你要這些犯罪的家具，追着你一

直到沙漠中去嗎？要明了這些家具，受着魔鬼們的感動，被那佔住着的惡鬼帶領着，做過了魔鬼的工具的，這些污穢的棹子，和不潔的椅子會動，會說，會行動，會飛行，這都是真正的事實，不會騙人的。將一切看見過你的可恥的物件都毀滅了吧！泰綺絲，趕快趁人們還在睡夢着的時候，你就囑你的奴隸，在這廣場上堆起柴來，燒燬了你家中所有的憎恨的奢侈品。」

泰綺絲贊成了他的話。

「我的神父，依你的意志去做吧，」她說：「我知道無生命的物件，有時也會住了妖怪的。在夜間，有些家器真地會說話，或是滴塔滴塔地拍着有節律的聲音，或是像閃出煙火一般的微光。但是這還沒有什麼。我的神父，水仙洞前的右邊，你不看見有一個裸着的婦人正在要去洗澡嗎？有一天，我親眼看見這個影像像個活人般地轉動了牠的頭，一會兒她就還了原狀。我嚇得全身都顫抖了。我將這件奇事說給巴西亞聽，他卻反嘲笑我；但是我想這個影像一定有什麼魔力的，因為牠會使一個達爾馬人，看見了我的美麗還漠然的，起了熱烈的慾念。我是在受過魔力的東西中生活的，而且還是在極大的危險中，因為有人看見過人們擁抱着銅像，便會被牠抑死。然而燬壞了那些稀有的技巧所做成的珍品，實在有些可惜。假使將我的氈子，和掛幕都燒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有幾件顏色的美麗很可動人，送給我的人是用許多錢買來的。我還有很值錢的杯子，彫刻和圖畫。我不願將這一切來燬滅。但是，我的神父，你是知道什麼是必要的，依你的心意去做吧。」

說着這樣的話，她跟着法飛紐士走到了那小門邊，在這裏是掛着許多的花冠和花圈的，推開了門，她吩咐那管門將家中所有的奴隸都叫出來。四個印度的廚夫，最先出來。他們四個都是黃種人，四個都是獨眼。聚攏這四個同人種而且同樣殘疾的奴隸來，在泰綺絲是費了很大的心力的，是為了一時的興趣。他們侍候宴飲的時候，會引起賓客的好奇。於是泰綺絲便會叫他們說他們自己的歷史。他們都沉默地等着。跟着來的是廚夫的助手。陸續又來了馬夫，獵人，轎夫，像銅做的供差役的奴僕，兩個生着伯利亞巴一般的毛的園丁，六個樣子兇惡的黑奴，還有三個希臘的奴隸，一個是文法學家，一個是詩翁，一個是歌人。他們都整齊地站在公共

的場上的時候，幾個驚異而不安的女黑奴又跑來了，轉動着圓圓的大眼睛，一直張開到耳環邊。最後，有六個美麗的潔白的侍女，整着披在身上的薄紗，腳上露出小小的金鍊條，神色很陰沉，毫無氣力地走了出來。當大家都已到齊時，泰綺絲便指着法飛紐士向他們說：「你們照着這個人所吩咐的去做，爲了上帝的心靈是在他身上，假使你們不服從他，你們就要陷於死亡。」

她會聽見別人說過，沙漠中的聖人是有一種能力，可以將他們用手杖來打過的無信仰的人，投入於湧着煙的，張開着嘴的大地中，她是真實地和信着。

法飛紐士先叫了那些婦人回去，和那些像她們一般的希臘奴隸，然後向其餘的說：「你們去拿柴木來放在中間，燃起火來，將這屋中以及這洞中所有的東西都投入火裏去。」

他們都驚駭了，動也不動地站着，眼光看着他們的主婦求她的意志。但是泰綺絲卻也疲乏地沉默着，他們臂挽着臂擠在一起，心裏懷疑着這不是說着玩的。」

法飛紐士說：「聽着我的話！」

有幾個奴隸是基督教徒，明白了他給他們的命令，他們便到屋中去找木柴和火炬。其餘那些奴隸學着他們的樣子，並且很決心去做，因爲貧窮的人是厭恨財富的，并且天然地喜歡破壞。他們已升起了火了，法飛紐士便向泰綺絲說：「我會想起要去叫亞歷山大城中教堂的司庫來。（假使城中還有一個值得稱爲教堂的，還沒有被邪教的野獸點污過的話。）將你的財產都交給他，叫他去散給寡婦們，這樣能够使罪惡的儲蓄化爲公義的財寶。但是這個思想不是從上帝那裏來的，我便將這個思想逐開了。這是必然的，將淫蕩的賊物去送給她們，就是非常地污辱，會冒犯了耶穌基督所最愛的人了。泰綺絲，一切你所觸過的東西都應當用火燒去，連靈魂在一起。感謝天主，這些外衣，這些薄紗，雖然看見你和人們的親吻，比海波還要多，現在卻只有投入火焰的唇舌了。奴隸們，快些再拿些柴來，再拿些火炬來！你，婦人，回進你家裏去，脫去了你污穢的衣服，你去向你的最微賤的奴隸，要一件她洗地板時穿的衣服，要這件衣服好像是討什麼恩惠似的。」

泰綺絲順從了他的話。那時跪着的印度人吹起焰火來，黑奴們將象牙，黑檀，柏香木的箱子投堆火裏，從那箱子裏邊，滾出了花冠，項圈，煙霧像從前的習俗舉行很快樂的火祭禮般地，向空中升起個黑的圓柱，於是蔓延於地上的火光忽然焰烈起來，好像是怪獸的吼聲，那幾乎一點也看不出的火焰開始吞沒着那些珍貴的東西。這時，奴僕們放心地做着，他們很輕快地拖出了那些華麗的地氈，繡銀的面紗，堆花的帷帳。他們搬着檀子，椅子，厚蒲團，金飾的牀，跳着走出來。三個強壯的愛底窪人抱了那塗着色的女神像過來，其中有一個會經常作活人般地被人愛過，他們的樣子，好像是搶奪婦人的大猴子。這幾個美麗的裸體從這怪物的臂裏落下而破碎在石塊上時，可以聽得嘆息的聲音。

這時候，泰綺絲出來了，她分散着的髮，像波浪般地在飄動着，赤着腳，身上穿着一件外衣，雖然不合適的粗劣的，可以蔽體的，但是她感到神聖的歡樂。她的後面，跟來了個園丁，擎着個象牙的愛神像。這神像在園丁波動着的鬚鬚裏，正如游泳一般。

她向那園丁做個表示叫他止步，她走近法飛紐士身邊，指着這個小神像給他看，問着：「我的神父，這個也應當丟到火裏去嗎？這是個很古的神奇的彫刻，價值等於牠百倍重的黃金。假使這個也燒燬了，便是很大的損失，因為世界上已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造出這樣美麗的愛神像了。我的神父，請你想到這個小孩是愛神，不應當暴虐地待他。請你相信我：愛神是一種美好的德性，假使我有罪惡，這不為着他，我的神父，這是我違反了他。他使我做的事，我絕不追悔。我只痛哭我做了他所禁告的事。他是不允許婦人委身於那些不是為他而來的男人。所以我們就應當敬重他，看，法飛紐士，這小愛神是多麼美麗！他匿在這園丁的鬚鬚裏時的風姿是多麼可愛！有一天，那時尼西亞還是愛我的，他拿了這愛神像來向我說：『他會說起我的。』但是這頑皮的孩子說起的，卻是我在昂底與希時認得的青年，而不是尼西亞。我的神父，這火堆裏已經燒燬了許多的財物了！保存了這個愛神吧，將他放在什麼修道院裏。人們看見了他，便會心向上帝！因為愛神原來就知道自己起來向着天神的心靈。」

那園丁以爲愛神已可以得救了，他像對着小孩般地，向這愛神笑着時，法飛紐士卻將那愛神從他的臂中奪了下來，投入火堆裏，喊着：『散佈所有毒物的尼西亞觸着過，已經可以燬滅了。』

於是他自己也動起手來，閃光的衣服，紫色的外衣，金色的鞋，木梳，除垢器，鏡子，洋燈，胡琴，和七弦琴，滿手拿，都丟在火焰裏去。這比那殺爾達那巴勒的火堆還要耗費的火焰中去。沉醉於破壞的歡樂中的奴隸們，在那雨般地火花煙霧中，跳舞着，怪叫着。

鄰居的人們一個個地都被這喧嘩聲所驚醒了，開着窗，擦着眼睛看那裏來了這煙霧。於是他們都衣服不整地走下來，到那火堆邊：『這是怎麼回事？』他們都在想着。

這些人中，有幾個是泰綺絲常向他們購買香料和衣料的商人。他們都非常不安，伸長了他們黃瘦的頭，要想明了這回事。那些放蕩的少年，由奴隸們帶着他們走，從晚宴裏回來，走過了那廣場，他們頭上戴着鮮花，穿着飄動的外衣。他們看見了便停了步，呼喊起來。這堆好奇的羣衆，漸漸地增加起來了，不久便知道泰綺絲依從了汪底諾的主教的勸導，要在去進修道院之前，先將她的財物來燒燬。

那些商人於是想：『泰綺絲離了這城市，我們不能賣東西給她了；想起這事就可怕。沒有她，我們怎樣辦呢？這僧人使她失去了理智，他在摧殘我們。爲什麼人們讓他這樣做？法律在什麼地方用的？亞歷山大沒有法官了。這個泰綺絲竟不管我們，也不管我們的妻子和我們可憐的孩子了。她的行爲是大衆的不幸。應當要強制她留在這城市中。』

少年人卻這樣地想：『假使泰綺絲摒棄了演劇和愛情，我們便沒有最可愛的娛樂了。她是舞臺上的柔和的光輝，美妙的榮譽。她能使不愉快的人愉快，我們愛婦人，是爲了她而愛的；親吻的時候，也是像和她親吻一般而做的，不然也不會親吻了，因爲她是快樂中的快樂，只要想到她在我們之中，呼吸出一些思想就會激起我們的愉快。』

少年人是這樣地想着，其中有個名叫雪龍斯的，是泰綺絲的情人，向着法飛紐士怒罵着，又冒瀆了基督。

在一切的人羣中，泰綺絲的行爲，受着嚴重的評判：『這是可恥的逃亡！』

『是一個懦怯的摒棄。』

『她從我們的口中搶去了麵包。』

『她拿了我們女兒的嫁裝。』

『她至少應還我賣給她的花環。』

『她定的六十件袍子要付清。』

『她對不住一切的人們。』

『她去了之後誰來扮依非錢尼，愛萊克德爾，波里克薩呢？就是那個美麗的波里勃也不會像她那樣地成功。』

『她的家門關了之後，生活也沒有意思了。』

『她是亞歷山大城天空中的明星和月亮。』

那些城中最著名的乞丐，盲的，跛的，癱的，現在都聚集在那廣場上；他們在有幸福的人們的陰影中徘徊，悲痛地說着：『泰綺絲不能再來養活我們的時候，我們將怎樣生活？她桌上的麵包屑，每天可以養活二百個窮苦人，她的那些情人很滿意地離了她，路過了看見我們時，便會擲下銀錢。』

混在羣衆中的幾個小偷大聲地呼喊，擁擠着，使秩序更爲混亂，這樣可以從中偷竊一些貴重的珍品。只有那個賣米蘭的羊毛，和達郎德麻布的老年人的旦特，在混亂中倒安靜地站着，泰綺絲還欠他一筆很大的款子，旦特豎着耳朵，斜着眼睛，摸着他山羊般的鬚鬚，似乎在凝想。後來，走到了年青的雪龍斯身邊，拉着他的衣袖，輕輕地向他說：『好少爺，你是泰綺絲所愛好的人，你應當走出來，不讓那個僧人將她從你身邊帶走。』

『哦，不會給他帶走的！』雪龍斯喊着，『我要和泰綺絲說話，不是說大話，我想她會依我的話，而不會依』

那個黑煤堆中的屍丁般的人的話，滾開，滾開，窮鬼們！

他在人羣中用拳頭打進去，撞倒了老太婆，腳下踏着小孩子，終於走到了泰綺絲身邊，拉着她過來，向她說：「美麗的小姐，你看看我，你想想，你自己說你真地要捨棄了愛情！」

但是法飛紐士擠到他們的中間去，喊着：「不尊敬的人，不要性命嗎？如果你觸着這婦人，她是神聖的，她是上帝的一部分。」

「走開，你這猩猩！」雪龍斯忿怒地回答。「讓我和我的愛人說話，你不走開，我要拉着你的鬚鬚，將你這骯髒的軀體投到火裏去，像燻蠟腸般地将你火炙着。」

他伸出手放在泰綺絲身上，但是法飛紐士自己想不到從那裏來了這麼大的力量來推着他。他身體搖動着，向後退四步，跌倒在火堆下邊。

同時那個老年的且特，正在拉着奴隸們的耳朵，吻着貴人的手，煽動着大家都來反對法飛紐士。不久，已有一小隊人堅決地向那掠奪泰綺絲的僧人攻擊。雪龍斯的臉上燻得都黑了，頭髮也燒去了，幾乎爲煙氣和憤怒所悶死。他從地上站了起來，褻瀆着天神，也加入那攻擊隊中去。在那後面，乞丐們揮着棒爬了過來。法飛紐士立刻被圍在伸出的拳頭，舉起的棒和死的聲音之中了。

「釘他在十字架上！將這僧人釘在十字架上！」

「不，將他投在火裏，將他來活活燒死！」

已經得到了美麗的掠品的法飛紐士將她緊緊地抱住在他的胸前。他用雷般的聲音，喊着：

「不尊敬的人，這鴿子已是在天主的鷹的手裏了，不要想來奪了去。還是來學這個婦人的樣子，將你們的穢物化成黃金，照她的樣子，摒棄了你所有的財產。你以爲是可以支配牠們，那知道是牠們支配了你。你要快些，時間是近了，神聖的忍心就要疲乏了。你們要懺悔，你們要認錯，要痛哭，要祈禱，跟着泰綺絲走去。要厭惡你們的罪惡——和泰綺絲的罪惡一般大的罪惡。你們之中，不論窮的，富的，商人，軍士，奴隸或上等的市民，

那一個敢在上帝面前自己說是比這個娼女好。你們這些人都是活着的僵屍。你們不會立刻沈溺於泥水之中，還是爲了上帝慈悲的神諭。」

他說着的時候，眼睛裏射出火光來，嘴裏似乎噴出炭火，圍住他的人無意中都聽着他。

但是那年老的且特卻一些也不懈怠。他拾起了石子和貝殼，藏在他衣袋裏，他自己不去丟，卻將石子和貝殼去放在那些乞丐的手裏。立刻，那石子飛舞着，一個貝殼擲得標準地打中了法飛紐士的額頭。那流在這殉道者暗淡的臉上的鮮血，落到那懺悔的泰綺絲的頭上，又是作着一次新的洗禮了。緊抱在僧人胸前的泰綺絲，柔嫩的肉體擦在那粗糙的苦衣，便感到身上起了種恐怖和歡樂。

這時候，有個穿得很華美的男人，額上戴着花冠，向那擾亂的羣衆中擠了進來，他喊着：『不要動！不要動！這僧人是我的弟兄。』

這是尼西亞，他剛才看過哲學家歐克利德閉了眼睛，走過這地方要回家去，看見那一堆的煙火，穿着粗衣的泰綺絲和受傷的法飛紐士，卻並不十分驚異。（因爲沒有一樣能使他驚異的。）

他重複說着：『不要動，我告訴你們，不要動，饒恕了我的老同學吧，請尊敬法飛紐士的頭吧。』

他雖然和哲學家說慣了高尚的言語，但是沒有一點尊嚴的能力可以克服羣衆的心理。別人不去聽他，一陣陣的石子和貝殼的雨點落在僧人身上。僧人用身體遮着泰綺絲，讚美着天主，以爲上帝會使他的傷痕變成愛撫的。

威權和勸導都不能使人服從，朋友是一定不救了，尼西亞已經想讓上帝去作主，雖然他並不信仰上帝。瞬間，他的腦海中忽然想出一個計策。這是他對於人類的輕視想出來的。他從那條帶子上掣下了錢袋，裏面是裝滿着銀幣和金幣，因爲他是一個奢侈而又慈悲的人，於是他就走到那擲石子的人身邊去，在他們的耳朵邊搖着錢袋，他們正在忿怒的時候，因此最初卻一點也不注意，後來他們的眼光漸漸地都轉向到那響着的金幣上，立刻他們的手臂都軟了下來，不再去威嚇那個法飛紐士了。看見已拉過了他們的眼睛和靈魂，尼

西亞便張開了他的袋口，將幾塊金幣和銀幣丟到羣衆中去。最貪心的幾個便彎下了身體來拾取。這哲學家看見第一次的成功了，便將他的錢幣向各處擲着。聽了那錢幣擲在石塊上的聲音，這一羣行刑者便都蹲在地上。乞丐、奴隸和商人都拚命地去奪取。幾個聚攏在雪龍斯周圍的紳士們，都看了這個情景笑着。雪龍斯自己也忘卻了他的忿怒。他的朋友鼓勵着伏着在地上的競爭者，談判着掠奪的手段，並且賭着輸贏。當競爭者中發生糾紛的時候，他們又去激動那些苦人，好像狗鬪的時候激動着狗子一樣。有一個跛子偶然也拾得了一枚錢幣的時候，歡呼的聲音就一直響到雲漢。那些青年人自己也丟起錢幣來，整個的廣場上，只見無數的背脊，在金錢的陣雨下，像激盪的海波一般地起伏着，法飛紐士是已被忘卻了。

尼亞西亞便走到法飛紐士身邊，將他裹在大衣裏，拉着他和泰綺絲一起走上了別人所追不到的小路去。他們靜默地跑了一回，走到了安穩的處所，他們就放緩了腳步。尼亞西亞依然用着譏笑的調子，帶着些憂傷的聲音，說：『這樣做了，白魯多感謝着地獄的女王，泰綺絲是要遠離了我們，跟着我這個粗魯的朋友走去。』

泰綺絲回答：『尼亞西亞像你這樣的人，常微笑着，噴着香味，很親切地而卻又很自私自利，我同這些人生活，實在已經厭惡了。一切我認識的人，我都憎恨了。我要去找我不相認識者。我已感到那些歡樂並不是歡樂。如今這個人使我知道了真正的歡樂在悲哀中。我相信他，因為他了解真理。』

『親愛的靈魂，』尼亞西亞微笑着回答：『我是知道許多真理的。他只有一個真理；我卻有一切的真理。我比他還要高明，但是，老實說，我並不比他更傲慢，更快樂。』

看見法飛紐士射出如火的眼光看着他，便說：『親愛的法飛紐士，你不要以為我要當你是非常可笑的，或是完全失去理性的。假使將我的生活和你的相比較，我不知道究竟那一個是較好，我一回到家中，我立刻到克落比爾和米達爾已預備好的浴盆中去洗浴，我要去喫野雞的翅膀，於是便去讀書，雖然已重讀過一百次了，還要去讀，就是讀幾篇米蘭國的寓言，或是梅德落獨兒的論文。至於你，你一回到你的洞中，你便要像一隻溫和的駝駱，跪在地上，念起魔咒來，我雖然不懂得那魔咒是怎樣的，簡單地說，你要將那好久以前就在別

人嘴裏念着那些念而又念的魔咒，拿出來念了，到了晚上，你便喫着乾枯的蘿藤，好了！親愛的朋友，這兩種行為，表面上雖是不一樣，其實我們都同是服從那人類所有行為的同一的動機——感情，我們都是在尋找我們的歡樂，我們都要達到同樣的目的，幸福，不可能的幸福！要是我以爲我自己是對的，好朋友，我也不應該說你是錯的。

『至於你呢，我的泰綺絲，你去吧，去歡樂地生活一會兒，你在禁欲和苦行之中，比先前在富貴和歡樂之中，也許還要快樂一些，如果是可能，一切都得到了，我敢向你說，你是值得嫉妬的，因爲我和法飛紐士，在我們的生活裏，順了我們的天性，我們只追求着一種滿足，而你呢，親愛的泰綺絲，在你的生涯中，卻要嘗到兩種相反的歡樂。這兩種相反的歡樂在一個人身上經過是不常有的。實在的，我也想做一小時的聖人，像我們可愛的法飛紐士那個樣子；但是這一點卻不能做到，再見吧，泰綺絲去吧，到你的天性和你的命運的神祕力所帶你去的地方去。去，將我尼西亞的願望帶到遠處去。我知道這是蠢的，但是我不能給你什麼更好的報答，除了那無謂的遺憾，和那空虛的祝願之外，從前我在你的臂間時，所領受到的，而現在我心上只留着個陰影的微微的幻像呢！再見了，我的恩人！再見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恩愛，神祕的美德，人們的歡樂！再見了，在這虛偽的世界上，爲了一個不知爲什麼而去的，自然所投入的姿態中最可尊敬的人！』

他這樣說着的時候，法飛紐士的心中含着一種暗淡的忿怒；後來便詛咒着：『你滾開，魔鬼！我輕視你，我憎恨你！你滾開，地獄裏的鬼卒，你比剛才罵我的，用石子投我的那些可憐的狂人，還要壞到千倍。他們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的，我要爲他們向上帝祈禱着，上帝的恩寵，或許有一天能降在他們的心中。但是，你可憎的尼西亞，你卻是不滅的毒品，凶惡的藥物。你嘴裏呼出來的氣息便是失望和滅亡。在你的微笑裏，含着的褻聖，就是比撒旦煙火的嘴唇，一世紀間所吐的還要多。你走開，爲天神所拋棄的惡漢！』

尼西亞溫和地看着他。

『再見，我的弟兄，』他向法飛紐士說，『願你能將你的信仰，你的厭恨，和你的愛情的寶藏，一直保持到

最後的一刹那，再見了泰綺絲，你忘卻了我也是無用了，因為我留存着你的記念。」

尼西亞便和他們離別了，沈思着從那條彎曲的路徑走去。那路徑的鄰近就是亞歷山大大的大墳場，路上都是葬具店。店堂裏滿放了泥人，繪着鮮明的顏色，表出天神、女神、優伶、女子、有翅翼的小妖怪。人們常依習尚拿來和屍體一起葬着。尼西亞想他眼見的這些偶像中，或許有幾個會做他永眠時的伴侶；他似乎覺得有一個小愛神，披着下衣，向他嘲笑。他豫想起自己的將來，使他非常悲傷，爲了要解除他的煩怨，他便想用哲學，作着一種理論來。

『一定的，』他自語着：『時間並不是實在的，只是我們心靈上純粹的幻想罷了。時間既不存在，怎樣會帶死亡來給我呢？……那末我就能够永久地活着，不，我決定我的死亡，不論在將來或是現在，死亡總是常在的。我現在還不感到死亡，然而死亡已存在了，我不應當怕死，因爲那已經快來了，的東西的到來是愚蠢。死亡的存在，好像我正在誦讀而還沒有讀完的書籍的最後一頁。』

一路上這種推論佔領着他的心，但是並不使他快樂。當他回到家門前時，他的魂靈還是暗淡着的。聽見克落比爾和米達爾的明晰的笑聲，她們正在玩着球，等待他。

法飛紐士和泰綺絲從月門出了城，沿着海邊走去。

『婦人，』他說：『這個蔚藍的大海也不能洗清你的污辱。』

他忿怒和輕蔑地向她說：『你是比狗豬還要醜觀，你將你的軀體，上帝爲要建築一個天幕而造成的。你這個軀體，來賣淫給那些異教徒和不信仰的人，你如今已知道真理了，你想起你的污辱，你每一次閉着嘴和合着手，你自己就會感到心中也起了種厭惡。』

她和氣地跟着他，在火般的太陽照着的崎嶇的道路走。疲倦破裂了她的膝蓋，口渴燃燒了她的呼吸，但是法飛紐士看了這個犯罪過的肉體受着贖罪的痛苦，全不像那些俗人去作着空的安慰，反而使他覺得快意。在聖人的熱烈的歡樂中，他只想將這保持着美的肉體來撕碎，因爲那美就是她犯過了罪的鮮明的證據。

他的沉思增大了他的虔誠的忿怒。想起泰綺絲會和尼西亞同牀過，他便起了種可怕的觀念，全身的血都向心中奔流，胸部幾乎要破裂了。喉嚨裏噎住了要說的詛咒，卻說不出來，便切齒地怨恨着，他跳了過去，站在泰綺絲面前，面色灰白而可怕，好像上帝般地看着她，直看到她的心靈深處，他在她的臉上睡着。」

她依然走着，並不止步，安靜地拭去臉上的唾液。現在是他跟着她了，眼光釘在她身上，似乎在看着個地獄。他行走時，還是燃燒着神聖的忿怒。他想替上帝報仇，這樣上帝可不必自己來復仇。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一點血從泰綺絲的腳上流到沙土中去，他就覺得有一種不認識的新鮮的氣流入他開着的心中。他哭了，淚珠已是充滿到他的嘴唇邊，他立刻跑到她面前伏在地下，他呼她姊妹，吻着她那流血的腳。他喃喃地念了幾百遍，喊着：「我的姊妹，我的姊妹，我的敬母，哦，最神聖的聖女！」

他所禱着：「天使們，請虔誠地接受了這點血，將牠擎到上帝的座前。泰綺絲流着血的沙土上，願望着生出一枝神異的秋牡丹，使他們一看見了這朵花，便會恢復了他們心靈和感覺的純潔！哦，神聖的，神聖的，最聖潔的聖女泰綺絲！」

他這樣地祈禱和預言的時候，有個少年人騎着驢走過。法飛紐士便叫他走下來，卻讓泰綺絲去騎在驢上，他自己牽着韁繩，又繼續走上了路。天晚時，他們遇到了一條小溪，溪邊都是蔥茂的樹木。他便將驢子繫在海棠樹的枝上，然後在一塊生長着蘚苔的石上坐了下來，他和泰綺絲分了塊麵包，放着些食鹽和香料喫着。他們喝着盛在手掌裏的清水，談論着永生的事情，她說：「我向來不曾喝過這樣清潔的水，我向來不曾呼吸過這樣輕盈的空氣。我覺得上帝浮蕩在微風中。」

法飛紐士回答：「你看，這是晚了，哦，我的姊妹，幽夜的青的陰影罩在小山上。但是不久，你可看見生命的天幕會在曙色中閃光，不久你可看見那永遠的晨曦的玫瑰在耀光。」

他們走了整夜，當那一灣眉月照着銀色的水波的時候，他們唱着聖歌。當那太陽升起來時，沙漠已經展開在他們面前像是鋪在利比阿的地上的一塊大獅皮。在沙漠的邊處，棕櫚樹的近旁，那些白色的修道的小

房間豎立在曙光中。

「我的神父，」泰綺絲問：「那邊可就是生命的天幕？」

「是的，我的女兒，我的姊姊，這就是超度的屋子，就是我親手要將你關在那裏的。」

不久，他們便看見到處都是婦人，在那修道屋子的邊忙著，像一羣蜜蜂環繞着蜂房一樣。其中有幾個是在那裏烘麵包，或是在那裏選蔬菜，有幾個是在紡織羊毛，照着他們身上的陽光像是上帝的微笑。有些坐在柳蔭裏默想，她們潔白的手垂在兩邊，因為她們先前是充滿着愛情，現在都在那兒過馬特來納的生活，她們除了祈禱，默想和忘卻自我之外，不做別的工作。所以別人都稱她們做瑪利亞，她們都穿着白衣。至於那些親手做工的婦人，都稱爲瑪爾德，是穿着藍衣的。她們都帶着面紗，但是那些年青的卻將卷髮披在他們的額上，要懂得這不是她們有意將頭髮披在額上，因為院中的規則是這樣的。有一個年老的婦人，身子很大，膚色蒼白，拿着一根堅木杖，訪問着各個孤獨的修道室。法飛紐士虔誠地走到她身邊，吻着她面幕的邊緣，說着：「可敬的阿爾平！願你平安幸福！我帶了隻蜜蜂來，要放在你所管理的蜂房裏，這蜜蜂迷失在無花的路上，我親手將牠捉住了。我用着氣息來溫暖牠，我將牠給了你。」

於是他指着泰綺絲，泰綺絲便跪在該撒的女兒的面前了。

阿爾平用她銳利的眼光向泰綺絲看了一回，就叫她立起來，在她的額上吻着，於是回頭向法飛紐士說着：「我們將她放在瑪利亞之中。」

法飛紐士便向她詳說着泰綺絲是怎樣被領到這超度的屋子中來，又請求先將泰綺絲關在一間孤獨的小洞中。阿爾平贊同了。她帶着這懺悔的婦人到一間小房間中去。這間屋子從前是住着那聖女萊達的，自從萊達死後，常是空着的。這小房中間只有一張牀，一張桌子，和一個瓶子，當泰綺絲的腳踏到這房間的門檻時，感到無限地喜悅。

「我願由我自己來關這個門，」法飛紐士說：「我要固封這房門，等耶穌親手來啓開。」

他走到泉水邊去掣了一把的濕泥，在泥裏他放着自己的幾根頭髮，和吐着些唾沫，便將這濕泥黏在門縫上。於是他看見泰綺安靜而滿足地坐着，跪了下來，讚美着天主三回，喊着：『走上了生命路上的婦人是多麼可愛！她的腳步是多麼美麗！她的臉是多麼光彩！』

他立了起來，將面巾遮了她的眼，慢慢地走開了。

阿爾平喚了個聖女過來，向她說着：『你將泰綺所需要的東西去掣給她：麵包，水，和一枝三洞的簪子。』

第三部 大戟

法飛紐士回到神聖的沙漠中去了。他搭了駛往阿德利比市去的一艘便船。這船沿着尼羅河，載着食物到主持雪拉比翁的修道院去的。當他上岸的時候，他的門徒走來歡迎他，都表現得非常愉快。有的將手臂舉向天空，有的俯伏在地下，吻着那主持的草履，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在亞歷山大所完成的事業了。那些僧人常常會從莫明其妙地迅速地，得到重要的報告，教會的安靜和光榮的消息。所有新聞一傳到沙漠中，就像熱風樣傳佈了各處。

法飛紐士走沙漠的深處去的時候，他的門徒都跟着他走，讚美着天主。他的兄弟的門徒弗拉文，忽然地受着神感的樣子，露着虔敬的狂熱，即興地唱起一首讚美歌來：「祝福的日子！如今我們的父親回來了！」

「他回到我們這裏來了，帶着新的德行，德行的價值是給與我們的。」

「父親的德行就是孩子的財產，主教的聖潔能使一切修道院芬芳。」

「法飛紐士，我們的神父，將一個新娘配給了耶穌基督。」

「他用他神奇的技术將黑羊變成了白羊。」

「他現在帶着新的德行回到我們這裏來。」

「好像載滿着花蜜的甜汁的阿爾西諾意底特的蜜蜂。」

「又像是尼比的羊，身上載着重重的豐滿的羊毛。」

「慶祝這個日子，我們加着油到麵包中去。」

走到那主持的小房間的門邊，那些門徒都跪了下來說：

「願我們的神父給我們祝福，願神父給我們每人一些油，來慶祝你的歸來！」

只有那個誠實者保祿，站在那裏問：『這個人是誰？』他不認得法飛紐士了，但是誰也不去留意他的話，因為知道他是沒有智慧的，雖然他的信仰卻很虔誠。

汪底諾的主持已重行關在他的小房間中了，他想著：

『我到底回到了我的快樂和安息的隱處來了。我已回到我滿足的城堡中來了。但是這個可愛的蘆葉的屋頂爲什麼不熱烈地來迎迓我，牆垣爲什麼不向我說：『歡迎你回來！』自從我離去直到現在回來，在這個神所選擇的住宅裏一些也不會改變。這就是我的棹子和我的牀榻，這就是常給我以有益的思想的木乃伊的頭；這就是我常在其中找上帝的幻影的書籍。但是我所遺留着的，卻一些兒都找不到了。所有東西，我以爲都是可憐地失去了原有的優美，我今天看見牠們好像還是第一次。看了我以前親手做的這張棹子和牀榻，這個黑色乾枯的頭，這卷載滿上帝的論著的紙張，我好像看見了死人的遺物，我這樣認識了牠們，我竟不能再認識了。哦！可憐！實際上，我周圍的什麼也沒有變化，變化的倒是我，我不是往日的我了。我已是一個人了。死就是我。我的上帝以前的我怎麼樣！什麼將以前的我奪了去，剩給我的的是些什麼？我究竟是誰呢？』他所最爲不安的，就是他不由自主地覺得獨居的小房間，已經是很狹小了，如果從信仰的眼光看去，應該當牠是非常廣大的，因爲上帝的無窮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當祈禱時，前額放在地上，他稍稍感覺到一些快樂。祈禱約有一點鐘，泰綺絲的幻影就在他的眼前閃過。因此他便感謝着上帝：『耶穌，這是你將她送到我這裏來的，我從這裏又認識了你的無窮的恩惠。你使我看見了那個我給你的婦人，是要使我喜悅，安心和愉快。你將她的那樣天真的微笑，純潔的風度，我將刺拔去了的美表現在我的眼前。爲要使我快樂，我的上帝，你將她——正如我依照你的心而洗淨了的裝飾了的她——顯示給我，好像一個人使他的朋友微笑地記起了友人所贈送的優美的禮物。我因此很喜歡看見這個婦人，我斷定她的幻影是從這裏來的，你不願意忘却了，我已將她給了你，我的耶穌，請留着她，她既然使你快樂，使她的美麗不是爲了別人，只是爲了你而光輝。』

整夜裏他不能入睡，他看見泰綺絲，在水仙洞裏所看見的還清楚。他爲自己作證，說着：『我所做的事都是爲了上帝的光榮。』

但是他非常驚異，他不能得到心上的安靜。他嘆息着：

『我的靈魂，你爲什麼悲傷，你爲什麼使我煩惱？』

他的靈魂還是仍舊不安。在這三十天中，他常在這種悲哀的境地裏；在隱士這種境地實在是可怕的危機的預兆。泰綺絲的幻影整日整夜地不離開他。他也不想去逐開牠，因爲他還以爲牠是從上帝那裏來的，這是一個聖女的幻影。但是，一天早上，頭上戴着紫羅蘭的泰綺絲來會他了，在她的溫存中感到那樣的恐怖，竟使他驚異地喊了起來，出了一身冷汗，醒了過來。睡眠朦朧的時候，他覺得一股火熱而溼潮的氣息流過他的面龐上。是一隻小狼，兩隻腳蹲在牀邊，那惡臭的氣息正吹在他的鼻上，還從喉嚨裏發出譏笑聲。

法飛紐士因此感到非常地恐怖，覺得有一個堡壘在他腳下傾圮了。事實上是從他從毀滅的信仰的高處跌了下來。他有時竟麻木了，不能思想了；雖然恢復了他的精神，他的默想卻只能增加他的煩惱。

『這兩個之中到底是那一個？』他自語着，『這個幻影或許和以前的一樣，是從上帝那裏來的。那是好的幻影。將這好的變做惡的或者是我本性中的邪惡，正像美酒盛在不潔的杯子中，便變成了酸酒一樣。爲了我的卑鄙，我將這種教訓變成了惡行，於是魔鬼的小狼立刻就利用了我的卑鄙而取得了極大的利益。或者這個幻影並不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卻是從魔鬼那裏來的，是個惡的幻影。假使是這樣的，我現在要懷疑起來了，從前的幻影可是如我相信的一般真地是從天上來的。那末隱士所必需的辨別力，我是沒有的了。但是照這二個情形，都是顯示上帝遠離着我了，爲什麼和我分離我雖不明瞭，這結果我卻覺得。』

他這樣地推論着，又苦悶，問着：『公道的上帝，假使你的聖人的幻影是你的僕役的危險，你是怎樣地要給你的僕役受苦？請你用了一個分明的記號，來使我知道這是從你這裏來的，那是從別一個方面來的！』

上帝計劃的是不能理解的，不覺得應該照耀他的僕役。於是法飛紐士仍沈溺在懷疑之中。他堅決不再

想念泰綺絲了。但是他的堅決還是徒然。泰綺絲總是不離開他。當他在讀書，默想，祈禱，或是靜思的時候，她着。幻想中的她走近來時，還有一種窸窣的微聲先導着，好像婦人行走時的衣服聲。這種幻影卻比事實還清楚實在。事實本來是活動而混亂的，而這些從孤獨生活中來的幻影卻有深刻的性格，表現出一種強有力的實在。她到他這裏來常改變她的外表；有時是沈思的樣子，額上戴着她最後要燬滅的花冠，身上穿着件西歷山大宴會時所穿的繡銀花的紫袍；有時是像罩在輕盈的雲紗裏，在水仙洞的溫暖的陰影裏，沈溺於荒涼中的樣子；有時她的神色卻很虔誠而光輝地穿着苦衣，帶着天國的歡樂；有時悲哀的眼光游移於死的恐怖裏，露出了她裸着的胸前，那上面塗滿了那破了的，心流出來的血液。在這些幻影中最使他苦痛的，就是他用手來焚燬了的花冠，下衣，面幕，卻一一地重現出來；他以為這些東西顯然有一個不可燬滅的靈魂，他喊着：『泰綺絲的無數罪惡的靈魂都走近我這裏來了！』

當他轉過了頭，他覺得泰綺絲在他背後，他於是更感到不安。他的苦痛是殘酷的，但是他的靈魂和他的軀體，在誘惑中卻還保持着純潔，他只有希望着上帝，他溫和地向上帝質問。

『我的上帝，我遠遠迢迢地到異教徒中去找她，這是爲了你，卻不是爲我。如果爲你做的事而使我受罪，這是不大公平的。我的溫和的耶穌！保護我！我的救主，救我！我的肉體不會造成的事，不要讓精靈來造成。當我戰勝了肉的時候，不要讓我的陰影來傾倒我。我知道我如今是陷入於一個向來不會遇到過的危險。我以為，我知道幻夢比真實還要強而有力量。既然牠是一個卓越的真實，怎樣能使牠另變一個樣子？牠是事物的靈魂。柏拉圖雖然是一個偶像的崇拜者，也承認了觀念的性格的存在，天主，你陪伴着我到那魔鬼的宴會裏，我聽見那些確被罪惡所點污而不是愚蠢的人，都以爲我們在孤單中，在默想和忘我的境地中能感覺到真實的東西；你的聖書，我的上帝，也幾回證實過幻夢的德性了，幾回證實那或是依你，或是依你的敵人而造成的幻像的力量了。』

他是成爲新的別一個人了，現在他和上帝理解着。但是上帝卻並不去啓迪他的心。他的黑夜只是個長

夢，他的白天又和黑夜沒有什麼分別。一天早上，好像在月亮之下從他自己埋着罪惡的犧牲者的墳墓中發出來一般嘆息着，醒了過來。泰綺絲來了，露出她流了血的腳；他哭着，她便躺在他的牀上。他便不再懷疑了。泰綺絲的幻像是個不潔的幻像。

心裏是非常地厭惡，他就從那被點污了的牀榻跳了出來，用手掩着面孔，再不要看見日光了。時間卻並不帶去了他的恥辱。在小房間中一切都沉默了。過了許多日以後，法飛紐士第一次是孤單了。那精靈到底離了他。但是牠就是離去了，在他卻依然恐怖着。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也不能使他忘卻了這個夢幻。他充滿着恐怖想着：『爲什麼我不能將那幻夢趕走？爲什麼我不能離了她冰冷的雙手，和火熱的膝蓋？』

他在這荒唐的牀榻邊已不敢再呼上帝的名字，他怕爲了他的。小房間被點污之後，魔鬼便可隨時隨刻地走進。他的恐怕並沒有騙他。以前蹲在門檻邊的七隻小狼，成隊地走了進來，去躲在他的牀下。旁晚的時候，他看見了第八隻，那氣味很難受。到了第二天，又來了第九隻，不久就有三十隻了，於是六十隻了，於是八十隻了。小狼愈聚愈多，愈多便愈小了，只和鼠子一般地大小。牀榻和椅子，牠們滿佈了小房間。其中有一隻跳上了放在牀頭的木桌上，用四個腳蹲在那木乃伊的頭上，火熱的眼光看着法飛紐士。每天都有新的小狼走進來。

爲了要補償他的憎恨的夢幻，爲了要避去不潔的思想，法飛紐士決心要離開他的已經被點污的小房間，到沙漠的深處去，去做那不會有人做過的苦行，用盡氣力的事業，去做最新的功課。但是在未實行他的計劃之前，他先到那老年的巴來蒙那裏去，爲要和他計議。

他看見他在園中灌溉蒿草。這正是日暮的時候了。尼羅河青青的，在紫色的山腳邊流過去。那聖人巴來蒙很慢地走過去，爲了不要驚動那停在他肩上的一隻鴿子。

『哦，兄弟法飛紐士，願上帝和你在一處！』他說，『讚美上帝的恩惠：他將他創造的禽獸送到我這裏來，使我和牠們談論他的工作，並且我在天空中的鳥兒身上使他光榮。你看這隻鴿子，項頸上的顏色刻刻在變

換，你說這可不是上帝的一件美麗的創作品！但是我的兄弟，你來可不是要和我談論什麼信仰上的問題！假使是的，那末我就將水桶放下來聽你。」

法飛紐士便將他的旅行，他的回來，白天的幻影，黑夜的幻夢和那回犯罪的夢，以及一羣小狼，一一地告訴了那個老人。

「我的兄弟，」他添着說，「你看我應當深入到沙漠中去，在那裏去完成奇怪的工作，用我的苦行來威嚇那惡魔嗎？」

「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罪人，」巴來蒙回答，「我看不懂人間的事，因為我的生平只在這園中伴着羚羊，小兔子和鴿子而過活的，我的兄弟，我以為你的苦痛的原由，大概是從塵世的煩惱裏，就突然地回到孤獨的平靜中的緣故。這一種突然的變化，只會損傷靈魂的康健。我的兄弟，你的境遇，正像一個人幾乎同時置身在大熱地和大冷之中。傷風來擾着他，發熱又來苦惱着他。法飛紐士兄弟，如果我居了你的地位，我不僅不感到什麼可怕的沙漠的深處中去，卻還要做些適合於僧人和神聖的事來娛樂。我將要去訪隣近的修道院，聽別人說，那些修道院有幾處真是驚人的。據說，主持雪拉比翁的修道院，有一千四百三十二間的小房間，那些僧人的區分是依照希臘文的字母的。併且人們還說，僧人的德行和字母的形狀有各種的關係，例如住在乙字區域的僧人，性格便不正直；在I字的區域，性格便十分公正。我的兄弟，如果我做了你，我一定要去親眼看，在我沒有看到這樣奇異的東西之前，我再不願去休息。散佈在尼羅河岸上的每個團體的規則，我一定要細心地去研究，這樣可以互相比較。這個正是像你這樣的一個宗教家的最適宜留心的。你也曾聽見過，主持愛勿朗規定的精神的法則是非常地好。你是會抄寫的，得到了愛勿朗的允許，你便可以抄錄起來。而我呢，我是不會的，我的這雙手拿慣了鋤頭，已粗拙得不能像著作家般，握着細小的蘆管在蘆紙上寫作了。但是你，我的兄弟，你是識得文字的，這件事就應當感謝着上帝，因為沒有一樣東西能比得上美麗的字跡更可稱讚的。寫作家和學者的工作便是防範不好的思想的最好的方法。法飛紐士兄弟，你會將我們的神父昂當尼和保

祿的教訓抄寫出來嗎？在這個純潔的工作中，漸漸地你就能得到感覺和靈魂的平安。孤獨依然爲你所愛好，一會兒你便可以回復了往時那樣的生活，而重做那爲旅行所弄斷了的禁慾的課程。但是不要以爲從過分的懺悔裏可以得到大好處，當神父昂當尼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常說：「過分的絕食便會產生虛弱，虛弱便會產生懶惰。有許多僧人爲了故意地長期絕食而損害了他們的軀體。我們可以說這些僧人是用短刀來刺入了自己的胸中，他們沒有活力地將自己投到惡魔的權力中。」那聖人昂當尼是這樣說的；至於我，不過是個愚昧的人，但是靠着上帝的恩惠，我還記得我們神父的說話。」

法飛紐士感謝了巴來蒙，說對於他的勸告當去考慮一下。走過了那關閉小庭園的蘆柵之後，他轉過頭來，看見這個善良的巴來蒙又在澆着他的菜蔬了，那隻鴿子閒散地停在他彎曲的背上。看見了這境況，他幾乎要哭了。

回到了他獨居的小房間裏，他看見了一大堆奇怪的東西在蠢動，好像是狂風吹來的沙粒，他認得這些卻是無數的小狼。這一夜，他夢見一根很高的石柱，柱頂是彫着一個人像，他聽見一個聲音在說：「登上這個圓柱去！」

醒來時，他以爲這個夢是天上送來的，他便召集了他的門徒，向他們這樣說着：「我最親愛的子弟們，我要到上帝招我的地方去，不能不離開了你們。當我在外邊的時候，如服從我一樣地去服從弗拉文，并且留意保祿，祝福你們，再見了。」

當他遠去的時候，弟子們都俯伏在地下，當舉起了頭的時候，他們看見他黑而大的身體已在沙漠的地平綫上了。

他日夜地走着，他到了古代偶像崇拜者所建築的寺院的殘跡裏了。當他那次燃燒着熱情趕到亞歷山大去時，曾在這裏和蝸子與人魚在一起睡過的。那繪滿着魔力的符號的牆垣依然直立在那裏。三十根巨大的石柱，柱頂彫着人頭或是蓮花，還支持着一條極大的石椽，只有在那寺院盡頭的一根石柱，已卸去了往時的

負擔，自由地獨立着。這柱頭是刻着一個婦人的頭，圓頰，長眼，微笑着，額上還生着牛角。

法飛紐士看見了這根柱，他就認得這就是他夢中看見的石柱，他估量牠，約有二十二古突的高。他走到鄰村中去，他去做了一架和石柱那樣高的梯子。他將梯子放在柱子邊，爬了上去，跪在柱頂上，向天主禱告說：

「我的上帝，這裏是你替我選擇的住所，靠你的恩寵，讓我永久在這裏直住到我死時。」

他對於食料一點也不帶，因為他已將自身獻諸天神了，並且希望慈悲的鄉人會給他過活的食物。果然，到了第二天午後五點鐘許，有幾個婦人帶了她們的孩子走來，她們拿着麵包，椰子實和清水。那些孩子便將這些東西帶到圓柱頂上。

那個柱頂並不很寬闊，在裏面法飛紐士不能伸直着整個身體，因此他睡眠時，只能彎着腳，將頭放到胸中。所以他在睡眠時比清醒時還要疲乏。在天明時，鴉鳥飛過來，用羽翼拂着他的身體，他便驚醒了，充滿着苦悶和恐怖。

那個造這梯子的木匠卻是個虔誠的和怕上帝的，想起了聖人日夜暴露，在風雨和陽光之下，他感到難受，又怕他在睡眠的時候跌下來，便替他在這圓柱頂上造起了屋頂和欄干。

法飛紐士過着這樣奇怪生活的聲名，個個村莊都傳佈到了。在禮拜日這一天，那些山間的農人都帶了他們的婦人和孩子來看這個修道者。門徒們知道了他這個高尚的隱處之後，非常讚美，於是都走到他這裏來，要求在圓柱邊建築他們的小房子。每天清晨，他們便在師父的四周繞成個圈子，他教訓他們說：

「我的弟子們，你們要常像耶穌所愛的這些小孩子一樣。這就是超度。肉的罪惡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和本體。正如一個父親生了許多兒子一樣，牠產生了一切罪惡。驕慢，貪心，懶惰，憤怒，妬忌都是牠所愛的子孫。我在亞歷山大看見是這樣的，我看見那些富人都沈溺於荒淫中，像是條污濁的河水一般，將他們流到苦痛的滅亡中去。」

主持愛勿朗和雪拉比翁聽見了法飛紐士的消息，他們都要親眼來看看。遠遠地看見在那河面有三角

形的船帆載着那兩個主持到他這裏來，法飛紐士不禁想着這是上帝使他做了個隱士的模範。看見了他，那兩個主持都覺得驚奇，兩人談論過之後，都感到這種奇怪的修行是不行的。他們熱烈地勸告法飛紐士走下來。

『這樣的生活是與習慣相違背的，』他們說，『這是向來所沒有的，越出一切規律的。』

但是法飛紐士回答他們：『要是奇怪的生活不是苦行的生活，那末苦行的生活究竟怎樣呢？僧人的苦業不應當和他自己一樣地奇怪？我受了上帝的指示才走到這石柱上，要我下來，也要有個上帝的指示。』

每天都有許多教徒走來做他的門徒，在這空中的隱士的週圍造起小舍來。他們中有幾個做效他的行動，也走到這寺院的殘堆上去，但是因為被兄弟們所非難，而又被疲勞所克服，他們便立刻拋棄了。

來巡禮的人像潮湧般地擠過來。有幾個是從極遠的地方來的，這些人都捱着饑渴，有個貧窮的寡婦想拿清水和西瓜來販賣。在那法飛紐士的石柱邊，張開着青白的布帳，放着紅泥的瓶子，杯子和水果，她背倚着石柱喊着：『誰口渴？』看這個寡婦的樣子，一個賣麵包的，就拿許多磚石來，在她布帳的旁邊造起了一個罐子，要拿麵包和糕餅來賣給旅客。因為來訪的羣衆一天天增多了，埃及大城市的居民也都走來了。有個貪婪的人，造起了一座旅館，以便那些富人和他們的僕役，駱駝和驢子來住宿。在法飛紐士的石柱前不久就成個市場。尼羅河的漁夫卻都拿着他們的鮮魚，鄰人都拿着他們的菜蔬到市場上來做買賣。有個理髮匠在露天下給人剃頭，常用幽默的話，來引起那些巡禮的人羣喜悅。這座古寺，好多時為沉默和平和所封住的，如今是充滿了無數生命的嘈雜和活動。酒店主人將古寺的地下室改成了酒窖，在那古柱上，釘着聖人法飛紐士的畫像的標幟，還用希臘文和埃及文寫着：『此間出賣石榴酒，無花菓酒和真正的西麗西啤酒。』雕刻着古像的牆垣上，商人們卻掛着洋蔥束，鱈魚，死兔子和剝了皮的羊。一到晚上，這古寺裏的老主人野鼠，列成長隊地逃到尼羅河那邊去；而野鶴呢，不安地伸長着頸，一隻腳站在高高的屋角上。廚房裏的黑烟，醉漢的呼聲，女用人的喊聲一起升向那屋角上去。在古寺的附近，測量師來測繪了道路，泥水匠造起了道院和教堂。六個

月之後，一個城市就造起了，有營房，法庭，監獄，和一所盲目的老的抄寫人管理的學校。

巡禮者不斷地增加。教堂的主教和牧師們聚集着，都非常讚美。昂底奧希的長老，那時正在埃及，也帶領了他全部的僧人來，也極頌讚這法飛紐士的奇怪的苦行。利比阿教會的主教，因為亞歷山大的長老阿達那斯外出，也依從了昂底奧希的長老的意見。愛勿朗和雪拉比翁兩主持聽見了這些消息，便再走來，到法飛紐士的腳邊，請求饒恕了他們第一回來時對於他的疑惑。法飛紐士回答他們說：『我的兄弟，我所堅忍的苦行漸漸地抵不過那送給我的誘惑了。要知道那誘惑的數目，和力量真使我驚異。一個人，從外表看去，是細小的，從上帝遣着我來住的石柱上看去，騷動着的人羣真像一羣螞蟻了；但是從內部看起來，人是無限大，大到像世界一般。因為人是包括着世界的。散佈在我面前的一切：那些修道院，那些旅館，河上的船，那些村鄉，和我所看見的遠方的田園，河流，沙漠和山嶺，這一切要是和我身上所有的相比起來，實在細小得可以了。我的心中，有無數的城市，和無際的沙漠，那罪孽，罪孽和死亡滿佈在這無窮的上面，像黑夜掩蔽着大地一樣將牠遮住。我這個人保持着世界那般大的一切惡思想。』

他這樣說着，因為婦人的願望已存在他的身上了。

在第七個月，那幾個久已不育子女的婦人，希望靠聖人法飛紐士和石柱的功德，而得到個孩子，便從亞歷山大，比排史德，毅意史各地走來了。她們將那不生育的肚子去向法飛紐士的石柱上磨擦着。又在遙遠的地方看見來了祈願者的車子，轎子，和馬車都在這個上帝之人下面停止着，擁擠着，騷動着，那些車轆裏面走出了幾個看了要恐怖的病人。母親抱了她們疾病的小孩，四肢屈曲的，眼睛斜視着，嘴裏吐着白沫，聲音發啞的，都送到法飛紐士面前去。他將手放在這些病小孩身上祈禱着。瞎子也走來了，伸長了手臂，舉起了那張穿着兩個血洞的面龐，可怕地向着他。風癱的將那滯重的麻木，致命的消瘦，拳縮難看的四肢獻給他看。跛者給他看着他們的畸腳。癩病的人用手拉開胸前的衣衫，露着那被不可見的飛鷹所啄食的皮肉，躺在石柱邊地下的水腫病的婦人，好像別人從肩上卸下來的大皮瓶。這些病人，法飛紐士都祝福他們，生着了象皮的癩病。

的呂皮耶人，用着他們沉重的腳步走來，舉起了他們無生氣的面孔，含着淚珠的眼睛向他看着，他在這些病人的身上，劃了十字架，爲他們祈禱。有個阿福羅提多市的女郎吐血之後已沉睡了三天，像是個蠟人，她的父母也當她是死了，將一葉櫻欄樹葉放在她的胸上。有人將她放在轎子中擡了過來，法飛紐士爲她禱告，那少女竟會舉起了頭，張開了眼睛。

居民到處宣傳着法飛紐士所做的神蹟，於是犯了希臘人所謂神聖的疾病的不幸的人都從埃及及各處來了。當他們一看見那石柱，便立刻驚動起來，在地下滾着，呼喊，捲縮成一團。這是很奇特的那些在場的人，看見了這種情形也被利害的昏沉所擾亂，竟會學着瘋狂的動作。僧人，巡禮者，男子，婦人攪在一起，打滾着，爭鬧着，四肢捲着，口裏吐着白沫，吞着一把把的泥土，還說着預言。法飛紐士在那石柱頂上，覺得一陣寒冷拂過了他的四肢，在顫抖着，他便向上帝喊着：

『我是負了一切罪孽的人。我將這一切的不潔都放到我的身上來了。因此，天主，我的軀體是充滿了不好的精神。』

每次有一個病人醫治好了，參與的人都歡呼着，慶祝他的勝利，不斷地喊着：『我們看見了另一個西陸愛的泉水。』

已經有幾百根的拐杖排在這神奇的石柱上了，感恩的婦人又將那花冠和畫片來掛在那上面。希臘人來刻了有意思的詩，因爲每個巡禮者都來刻着他的名字，這柱子到人高的地方，不多時便刻滿了拉丁文，希臘文，太古埃及文，迦太基文，希伯來文，敘利亞文，和魔術的文字。

復活節來了，在這神奇的城市中真是非常熱鬧，幾個老年人都以為又回到古代神祕的時候了。在那裏可以看見各種的服裝混雜在一起，埃及人的染着許多色彩的袍子，阿拉伯人的帶着面幕的外衣，呂比耶人的白短褲，希臘人的短外衣，羅馬人的長袍子，野蠻人的紅衣褲，以及娼女的繡金的衣衫，罩着面幕的婦人騎在驢子上走過時，先有幾個黑奴用木棍來逐開人羣。賣技的人，先在地下鋪了一塊毯子，做着熟練的技藝，巧

妙地變着戲法，半圓形的看客都沉靜地在看着。弄蛇的人伸出手臂，將那像帶般地捲在腰間的蛇拉開來。所有的羣衆輝耀着，閃光着，骯髒着，喧嘩着，騷動着，怨罵着。駱駝夫打着駱駝的咒罵，商人賣預防癩病和惡眼的符籙的呼喊，僧人唱聖書中的詩句的單調的歌聲，婦人突然地發狂像個預言者的尖叫，乞丐重複地唱着古歌的呼喚，羊的叫聲，驢子的鳴聲，船夫向淹留的客人招呼，一切的聲音，同時並作，變成了什麼都聽不清楚的嘈雜。有時在這嘈雜中還閃出幾聲尖利的呼叫來，這是裸體的小黑人，各處跑着，在兜售新鮮的棗子。

這一切不同的人衆，都悶在潔白的天空下，濃厚的空氣中，那裏是滿溢着婦人的芬芳，黑人的氣味，廚房的烟氣，以及那信徒從牧羊人買來焚燒在聖人法飛紐士面前的橡皮的煙霧。

在黑夜中，到處都點起了火，火炬，燈光，光芒射到的地方，只見見紅的影子和黑的形狀。在一圈蹲着的聽衆中央，站着一個老人，面龐被那出煙的燈照得光亮亮的，他講着往時比都那樣的婦人，使用了魔術，將她自己的心從胸中取出來，去放在一個荊球花裏，於是他自己變成了一株樹了。他講着時做出種種大姿態來，他的影子照樣限着他，不過變了形，做成了可笑的样子，驚異的聽衆喝着讚嘆的聲音。在酒店中，酒客躺在椅子裏要着啤酒和葡萄酒，舞蹈的女子，眼睛上畫着花，肚子赤裸着，在他們面前表演宗教的或是淫猥的戲劇。在另一邊，青年人玩着骰子或是猜手指的遊戲，老人在陰影中追隨娼女，在這一切騷動的形態上面，只有那不動的柱子豎立着，那個生着牛角的頭看着下面的陰影，在這頭上面的法飛紐士處在天地之間守望望着這一切。忽然月亮在尼羅河上升起，像是一個女神的裸着的肩膀。丘陵上滿閃着月色和光輝，法飛紐士便覺得看見了泰綺絲在水光中，夜的青玉裏，閃耀着她的肉體。

日子不住地過去，那聖人還是住在柱頂上。雨季來時，天上的雨水，從屋頂上的漏洞透下來，浸溼了他的身體；他的胖直的四肢，已不能動彈了。太陽炙着他的皮膚，又被露水澆着，終於皮膚發紅而破裂了；手臂上和腿子上都是很大的潰爛。但是泰綺絲的願望在他的內心裏要使他毀滅着，他喊着：『有權力的上帝！這還不足還要點誘惑！還要點不潔的思想！還要點奇怪的慾望！』天主請將人間所有的荒淫都放到我身上，我願贖一

切的罪惡！我聽見過一個騷子說，斯巴達的一隻雌狗，在他身上負起了一切世上的罪惡，這個故事即使是真的，然而卻確實隱藏着一種意思的，我現在已知道牠的真實了。這是事實，因為世人的罪孽，像消失在井裏一般地，走入了聖人的靈魂中。因此那些公正的靈魂便被更多的醜惡所點污，比了罪人靈魂中的醜惡，爲了罪人的靈魂中倒向來沒有那麼多的醜惡的。這樣我要頌揚你，我的上帝，因爲你使我做成了宇宙間萬惡的溝渠。」

但是有一天在這神聖的城中起了一個很大的謠傳，並且在柱子上的聖人也聽到了：一個很偉大的人物，最著名的要人，亞歷山大的海軍官長盧西斯來呂史高達要來了，他來了，他走近來了！

這個消息是真的。年老的高達是來視察運河和尼羅河的航業，他幾次要來看這個柱頂僧人和這個被人稱爲柱頭市 (Styropolis) 的新城。一天早晨，這城裏的人看見尼羅河佈滿了帆船。一隻漆着金色，掛着紫幕的戰艦的甲板上，立着那高達。他帶了他的艦隊他上了岸，走到城裏來，陪伴着他的是一個書記，手裏拿着小簿子，還有他最歡喜在一塊兒談話的醫生阿利斯德。

許多護衛跟在他後面，河岸上盡是元老們和穿着軍服的人物。在離開石柱前幾步的地方，他站着，看這個柱頭的僧人，同時將他長袍的褶褶拭着額上的汗珠。他天性是好奇的，在他的旅途中已看見過許多的東西。他喜歡回憶他的經歷，他想迦太基的歷史寫完後將他的見聞那些奇怪的事再寫一本書，在他眼前的景象，他覺得非常地有興趣。

「哦，這真是奇異的事！」他額上流着汗，嘴裏喘着氣說，「這事情是值得記載的，這個人是我的客人的。確是的，這個僧人去年到我家裏來吃過夜飯；後來，他就帶走了一個女伶。」

他轉身向他的書記說：「你將這些話記在我的小簿子裏，這柱子的大小和柱頂的形狀也不要忘卻。」於是又拭了他額上的汗珠。

「很有信仰的人向我說，這個僧人走上柱子去已經有一年，向來不會離開過一會兒。阿利斯德醫生，你

想這是做得到嗎？」

「在一個瘋癲的人和病人，這是可能的。」阿利斯德回答，「在一個身體和精神都健全的人這是不可能的。身體和精神的疾病常能給與那患者一種健康人所沒有的力量，你不知道嗎？在實際上說起來，人是沒所謂健康或是不健康的，所有的只是人體各器官的狀態不同。因為我研究過了所謂疾病這件事，我就將各種疾病當作一種生活所必需的形狀。我以為研究病比了醫治病，更有興味。有許多病使人看了不得不驚異，牠的外表雖混雜，但是內部卻隱藏着深切的和諧，如四天瘧疾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有時，軀體的疾病，在不知不覺間，會使精神的能力發揮起來，克來翁你是認得的吧。他小時候是口吃而愚蠢的，但是後來他從梯子上面跌了下來，破碎了頭骨，你知道他就變成一個高明的律師。這個僧人軀體的內部大概有什麼器官是損傷了。並且他這種生活並不像你所感到的那樣特殊，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你可記得印度那種赤腳仙人，他們不僅可以一年完全不動，並且可以這樣地經過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呵呵！」高達喊着：「這實在是意外的妄想！人活着是來活動的，不活動是一件不可恕的罪惡。因為這是對於國家有害的。我真不知道怎樣的一種信仰會做出這種可憫的修行來。看到這種修行，就使人聯想到亞細亞的一種宗教上去。當我做敘利亞總督的時候，我看見在海拉城門邊建立不少像徵生殖器的柱子。有一個男人每年二次走上這柱子去住七天。居民都以為這個男人是和天神交談的，從天神的天國裏已得到了敘利亞的繁榮了。這個風俗在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我都不去禁止了牠，因為我覺得一個良好的行政官不應當去廢除了人民的習俗，反應當切實地遵守。阻止人民的信仰絕不是政府的本分。習俗不論好或是壞，只要為時代、地方、種族所遵守而至今還保存着的，政府都應當給以滿足，這就是政府的責任。政府要想和習俗衝突，實行精神上的革命，而表現出專制的行為來，那政府一定要受到厭惡，並且既不能夠了解人俗的迷信，又不能夠容忍，怎樣能夠站在凡俗的迷信之上。阿利斯德，我以為讓這雲堆裏的僧人平安地去住在空中，讓鳥兒去騷擾他，要多懂得這個人，絕不是去得罪他所可能的，要將他的思想和信仰來問個明白才好。」

他喘着氣，咳嗽着，將他的手放在書記的肩上，說：

『你記錄吧，基督教中有一種教派，他們是引誘娼婦和住在柱頂上爲好事的，你還可以加寫着說這種習俗大抵是屬於生殖的天神崇拜，但是這一點，須問他自己。』

於是他就仰起了頭，將手放在眼前，遮去了那閃眼的日光，高聲向法飛紐士說着：

『噲！法飛紐士，你可還記得你作過我的客人，請回答我，你在上面做什麼？你爲什麼走到這上面，你爲什麼住在這裏？這個柱子在你的心靈中，是不是有生殖器的意思？』

法飛紐士以爲高達是個異教徒，不肯回答他。但是他的門徒，弗拉文走到高達身邊說：『貴人，這位聖人受着世間的罪惡，還醫治了疾病。』

『呵呵！你聽見他，阿利斯德，』高達喊着，『這個雲堆中的僧人，像你一樣地會醫治疾病！你覺得這樣高的一個同業者，怎麼樣？』

阿利斯德搖着頭說：『或許是個事實，我所不能醫治的病，像習俗稱爲神聖的病那種癩癩病，他或能治愈，那是不可預料的。所有的疾病雖然都可稱爲神聖的，因爲所有疾病都是從天神那裏來的，但是這種病一部分的原因，卻是在思想上的，你將見得棲息在這柱子上女神像頭的僧人，刺戟那病人的神經作用的力量，比我在藥室中用藥水和瓶子做出來的要強得多。要懂得世間本有一種力量勝過理性和科學的。』

『那一種』高達問。

『那就是愚笨和瘋癲，』阿利斯德回答。

『我向來不曾見過像今日看見那樣奇異的東西，』高達說，『我希望有一個高明的著作家來寫述這柱頭市的起源，但是最奇奇的景象，像我這樣一個地位重要的人，也不應當長時間地逗留着欣賞它，還是觀察運河去吧。別了，善良的法飛紐士！哦，或者說，再會吧！如果你會走下地來，再回到亞歷山大來，望你不要忘了再到我家裏來吃夜飯。』

高達這幾句話，在場的衆人聽到了，便一傳十，十傳百地，宣揚開去，信仰基督者也傳佈着，使法飛紐士的光榮上於是又增加了無可比擬的光耀，虔誠者的想像將高達的言語誇大着，人們都說這柱子上的聖人使海軍官長也信仰了，使徒和尼山神父的宗教了。信徒們給高達那最後一句話改變了意思，在他們口中，高達請法飛紐士去喫夜飯，便以爲是聖餐，精神的聚餐，天國的宴會了。他們還將法飛紐士和高達的相會點飾了許多神蹟，到後來他們自己也忘卻了虛構，竟信以爲真了。他們這樣說，高達和法飛紐士爭論了好久之後，高達承認那真理的時候，就有一個天使從天上下來，替他拭去額上的汗珠。又說海軍官長的書記和醫生也跟着他相信基督，因爲這是有名的奇蹟，利比阿的重要教堂中的佐祭，便在教堂的紀錄簿裏也這樣地記載了。從這時起，一點也不過飾的說法，全世界的人都想看見法飛紐士，西方和東方是一樣的，一切的基督徒都带着驚奇的眼光看着法飛紐士，讚美着法飛紐士，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都遣了大使到法飛紐士這裏來，羅馬的帝王，神聖的公斯當，他是維護窪督獨克史教派的，寫了信遣公使帶過來，到時用着隆重的儀式，有一夜，那城市正踏在法飛紐士的腳下，睡眠在露水中時，他聽見一個聲音向他：『法飛紐士，你靠着修行而著名，言語而表現了你的力量，上帝爲他的光輝才產生着，他要你去實行奇蹟，醫治疾病，感化異教徒，啓迪罪人，征服阿利耶教徒，而建設基督教的平安的。』

法飛紐士回答：『願能依上帝的意志做去！』

那聲音又說：『你起來吧，法飛紐士，到宮庭中去找那不尊敬的宮史當斯，他全不學他兄弟公斯當的賢慧，反而都去推崇亞慮斯和馬久斯的錯誤。去吧，那銅城門會在你面前開放，你的草鞋在皇帝的座位前寺院的金黃的道上，踏着，而你的可怕的聲音會改變了君士旦丁的兒子的心。你要統治着那有力而和平的基督教了。並且要像靈魂指導軀體一樣，基督教要管理帝國的政治。你的地位要在那些元老議員和貴族之上。你能制止人民的飢餓和蠻人的暴動。老年的高達因爲知道了你是政府裏的元首，會想要替你洗腳，而得到光榮。到你死時，人們將你的苦衣到亞歷山大的長老那裏去，那個阿達那斯，在光榮之中浸得潔白了，便會吻着

牠，像吻着一個聖人的遺跡。去吧！」

法飛紐士回答：「願上帝的意志會完成！」

他用力站起來，已經預備走下來了。但是那聲音好像猜着了他的思想一樣，向他說：「最要緊的，你不要從這梯子上走下來。要是從梯子上下來，那便和普通人的行為一樣，不能顯出你一切特殊的天賦了。天上的法飛紐士，你好好地考量你自己的力量吧。像你這樣的一個大聖人是應當在天空中飛的。跳下來，天使會在那裏幫助着你。跳下來吧！」

法飛紐士回答：「願上帝的意志統治着大地，和諸天！」

伸開了一隻長手臂，像一隻大病鳥展開了可憐的翼翅，搖搖地，他想跳下來，突然來了一聲厭惡的嘲笑聲送到他的耳朵，他驚駭地問：

「誰這樣笑？」

「哈哈！」那聲音尖銳地喊着，「我們的友誼還在開始的時候。有一天你總會更和我知交的，最親愛的，這是我使你爬上這個柱子的，我應該要向你表示滿意，你是多麼服從，就這樣完成了我的意志。法飛紐士，我真滿意你！」

法飛紐士的聲音被恐怖所塞住了，喃喃地說：「哦！哦！我懂得你的原形了：你就是將耶穌放在寺院的屋脊上，將世界上一切的王國指給他看的人了！」

他驚悸地又跌倒在柱石上。

「爲什麼我不早些懂得他呢？」他想，「我比那些將希望寄託在我身上的生癱的，鬻子，瞎子還可憐，我已失去了感受超自然的東西的理智了。我比那些嗅着泥沙幾乎要死亡的奇特的狂人還狂亂。我已不能分別地獄的叫喊和天國的呼聲了。嬰孩從乳母身邊拉開來時，便會哭泣，狗會嗅出主人的足跡，樹木會向着日光，我卻甚至連嬰孩狗和樹木的分別力都失去了。我已變成了魔鬼的工具。這是撒旦帶我到這裏來的，當撒

且將我帶到這柱子上的時候，荒淫和傲慢都跟到了我的身邊。然而使我驚駭的並不是對我的誘惑力的巨大，昂當尼在他山上時也受到同樣的事。我很希望誘惑的刀子當着天使的眼光下刺我的肉體。我如今都愛好，受着這些殘刑了，但是上帝卻一聲不響，他的沉默真使我驚異。他離開我了，要曉得我只有他，他將我一個人在他看不見的恐怖中，他避開了我。我要跟在他後面。這塊石子已燃燒着我的腳。快些，去，去，追逐着上帝。」

他立刻扶住了靠在柱邊的梯子，腳踏了上去，才走下了一級，他正面對着那石柱彫像的頭。牠奇異地微笑着。他看見了這個，便明白了以前他選定這個柱頂當作是他安息和先榮的處所，那不過是他永劫的沉淪和擾亂的魔鬼的工具。他倉忙地從梯子上走下來，踏到地上了。他的腳卻早已忘記了土地，站着幾乎顛仆了。但是覺得那可詛咒的石柱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時，他便勉強地逃開了一切都睡着。他不使人看見地穿過了那週圍是酒店旅館和商隊旅舍的廣場，他走上了一條到利比阿山嶺去的小道路。一隻狗追着他狂吠，直到沙漠邊上才停止。他在那只有野獸的足跡而沒有道路的地方走着。他的後面，有幾座像是被那些造假貨幣的人所捨棄的屋宇，他整日整夜地在孤寂的原野中逃走。

不久他幾乎爲了飢渴和疲勞所困倒了，但是還不知道上帝是在很遠。那時他看見了一處沈靜的城市，向左右伸開着，遙遠地隱沒在地平線的夕陽的紅光中。那些住屋都孤立着，和鄰舍離得很遠，而牠的形式卻是一樣的，都像截斷了一半的金字塔。這是墳墓。墓門都已破壞了，在那裏面的陰影中，有鬣狗和豺狼的眼光在閃耀着。這些野獸正在養育着小獸。墓門邊放着幾個被強盜剝去了衣服，又被野獸咬去了肌肉的僵屍。經過了這死亡的城市時，法飛紐士已經走得精疲力竭了，便在一座墳墓前倒下來。這座墳墓和其餘的離得很遠，近旁有一個環繞着椶櫚樹的泉源。這個墳墓很華麗。墓門是沒有了，人們可以從外面很清楚地看見那個繪着圖畫的墓室，裏面養育着好些蛇。

法飛紐士嘆息着：『哦，這是上帝揀給我的住宅了。這是我懺悔和修行的天幕了。』

他走進了那墓室，用腳來趕開了那蛇蟲。他便俯伏在石塊上，經過了十八鐘頭之後，他走到那泉源旁，用手掌來喝着水。於是他摘了幾個棗子和蓮蓬來喫了。以爲這樣的生活是好的，他便根據這種生活作爲他生活的規律，從清晨到晚間，他的額角永不離着石塊而舉起來。

有一天他也這樣地俯伏於地上，他突然聽見一個聲音向他說：『看這牆上的幻影吧，這樣你可得到知識了。』

於是舉起了頭，他看見了那室子的牆上畫着和睦的全家樂園。這是很古的作品，畫得非常地正確。在那裏，可以看見有幾個廚夫在吹火，鼓起雙頰，有的在拔鵝毛，或者是在鍋裏燒羊肉。再遠的地方便是一個獵人，肩上背了一隻中了箭的羚羊。在另一邊，有許多農人正在播種和收穫。又一處，那些婦人和着六弦琴，簫和豎琴的聲音跳舞着。有一個少女奏着西奴琴。她編得很美麗的黑髮上放着一朵蓮花。她那透明的袍子，露着她身體的優美的姿態。她的胸，她的嘴都是鮮花一般的。側面的面龐上的她美麗的眼光凝視着。這畫像真是美妙的。法飛紐士看了牠一回，就垂下了他的眼睛，向那聲音回答：『你爲什麼叫我看這些幻影呢？這無疑地是表現那偶像崇拜者，在世俗的平常生活的。如今這個偶像崇拜者的屍身正安眠在我腳下一個黑岩石的石棺裏，葬在深深的穴中。這些幻影使人回憶着那死人的生活，雖然色彩是那樣生動畢竟只是些影子的影子。一個死人的生活，哦，空虛……』

『他是死了，但他活過了，』那聲音又說，『至於你，你也是要死的，但是你在這世上卻不會活過。』

從這一天起，法飛紐士再沒一片時的休息了。那聲音不斷地和他說着。那奏着西奴琴的少女，用她長睫毛裏的眼睛注視着他。如今她也說話了：『看，我是神祕而美麗愛我吧。到我臂間來汲盡那使你痛苦的愛情，你怕我作甚呢？你不能從我身邊逃避了，因爲我是婦人的美。你想避了我，要避到那裏去？愚蠢的，你可以找到我的幻影，在花朵的光彩裏，在櫻樹的姿態裏，在鴿子的飛翔裏，在羚羊的跳躍裏，在河水的波浪裏，在明月的幽光裏，如果爾閉了眼睛，在你自己身上，你還能看見我的幻影的。在這地下，睡在這黑石的牀榻上，包裹着布

身的人，將我緊抱在他身邊已經有一千年了。他在我嘴上一最後一次的親吻也已經有一千年了。他的長眠，爲了和我親吻，至今還是這樣芬芳。法飛紐士，你是認得我的。爲什麼現在不認得我了？我是泰綺絲的無數化身之一。你是個有學識的僧人，很會理解萬物的。你也旅行過，在旅行時得到的智識最多。常常在外邊走一天所得的新智識比在家安住着十年還要多得許多。你並不是沒有聽見人說過，泰綺絲往時生活在斯巴達時，名字就叫海崙。她在旦白 Thébas Heaotompyle 國中時，又是另一個人了。旦白的泰綺絲，卻就是我。怎麼你會想不到我活着的時候，受了這世間大部分的罪惡，現在在這裏，我只是一個影子了，但是親愛的僧人，我還很能夠受着你的罪惡。爲什麼你要驚奇？無論你到那裏去，你總會遇到泰綺絲。」

他在石塊上擊着他的前額，恐怖地喊着。那奏西奴琴的少女每夜都走下牆垣來，走近法飛紐士身邊，用清晰的聲音說着，還吹着新鮮的氣息。因爲那聖人拒絕了她的誘惑，她便向他這樣說：「愛我，朋友，依我吧，你愈要拒絕我，我便愈要使你痛苦，你還不知道一個女鬼的耐性呢。假使是必要，我會等到你死去。我是一個女巫，等到你死了，我會將一個靈魂放到你無生命的軀體中去，使你的軀體重行活着，牠不會拒絕我如今徒然請求你的事。法飛紐士，你想想，到那時，你的快樂的靈魂在天國中看見你的軀體到罪惡中去，你要怎麼樣。當上帝最後的判決世紀末日之時，允許你這軀體，他也沒有辦法，一個有惡魔住着，又有女巫守護着的人身，他怎樣可以放到天國的光榮裏去？你還沒有想到這個困難。或許上帝也沒有想到。在我們中，上帝並不是智識的天神了。就是最低能的女巫要欺騙他也是很容易的。如果他沒有他的雷電，和天上的瀑布，就是村鄉的頑童都會拉他的鬚鬚。他一定沒有他的敵人，那條老蛇那樣的感覺的。蛇是稀奇的藝術家。我也靠了牠替我裝飾，才這樣地美麗。牠教，我這樣地編頭髮，又教我染成玫瑰般的手指，和瑪瑙般的指甲。你太不認得牠了。當你到這墳邊來住的時候，你用腳來趕走了那住在這裏的蛇，絕不想這些蛇或許就是伊甸園中的蛇的一類，你還踏碎了蛇蛋。我爲你驚惶，我可憐的朋友，你不是自己招出來的禍害。人們雖然告訴過你，牠是音樂家，又是愛情的，你做些什麼？你將科學和美混雜在一起了，你真是可憐的。耶和華絕不會來救你。他是不會來的。因爲

他和萬物的全體一樣大小，他不會活動的，要是他稍稍地動一動，萬物立刻就顛倒錯亂了。我的良善的隱士，給我一個親吻。」

魔術所造出來的神奇，法飛紐士並不是不知道。他便非常不安地想起來。「埋在我腳下的這個死人或許懂得寫在這本書上神祕的話。這本書是藏在離這裏不遠的一個帝王的墳墓裏。靠着這書上的言語的美德，那些死人會再行得到了他們在世時的形態，他們還會看見太陽的光芒和婦人的微笑。」

他所怕的是那奏西奴琴的少女和那死人的相會，像他們活着的時候一樣，不要看見他們擁抱着。有時，他好像聽見親吻時的微微的呼吸聲。」

一切在他是擾亂的，現在上帝又離得很遠，他怕思想，怕感覺。有一夜，他照例俯伏着的時候，一個陌生的聲音向他說：

「法飛紐士，在地上還有好多你想不到的人類。假使我將這些人都給你看，怕你就要嚇死。有的人，額的中央生着一隻眼睛，有的人只有一條腿是跳着走的，有的人會改變性別，女的會變成男的。還有人樹，會生根在地下，還有些人是沒有頭的，一雙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都生在胸前，你相信耶穌是爲超度這些人而死的。」

又一次他看見了一個幻象。他看見在光亮下面，有一條大路，還有幾條小河和花園。在那大路上，阿利斯多比爾和錢勒絲正騎着敘里亞的好馬在奔逃。跑馬的快樂使這兩個青年的頰上都狂熱到發紅。在一條迴廊之下，加利格拉德正誦着詩歌，滿足的驕傲使他的聲音顫動，使他的眼光閃耀。謝諾德米斯在花園裏探着金蘋果，撫着一條生着青翅翼的蛇。穿着白衣，戴着閃光的禮帽的愛莫徒，在神聖的樹蔭下面沉思。這樹上有許多側面形的小頭，像無數的花朵，都像埃及的女神般地，戴着鷹，鵝，或是光明的圓月亮，泉水邊的尼西亞卻在一個渾天儀前觀察星辰的和諧的運動。」

於是有一個罩着面幕的婦人，手裏拿着一枝番石榴，走近法飛紐士身邊來。她向他說：「你看。有的人追

求那永遠的美，他們將無限放在一刹那的生命中，又有一些人並沒有一點大思想而活着，然而他們是順從美麗的自然的，因此幸福而又快樂，他們有得生活的時候總是活着；他們將光榮給與創造萬物的藝術家，因為人是上帝的一首很好的聖歌，各個人都以為幸福是無罪的，歡樂是允許的。法飛紐士，假使他們是沒有錯，你真是一個愚人！

那幻象消逝了。

法飛紐士的軀體和精神是這樣不息地被引誘着。撒旦卻不給他片刻的休息。這個孤獨的墳墓比大城市中的十字街頭還要繁盛。魔鬼在這裏大聲地笑着。幾千萬的魔鬼，妖怪和幽魂在這裏過着人間一切的生活。到晚上，當他走到泉水邊去的時候，便有些怪物和妖女在他四周舞蹈，並且引誘他到他們荒淫的圈裏去。魔鬼已不怕他的了，牠們譏笑着他，用不潔的言語侮辱他，攻擊他。有一天，有個手臂那樣長的妖魔將法飛紐士繫在腰間的帶子偷了去。

他想着：『思想，你帶到我什麼地方去！』

他決心要用手來工作，而可得到他所需要的精神的休養。在泉水邊，櫻樹的陰影裏，有幾株大葉子的香蕉樹。他割下了幾枝香蕉樹幹，帶到墓墳裏去。他將那樹幹用一塊石子搗碎，變成了細小的纖維，照那牠看見過繩匠所做的那樣做去。他想織成一條繩子來替代那魔鬼所偷去的。魔鬼們因他的工作似乎有什麼阻礙，牠們便停止了喧嘩，那奏西奴琴的少女也放棄了魔術，安靜地去住在繪圖的牆壁上。法飛紐士用力搗碎香蕉樹幹的時候，卻回復了他的勇氣和信仰。

『得到了青天的幫助，』他自語着：『我征服了肉慾。至於靈魂，還可以保持着牠的希望。這些惡魔和永劫地沈淪於地獄中的婦人想要使我懷疑上帝的性質，也是白費了。我將用使徒約翰的嘴來回答他們：『開始時就有聖子，聖子就是上帝。』這是我所相信的，假使我所信的是荒謬的，我還要更加相信牠；進一層說，我所信的應當是荒謬的。如果不是這樣，我不要再相信牠了。我是懂得牠的。我們所知道的，完全不能給我們永久

的生命，只有那信仰可以補救。」

他將那樹幹上撕下來的纖維暴露在大陽和露水裏，每天清晨，他去將那纖維翻着，這樣不會腐爛。他覺得非常歡喜，因為在他身心裏重新有了童年的單純了。當他編成了繩子的時候，他便拿蘆草來編織蓆子和籃子。這個墓室於是似乎變成了製籃子的工場，法飛紐士做着工作，或是做着祈禱，一天天卻很容易地過去。但是上帝已不寵愛他了。因為有一個夜間又來了一陣怪聲使他嚇得發冷而驚醒了。他猜想這就是那死人的音聲。

那聲音是急促的呼喊，輕輕地說着：

「海崙！海崙！來和我一起沐浴，快來！」

一個婦人，她的嘴觸着法飛紐士的耳邊，回答那聲音說：「朋友，我站不起來了，因為有個男人睡在我身上。」

忽然法飛紐士看見他自己的面龐是靠在一個婦人的胸上。他認識這就是奏西奴琴的少女。她脫了一半身體，舉起了她的前胸，他絕望地緊抱着這朵和暖的肉體的花，燃燒着永劫於地獄的熱情，他喊着：

「留在這裏，留在這裏，我的天仙！」

但是那婦人已經站了起來，走到門邊了。她笑着，月亮的銀光照着她的笑容。

「爲甚麼要留在這裏？」她說。「影子的影子對於一個充滿着狂熱的幻想的情人已足够了。並且你犯了罪，你還要什麼再見吧，我的愛人在叫我。」

法飛紐士在黑夜中哭着，當天亮時，他說着比嘆息更柔和的禱告：「耶穌，我的耶穌，爲什麼你丟棄我？你看見我在危險裏，柔和的救星來拯救我，你的父親既然不愛我了，你的父親既然不聽我了，你要想想，我是只有你了。從上帝到我這裏的東西，一切都是不相通的，我不能了解他，他也不能可憐我，但是你，你是一個婦人，因此我只有希望着你。記得你也做過人的。我懇求你，並不是因爲你是天神的天神，光明的光明，真正的

天神的真正的天神，卻是因爲你生活在我受苦的地上的，你生活於貧困而且微弱的，又因爲撒旦曾誘惑過你的肉體，因爲痛苦的汗珠浸冷了你的額上，我所求你的是你的人性，我的耶穌，我的兄弟耶穌！

他這樣絞着手祈禱之後，突然來了一陣笑聲，振動了這墓室的牆壁，他曾在石柱頂上聽見過的，聲音帶着譏笑向他說：

『你這個祈禱正是馬居四每天所祈禱的禱告文，法飛紐士是邪教徒！法飛紐士是邪教徒！』
好像是受着雷擊一般，法飛紐士失了知覺，跌倒在地上。

當他重新張開眼睛來的時候，他看見四周都是穿着黑道袍的教徒，有的用水灑在他的腦門上，有的誦着驅鬼的咒語，更有幾個站在墓室外邊，手裏拿着櫻樹枝。

他們中有一個說：『當我們走過沙漠時，我們聽見了這個墳墓裏有喊聲，到了這裏，我們看見你昏睡在石塊上，一定是惡魔將你摔倒了，看見我們走進來時，牠們便逃開了。』

法飛紐士舉起了頭，用着微弱的聲音問着：『我的兄弟們，你們是誰？你們手裏爲什麼拿着櫻樹枝？是不是爲要埋葬我而來的？』

那個人回答他：『兄弟，你不曉得，我們的神父昂當尼已有一百五十歲了，他近來知道了死日，從他隱居着的郭兒善山上走下來，要來祝福他的魂靈的無數兒子，我們拿了櫻樹枝要去迎迓我們精神上的父親，但是你，兄弟，你怎麼會不知道這樣重大的事，難道天使沒有到這墳墓裏來告訴你過？』

『哎！』法飛紐士回答，『我是不配受着這樣的恩寵的，住在這墳墓裏的，只有些魔鬼和殭屍，爲我所禱，我是法飛紐士，汪底諾的主持，是上帝的可憐的僕人。』

聽見了法飛紐士這個名字，大家都搖動着櫻樹枝，喃喃地讚美着，那個剛才說過的人便驚異地叫了起來：『你就是那個聖人法飛紐士，你是以苦行和美德，而著名的，大家都以爲你或有一天要和昂當尼相等了，最

可尊敬的人，這是你使泰綺絲相信上帝，這是你，依了最高天使的心靈而住在柱上。那柱腳邊看守着的人看見你幸福地昇上天去。天使的羽翼變成了白雲圍繞着你的四周，你還伸出了右手，祝福人們的宇宙。到第二天，當大家不看見你的時候，很長的嘆息聲便向着那個脫去了冠冕的柱頂升起來。你的門徒弗拉文宣揚着你的神奇，就代了你管理那些僧人。只有一個老實人，名叫保祿的，卻違反了公意。他肯定說他在夢中看見你被魔鬼拉了去。羣衆向着他擲石子，真是奇怪他不爲那石子所擲死。我的名字叫沙齊末，是這些俯伏在你腳邊的僧人的主持。我也和他們一樣地，跪在你的面前，那末你可以祝福我的孩子們和孩子的父親了。於是請你將那上帝允許你所做的一切奇蹟告訴我們。」

『上帝絕不如你所想像的這樣寵愛我。』法飛紐士回答，『上帝卻用怖恐的誘惑來試我。我絕不會被那些天使們擁護過。但在我的眼前建着一座陰影的牆壁。這牆壁總是在我前面走動。我是生活在夢中。因爲除了上帝外，一切都是夢。我旅行到亞歷山大去時，在短時間裏聽到了許多的議論。我知道錯誤的兵力是無窮的。錯誤跟隨着我，我是被尖刀所包圍了。』

沙齊末回答：『可敬的神父，我們應當想到聖人，尤其是隱居的聖人，都要受着恐怖的試驗。要是你不曾在天使的臂中而領到天上去，天主一定將這恩典給了你的幻影，因爲弗拉文僧人和民衆都看見你的昇天。』

但是法飛紐士決心要去接受昂當尼的祝福。

『兄弟沙齊末，』他說，『請給我一枝椶葉，我們一塊兒去迎迓我們的神父。』

『去！』沙齊末說，『軍令是適宜於僧人的，僧人都是很高尙的軍士。你和我都是主持，我們走在前面。他們唱着讚美歌跟我們走。』

他們去了。法飛紐士說：『上帝是統一的，因爲他是唯一的真理，世界是複雜的，因爲世界是錯誤。一切自然的情景，甚至外表最無邪的也在內，我們都要避開的。因爲使情景變了成快樂的形態，這就是情景是不好

的記號。因此我一看見浮在靜水面上的蘆紙，我的靈魂就蒙着悲傷。感官所感覺到的都是可厭的。一粒細沙中也會帶着危險。所有東西都要來誘惑我們，婦人卻只是分散在輕盈的空氣中的，在鮮花的地上的，在澄清的水中的一切誘惑的集合。靈魂像一個固封的瓶子樣的人是幸福的！知道使自己作成啞子，瞎子或是聾子的人是幸福的！爲要懂得上帝而不懂得世上一切的人是幸福的！』

沙齊未安靜地聽了他這些話，便這樣地回答。

『可敬的神父，我來承認我的罪惡吧，因爲你既然已將你的靈魂給我看了。依照着使徒的習慣，我們互相自白。當我做僧人之前，我是在塵世間過着荒淫的生活。在那以娼女出名的麥獨拉城中，我追求着各種的愛情。每夜我伴着那些娼女和吹簫的女郎吃飯的，我便選了個最使我歡喜的帶回家去。像你這樣一個聖人，總想不出我那時的慾火帶我到怎樣地一個領域。我只要向你說，一切女人，不論是貴族或尼姑，我的慾火都不放過她。自然我和那些婦人姦淫了，褻瀆着尼姑的神聖。我用烈酒來興奮我感覺的熱情。人們都稱我是麥獨拉城中的飲量最大的人，但是我是基督徒，在我的放蕩中，我依然保持着對於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信仰。當我的財產用盡於荒唐的時候，我開始感到貧困了。那時我淫蕩的朋友中有一個最強壯的人，染了可怕的疾病，迅速地衰萎了。他的膝骨已不能支持他的身體；他的顫動的手已不受他的驅使；她的眼睛最初模糊，終於盲了；他的喉嚨只發着可怕的呻吟聲。他的精神比他的肉體重了，是永久睡去了。因爲他像野獸樣的生活，上帝責罰了他，便使他變成了野獸了。我財產的失去已使我起了反省的思想，那朋友的樣子卻更是寶貴。他給我這樣的一個深刻的印象，我便離開了世間，退隱到沙漠中去。我在沙漠中已享受着二十年的平靜生活，什麼也沒有來擾動我，我和我的門徒在一起做紡織，建築，木匠的工作，甚至過文字的生涯，雖然實際上我對於文字並沒有多少興味，因爲我覺得思想，不如活動來的有趣。在日間我非常快樂，夜裏也沒有幻夢，我以爲天主的恩寵是賜給我了。因爲在最大的罪惡中，我還保持着希望。』

聽見了這些話，法飛紐士舉起眼睛向着天，喃喃地說着：

「天主，這個犯着許多罪惡的人，這個姦人，這個褻瀆神聖者，你卻溫和地看顧着他。我是常遵守着你的諭旨的，你卻丟棄了我。哦，我的上帝！你的公正是怎樣昏昧！你的道路是怎樣地難行！」

沙齊末伸張了手臂：「你看，可敬的神父！在地平線的兩邊，有如遷移的螞蟻樣的黑色的行列。這定是我們的弟兄，也像我們一樣，是來迎迓昂當尼的。」

當他們走到了會集的地方時，他們看見了那景像的偉大。教徒的隊伍，分列三班，成了一個很大的半圓。第一行是沙漠中的老人，手中拿着牧杖，鬚鬚直垂到地上。愛勿朗和雪拉比翁所率領的僧人和尼羅河上的隱士是第二行。在他們的後面是幾個從遠處山間來的隱士。他們中有的在他們枯而黑的身體上穿着破衣，有的只穿那蘆草織成的衣服，還有些是裸着的，但是上帝替他們蓋上了羊毛一樣的厚毛，他們手裏都拿着一枝綠色的椶葉。這許多人可說是一條碧玉色的長虹，他們是可比作上帝選民的合唱隊，或是上帝的城的粘動的牆壁。

這集會由非常嚴整的規則管理着，因此法飛紐士很容易地看見了他的門徒。他去坐在他們的身邊，將面龐遮在袍子下面，因為他不願人家知道他，並且不騷動了他們虔誠的等待。忽然四處一齊喊了起來：「那個聖人！那個聖人！那個大聖人來了！地獄是不能征服他的！上帝摯愛的聖人！我們的神父昂當尼！」

於是大家靜默着，一切的人都將額角俯伏在沙地上。從山頂上下來，到大沙漠中來的昂當尼，倚在兩個摯愛的門徒馬山爾和阿馬達，走過來了。他慢慢地走，但是他的身體還很直。大家都覺得他還有超人的能力剩留着。他的潔白的鬚鬚散在他寬闊的胸前。他的禿頭頂好像摩西的前額般地，射着光輝。他的眼睛有鷹一般的光，孩子的微笑閃耀在他的圓頰上。爲要祝福他的僧人，他舉起了苦工一世的手，他的聲音在最後一次說着這樣熱愛的話：「哦，約可白！你的房屋是多麼美麗。哦，以色列，你的天幕是多麼可愛！」

立刻這一座充滿熱情的牆壁，一起像雷聲般地，和諧地唱着那首讚美歌：「怕天主者是幸福的！」
馬山爾和阿馬達伴着昂當尼走過了那些老僧人，隱士和修道士的身邊。這一個看見過天國和地獄的

先知，這一個管理着基督教的從山中來的隱士，這一個當最可怕的摧殘時代維護着殉道者的信仰的聖人，這一個雄辯使異教徒駭異的學者，柔和地和他每一個孩子說着，在愛他的上帝預言他幸福地死去的前夜，向他們親密地告別。

他向愛勿朗和雪拉比翁主持說：『你們統率着許多的隊伍，你們倆都是出名的將領，所以你們到天國中去，也要穿着金的甲冑。天使之長迷先爾也將使你們去治理神兵而給你們幾利阿利格的位置。』

看見了那個老年的巴來蒙，他便吻着他說：『你是我孩子中最柔和最善良的孩子。你的靈魂，好像每年種着的豌豆花，發散着芬芳。』

他向沙齊末這樣地說：『你對於神靈的恩寵向來不會失去，因此天主的和平是在你身上。你的美德的百合花開在你腐敗的糞土上。』

他向每個人都說着非常智慧的話。他向那些老僧人說：『使徒比愛兒看見在上帝寶座的四周坐着二十四個老年人，穿着白袍子，頭上戴着花冠。』

他向年青的人說：『你們都要快樂，將悲哀讓給這世上的幸福人。』

他這樣在他的隊伍前面走過去，他一路誥誡他們，法飛紐士看他來了便跪了下去，心中恐怖着，又帶着希望。

『我的神父，我的神父，』他苦惱地喊着，『我的神父，來救我，因為我墮落了。我將泰綺絲的靈魂給了上帝，我住在石柱的頂上，和墳墓的室中，我的額角因為不住地伏在地上，已像駱駝的膝蓋般地堅硬了。但是上帝卻離開了我。我的神父，為我祝福，這樣我會得救了。你除去那不好的葉子，我就被洗清像雪樣地光明。』

昂當尼卻不回答。他看着汪底諸主持所統治的僧人的眼光沒有人能夠不害怕的。他的眼睛停住在那綽號老實人的保祿身上，他看了保祿好久，於是他便向他招手叫他走近來。人們都奇怪這聖人怎會向那個沒有理性的人說話的時候，昂當尼說：『上帝賜給了這個人的恩寵，比你們這些人更多。保祿，我的孩子，舉起

了你的眼睛，看着天上，你說看見了什麼來。」

誠實者保祿舉起了眼睛，他的面龐閃着光輝，他的舌子活動了。

「我看見天上，」他說，「有一張懸掛着金色和紫色的帳子的牀，四周有三個處女守衛着。因為那牀是預備給上帝所選擇的人來睡的，因此處女們不許一個靈魂走近來，除出那被選的人。」

法飛紐士以為那張牀是他榮光的標幟，他已經向上帝感謝了恩典。但是昂當尼向他作着手勢，叫他不

要說話，靜聽着那誠實者在凝神之境中說出來的微語。

那三個處女向我說話了；她們向我說：「一個聖女快要離開俗世了；亞歷山大的泰綺絲快要死了。我們已預備了她的光榮的牀榻，因為我們就是她的美德、信仰、恐懼和愛情。」

昂當尼問：「可愛的孩子，你還看見什麼？」

保祿的眼光白白地從天上看到地下，從西方看到東方，卻不見什麼。忽然，他的眼光看見了汪底諾的主持法飛紐士，一種神聖的恐怖使他的面龐變色了。他的眼球閃耀着看不見的火光。

「我看見，」他喃喃地說，「三個魔鬼非常愉快地預備捕捉這個人。那魔鬼，一個是像一座塔，一個是婦人，一個是魔術者，三個都領着烙鐵印出來的名字：第一個印在額上，第二個在腹上，第三個是在胸上，那些名字是驕傲、荒淫、懷疑。我看見了。」

說過這些話之後，保祿眼睛遲鈍，嘴向下垂，依然變成了一個老實人了。

汪底諾的主持不安地看着昂當尼的時候，那聖人只說這幾句話：

「上帝使我們知道了他公正的評判，我們應當尊崇他而沉默着。」

他祝福着上帝，走過了。太陽降到地平線將光榮裹着他。受着上天的恩惠的他的影子非常增大，在他的後邊，好像是一塊無邊際的地毯。這正是表示這個聖人留在門徒中的永遠的紀念。

立了起來，但是好像是受了電擊一樣，法飛紐士什麼都看不見了，什麼都聽不見了。只有這句話充塞也

的耳鼓，就是：『秦綺絲快要死了！』這樣的思想他向來不曾有過。二十年以來，他總是想着那個木乃伊的頭。現在死神將要閉上了秦綺絲的眼睛，使他感到絕望地驚駭着。

『秦綺絲快要死了！』這句莫明其妙的話！『秦綺絲快要死了！』在這幾個字裏，有多麼恐懼和新奇の意味！『秦綺絲快要死了！』那末爲什麼日光，花朵，河流和一切的創造物都還存在着？『秦綺絲快要死了！』世界的存在有什麼用忽然他跳着。『再看她，再看她一回！』他就跑了。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本能用着完整的確定來引導着他，他便向尼羅河走去。尼羅河水面遮滿了帆船。他便跳上一隻乘着呂比耶人的船，他躺在船頭上，一雙眼睛猛視着天空，他痛苦地喊着：『愚蠢，愚蠢，當我能將秦綺絲屬於我的時候，我卻不要她，我實在是愚蠢啊！我怎會相信除了她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這是多麼癡哦，真是昏昧！我看見秦綺絲的時候，我還相信着上帝，靈魂的超度，永久的生命，還覺得這一切是有價值的。怎麼我不覺得這永久的幸福是在這婦人的一個親吻裏的？怎麼我不覺得沒有她，人生就沒有意味，只當作一個惡夢哦，惡人！你看見了她，你還希望着另一個世界上的幸福！哦，懦怯者！你看見了她，你還怕上帝。上帝，天國，這一切到底是什麼？上帝和天國給你的，只能夠抵得她給你的最小的東西！哦，可憐的瘋狂者！你在秦綺絲的唇外去找神聖的恩惠，放在你眼上的是什麼手！那使得你瞎了你的眼的人，應當詛咒。你可以用永劫的懲罰的代價來買她一會兒的愛情，你卻不去買！她向你伸張了肉體和花香混合成的手臂，你卻不去投入她袒露着的胸裏，那說不出的歡樂中去！你卻聽從了嫉妒的聲音向你說：『禁慾！』癡人，癡人，可憐的癡人！哦，我悔恨！哦，我悲哀！哦，我絕望！不能使歡樂將那永遠不會忘的時間的記憶帶到地獄中去，不能向上帝說：『燒燬我的肉體，乾涸我血管裏所有的血液，打碎我的骨骼，你卻不能奪去我那永遠地使我芬芳而優美的記憶……』秦綺絲快要死了！可笑的上帝，你可知道我是怎樣輕視你的地獄！秦綺絲快要死了，她永不屬於我了，永不，永不！』

那隻船順着急流而前進，他卻終日俯臥着，重覆地說：

『永不，永不，永不！』

於是想起泰綺絲委身於人而不委身於他自己，又想起她在这世界上散佈了愛情的波流，卻沒有潮溼他的嘴唇，他像野獸樣地站了起來，喊着悲哀的呼聲。他用指爪抓着他自己的胸，他咬着自己臂上的肉。他想：

『要是我能將所有她愛過的男人都殺死，那才痛快！』

這殺人的念頭使他充滿了悲忿的狂熱。他想慢慢地絞殺那尼西亞，平靜地看着他死，還要直看到他眼的深處。後來他的狂熱突然降落了。他噁泣了，他痛哭了他變得溫和而柔弱了一種不認識的溫存感化了他的靈魂。他很想投入幼年時的伴侶的頸上，向那伴侶說：『尼西亞，我愛你，因為你是愛過她的。我們來說她吧。她向你說的話告訴我吧。』然而『泰綺絲快要死了！』這句話像尖刀般地隨時隨刻在刺着他的心。

『白天的光明！黑夜銀光的陰影，是青天，樹梢在搖動的樹木，野獸，家畜，人間悲傷的靈魂，你們會聽見！』泰綺絲快要死了！這句話！光明，微風，芬芳，都消逝了吧。消滅了吧。宇宙的思想 and 形式。『泰綺絲快要死了！……』她是世上之美，一切走近她身邊去的都因她美的反映而美麗了。在亞歷山大宴會時，坐在她身邊的那個老人，和那些聰明的人是多麼可愛！他們的言語是多麼和諧！無數的笑容飛舞在他們的嘴唇，歡樂使他們一切的思想都加上了香味。因為泰綺絲是在那裏，因此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愛情，美麗和真理。那可愛的，不敬卻使他們的言論變成了很有趣味的談話。他們很容易地說明了人類的偉大。哦！這一切都好像是個夢境了。泰綺絲快要死了！哦！自然地，我也將爲了她死而死去，但是衰萎了的胎兒，浸在怨恨和眼淚中的嬰孩，你是能夠死嗎？不幸的不成熟者，你還不會認識那生命，你就想嘗那死亡的滋味！我希望真有上帝的存在，願他責罰我，我希望這樣，我願意這樣。上帝，我恨你。請聽我說的話。請你將我墮入於永劫的地獄中去。我要求你這樣做，因此我唾着你的面龐。我是應當找到一個永劫的地獄的，在地獄中時，我可以舒散了身上的永久的忿怒！』

天曉時，阿爾平看見法飛紐士走近她門邊來了。

「可敬的神父，你到我們這平和的天幕裏來，非常歡迎。你一定是來祝福你給我們的那位聖女的。你知道慈悲的上帝要召喚她到他那裏去了，天使在沙漠中散布的消息，你怎麼不知道這是真的，泰綺絲已走近她幸福的末日了。她的事業已完成了，我應當簡單地將她在和我們共同生活的行為來告訴你。當你走開了以後，她幽居在你封着的小房子中，我給了她食物之外，還帶一枝簫去給她。那枝簫是和她那種婦人在宴會時所吹的一樣。我要給她簫子，這是使她不墮入煩惱中，並且要使她將她從前在人世間所顯示的風姿和才能照樣在上帝面前表現，我做得並沒有錯。因為泰綺絲每天吹着簫讚美天主。聽了這不可見的簫聲的貞女們都說着：「我們像聽見天堂的樹林裏的鶯歌和十字架的耶穌的臨終的歌聲。」泰綺絲是這樣完成了他的懺悔，六十天之後，你那封着的門自己啓開了，那封泥自己破碎了，並沒有人去觸動牠。這個時候，我以為你指定給她的試驗應當停止了。我知道上帝已恕了這個吹簫女的罪惡。是後她便和我的女兒們一塊兒過活着，和她們一起工作，一起禱告。她的行為和言語都很謹慎，直可以做她們的模範。她在她們中像是一座象徵潔淨的彫像。有時，她也悲哀的，但是這些暗雲一會兒就飛過，我看見她是用信仰、希望和愛情與上帝依戀時，我毫不怕地就用她的技巧，甚至她的美貌來做她姊妹們的模範。我叫她在我們面前表演着聖書中所記載的賢明的貞女和著名的婦人的事蹟。她模倣了愛斯德爾、泰勃拉、余提斯、拉若爾的姊妹瑪利亞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可愛的神父，我知道嚴肅到你這個人一定要奇異，為什麼要有這些表演，但是假使你也看見她在這些虔誠的表演裏流着真的眼淚，手臂像櫻樹樣地伸向天上，你一定也會感動的。我治理婦人已好久了。不違反她們的天性就是我治理她們的規律了。一樣的種子，卻不能開同樣的花朵來，一樣的靈魂而要使靈魂聖潔起來卻不能用同樣的方法。泰綺絲還在她很美麗的時候，便獻身給上帝，我們也應當想起的，像她這樣地犧牲就算不是絕後的，至少也是空前的……經過了三個月她垂死的熱病之後，她自然的衣服——美麗——卻還沒有離了她。在病中，她常常請求要看見青天，我便叫人將她每天早上擡到庭前井邊，老無花

果樹下面的樹蔭裏。那裏是這個修道院中的主持常在集會的地方。你可以到那裏去看她，可敬的神父，你要看她便要快些，因為上帝在叫她了，今夜，爲了那污濁的行爲，爲了世界的論訓，上帝要將冷汗來裹着他所創造的她的面龐了。」

法飛紐士跟着阿爾平走到浸滿晨光的庭前，沿着磚石的屋頂，好像一列珍珠般地排着一列鴿子。在無花果的樹蔭下，泰綺絲全身雪白地躺在一張牀上，兩臂是交叉着疊成十字形，站在她身邊的，罩着面幕的婦人們誦着臨死的祈禱：「我的上帝，依着你偉大的慈悲，可憐我，依着你的無限的仁愛，洗清了我的罪惡。」

法飛紐士喊着她：「泰綺絲！」

她仰起了她的眼皮，她白色的球眼轉向那發聲的地方。

阿爾平作着一個手勢，叫她們走遠了幾步。

「泰綺絲！」法飛紐士重複地說。

她舉起了頭，輕微的嘆息從她蒼白的唇邊透了出來。

「我的神父，是你嗎？……你還記得那泉水和我們摘的棗子嗎？……那一天，我的神父，我才在愛情中……生命中生活着。」

她不作聲了，他的頭又倒在枕上。

死神已臨在她身上，苦痛的汗珠已流在她的臉上。有一隻鳥兒突然叫了起來，打破了肅靜的沉默。法飛紐士的哭聲和着那處女唱的聖歌裏了。那聖歌

「洗淨了我的污濁，滌清了我的罪惡，因為我懂得了我的不德，我的罪孽不息地在我面前表現。」

忽然泰綺絲在牀上坐了起來。她紫色的眼睛張得很大，眼光看着深處，手臂伸向遠山，她清晰的聲音說：「在那兒，永遠的清晨的玫瑰！」

她的眼睛閃着光，淡熱染紅了她的面龐。她比平常更溫和更美麗地重生了。法飛紐士跪了下來，用他的

黑色的手臂擁抱着她。

他自己也不認得的奇異的聲音喊着：「不要死！我愛你，不要死！聽着我，我的泰綺絲。我欺騙了你，我只是一個不幸的愚人。上帝，天國，這些東西能算什麼，只有地上生物的所有的愛情才是真實的。我愛你！不要死，這是不可能的，你是太可貴了，來，來和我住在一起。我們逃吧，我將你抱在我臂間逃到遠處去。來，我們相愛吧，聽從我，哦，我摯愛的愛人，你說吧：「我將生活着，我要生活着。」泰綺絲，泰綺絲，你起來！」

她並不聽他的話，她的眼珠在無限中游移。

她喃喃地說道：「天空開着了。我看見天使，先知和聖人……那個善良的德華陀兒在他們中間，他手裏拿滿了花朵，他向我微笑，並且喊着我……二個天使走到我這裏來了。他們走近來了……他們是多麼美麗……我看見了上帝。」

她發了一聲愈快的嘆息，她的頭放在枕上不動了。泰綺絲是死了。在絕望的悲哀中的法飛紐士，充滿着慾望，熱烈和愛情，似乎要將她吞下去。

這時阿爾平向他喊着：「走開！該詛咒的人！」

她輕輕地將她的手指放在死者的眼皮上。法飛紐士身體顫動地退後了幾步；他那一雙眼睛燒着火焰，感到大地在他腳下要裂開來。

處女們唱着那首石沙利的聖歌：「祝福 天主依列的上帝。」

忽然，那歌聲停住在她們的喉嚨裏了，看見了法飛紐士的面貌，她們都恐怖地逃走了，嘴裏在喊着：「一個妖怪！一個妖怪！」

他已變成了那樣的憎惡，當他用手摸着他面龐時，自己也覺得了醜惡。

Sun Yun-sheng

足 本 華 文
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 \$ 2.00 E. M. Remarque: <i>All Quiet on Western Front.</i>	俠隱記(一名三劍客)..... \$ 3.00 Dumas le pere: <i>The Three Musketeers</i>
愛的教育..... \$ 3.00 E. de Amicis: <i>Heart, A School-boy's Journal</i>	我的童年..... \$ 3.00 M. Gorky: <i>My Childhood</i>
黛斯姑娘..... \$ 4.00 T. Hardy: <i>Tess of the D'Urbervilles</i>	沙寧..... \$ 3.00 M. Artzybashev: <i>Sanine</i>
小婦人..... \$ 3.00 L. M. Alcott: <i>Little Women</i>	少奶奶的扇子..... \$ 1.00 O. Wilde: <i>Lady Windemere's Fan</i>
好妻子..... \$ 3.00 L. M. Alcott: <i>Good Wives</i>	死的勝利..... \$ 3.00 D'Annunzio: <i>Triumph of Death</i>
茶花女..... \$ 2.00 A. Dumas le fils: <i>Camelias</i>	昔兒流浪記..... \$ 2.00 H. Melot: <i>Sans Famille</i>
悲慘世界(一名孤星淚)..... \$ 2.00 V. Hugo: <i>Les Miserables</i>	天方夜譚..... \$ 2.00 <i>The Arabian Nights</i>
大地..... \$ 2.00 P. Buck: <i>Good Earth</i>	格列佛遊記..... \$ 2.00 J. Swift: <i>Gulliver's Travels</i>
罪與罰..... \$ 5.00 F. Dostoevsky: <i>Crime and Punishment</i>	金河王..... \$ 1.00 J. Ruskin: <i>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i>
虛顯懺悔錄..... \$ 2.00 J. J. Rousseau: <i>Les Confessions</i>	伊索寓言..... \$ 2.00 <i>Aesop's Fables</i>
茵夢湖..... \$ 1.00 T. Storm: <i>Immensee</i>	水嬰孩..... \$ 1.00 C. Kingsley: <i>Water Babies</i>
聖安東尼之誘惑..... \$ 2.00 G. Flaubert: <i>The First Temptation of St. Antony</i>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1.00 L. Carroll: <i>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i>
少年維特之煩惱..... \$ 1.00 J. W. Goethe: <i>Sorrows of Young Werther</i>	木偶奇遇記..... \$ 2.00 C. Collodi: <i>The Adventure of Pinocchio</i>
初戀..... \$ 1.00 I. S. Turgenev: <i>First Love</i>	金銀島..... \$ 3.00 R. L. Stevenson: <i>Treasure Island</i>
泰綺思..... \$ 2.00 A. France: <i>Thais</i>	魯濱孫飄流記..... \$ 2.00 D. Defoe: <i>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i>

第一集三十大册 六千餘頁 四百餘萬言

合購價洋六十六元

特價國幣五元郵費一元

分購每册照價一折

啓明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 茅盾等著(二册) 小品文(二) 林語堂等著(二册)

小說(二) 郁達夫等著(二册) 劇 田漢等著(二册)

小說(三) 魯迅等著(二册) 詩 徐志摩等著(二册)

小說(四) 丁玲等著(二册) 信 胡適等著(二册)

小品文(一) 周作人等著(二册) 日記與遊記 韓奮等著(二册)

▲每册價洋四元(特價每册四角)

硬面 全書十大厚册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七角)
精裝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泰 綺 思

Thais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二 元

原 著 者 A. France

譯 述 者 王 家 驥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15

